



陳炳璽著

最近三十年  
中國文學史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

二十年五月再版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郵費一角二分

陳炳堃 著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餘慶里

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

總發行所 太平洋書店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電話中央九六七五號

分售處  
北平 各大書局  
各埠

# 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

## 序

子展先生囑我替他的這本大著作序，使我很感到榮幸，因為他這本書是我所極愛讀的。坊間有許多文學史的著作，大都是把別人的議論掇拾成篇，毫無生發，而造句行文，又多枯燥。本書則有他自己研究的心得，並且時帶談諧。以前我讀小泉或是胡適的文章，為他們統暢而又條理清楚的文章所吸引，幾至不忍釋手。現在我看子展的這本書，也有同樣的感覺，很自然的在兩天以內把全部愉快的看完。

最使我佩服的是作者對於文學的主張或態度。他沈浸於舊籍，而能不為舊籍所迷醉；他對於假古董向王闈運，反白話文學的章太炎，章士釗之流，加以露骨的解剖，把他們辭窮的窘態，形容得淋漓盡致；使人如讀小說一般的感到興趣和痛快。他是我們『人話文』的戰士，他替『鬼話文』打了最後的喪鐘。

其實，這本書也可以名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主潮，因爲他把近三十年來文學變遷的大勢，說得非常清楚。例如，在第二，三章裏，他先敘述漢魏詩，學唐詩宋詩的一些復古派，然後再敘述黃遵憲梁啟超等輩的所謂新派，中國的詩界是怎樣從空疏到不能再翻新意的絕路重闢爲收容外來術語和境界的新路，可以在這兩章裏得到一個很明確的觀念。又如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前半，他敘述文學革命運動的經過，先受林紓的責難和諷刺，復受學衡派的攻擊，章炳麟的輕視，章士釗的反響，處處都足以阻礙新文學的發展，作者把胡適陳獨秀等家怎樣艱苦地與他們鏖戰，終於使他們開不得口，都說得源源本本，頭頭是道。雖然經過小小的波浪，但海洋船總是向前猛進的。

作者在第六，七兩章詞曲的提倡和小說的發展裏，尤其注重近代人所刻的小說詞曲的總集以及研究文字，這不但替近三十年來的文學研究，結了一番總帳，更可以使讀者知道在全般的中國文學史裏，還有這樣豐富的園地。第八章敦煌俗文學的發見自然也可以使後來作文學史的人對於文學的進化改變他的觀念的。

子展所作最後一章後半段敘文學革命運動以後新文壇的概況，頗多引用我的中國文學

小史，但因我著那本小書時是在一九二六，現在雖祇事隔三年，卻已新增了許多書店，新出了許多文學書，情形大非昔比，所以子展要我序中替他補說幾句。不過，祇是新詩一項，我曾有過統計，到一九二九年九月爲止，倘不加抉擇的來說，詩人至少有七十幾個，詩集至少有一百多種。他這部書現在就要付印，我當然沒有這個本領把一切新書在幾天以內看完。所以我現在祇能就我所看過的，略說幾句。

關於新詩方面，我曾說過已有四個時期：一、詞化的詩，二、自由詩，三、小詩，四、西洋體詩，但現在似乎應該加上第五期——象徵詩。李金髮在很早作微雨時，即已仿法國范爾倫 (Verlaine) 作詩，後來又續出爲幸福而歌，食客與凶年等。故也頻的也頻詩選，即是專摹擬金髮的。這一派的詩修辭極佳，惟用字似夾雜文言，爲世所詬病。有人說他們是祇有詩料，而無組織的。但也頻詩似較金髮爲易解。此後馮乃超作紅紗燈，詩中多用朦朧字眼，如『氤氳』輕綉』之類。穆木天作旅心，則直接聲明他的詩是學法國象徵派拉佛格 (Jules Laforgue) 的。戴望舒的我的記憶是學法國象徵派耶麥 (Francois Jammes) 的。蓬子的銀鈴所用的暗喻也極多。此外後期的梁宗岱喜愛哇萊勃 (Paul Valery)，石氏喜愛波特來耳 (Bande

(aire)，都可以屬於這一派，雖然其中有難懂的，有易解的。而師承又各有不同，但總之都是喜愛法國象徵派的詩人的，所以又可以稱爲「擬法國象徵詩派」。所不同者，第四期是有意的運動，而這一期是各作家自由發展，不曾聯合起來罷了。

關於小說方面，友人某君以爲子展最好再加上丁玲徐霞村王魯彥黎錦熙孫席珍，我也頗以爲然。此外應加的作家自然還有很多。一九二八年新興的作家中如葉冰廬，顧仲起，錢杏邨，樓建南，洪靈菲，戴萬葉，周毓英，金石聲，華漢，孫俠夫，楊邨人，至少是應該當作一團而加以論列的，惜我忙於瑣事，雖極想遍覽這十幾家的著作，終於不曾得着機會，祇得諸異日。但我可以說，這十幾家是代表着最新的小說傾向。

關於戲劇和散文方面，似乎還是不及小說的作家輩出。我約略統計過，到一九二九年六月爲止，小說家至少有一百三十幾家，但戲劇和散文的作者我猜想每一種似乎都不能超過四十家。全民書局出版的近十年來中國散文我以爲選得很不壞的。

雜亂的說了幾句，權當作序。子展希望我作長序，而我卻寫得這樣短。老實說，我對於現代作家的著作也看得很少，還不能作什麼扼要的品評。我希望在兩年以後，我能爲這都

書寫一篇長序，不知能如所願否？

一九二九，一〇・一五，趙景深



# 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

## 例言

一 本書繼胡適之先生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及拙編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而作，惟取材設論，仍與二書者不及百分之十。持較二書，其間取舍繚略，亦頗有異同。

二 拙編前書不過用作七八小時之講稿，僅以數日課畢之餘力爲之，故不免於苟簡。本書雖仍用講義體，惟因踴半年課畢之餘力爲之，故稍爲豐富。

三 敦煌俗文學之發見，及其被人珍視，而或加以研究，自是近三十年文學史上值得提及之一事。願編者尙無機緣得至北京，倫敦，巴黎，一探其圖書館內敦煌卷子。僅據他人所見立言，略無新意，殊爲憾事。

四 三四年以來，作家如林，作品漸積，原擬專篇論列。繼以倉卒成書，無暇遍讀諸家作品；益以作者新興，與是孟晉，遂加個別論定，困難之點殊多；故惟略述一時風氣之所

趨而已。倘若拘拘於三十年成數，則本書起自甲午，訖於癸亥，自是以後，數年間之文壇，固已不在吾之論域以內。他日有暇，當別作『現代中國文壇鳥瞰』，以繼此書。

五 編者初意欲爲三十年來之中國文學結一總帳，遍讀諸家名作，歸納多人評述，而自綴長編。無奈腹笥既儉，行篋亦貧，故雖願盡其最善之力而有不能，致所成就，不過如此。尙希海內閎雅君子有以教之！

六 本書之成，曾得到許多有益之指示，或有力之幫助，因此謹致敬意於姜詠洪先生，李鐵星先生，曹雲龔先生，左舜生先生，暨老友禮吾伯鈞諸兄。最後，景深兄爲我校正幾處，並允作序以補書中之所未及，尤爲感謝，而張秉文先生肯爲出版，亦當於此表示謝衷。

# 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

## 目錄

一 序論——三十年來中國文學上的劇變……………一

中國文學劇變的時期——劇變之例——共同的特色——社會背景——帝國主義的侵略——農業經濟的動搖——中西文明的異趨——中國大勢的劇變——甲午之役爲這種劇變的總關展——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當時文學者的表示——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康有爲——甲午之役所給與文學上的影響

二 詩界的流別及其共同傾向(上)……………一五

這個時期詩界情況的鳥瞰——老詩人王闕蓮——雜湊摹倣——同光體——宋詩運動——詩評家陳衍——有清一代的詩教——唐宋詩的異同及其關係——

對於復古派的播擊——遺老詩人的下筆難——同光體的代表者——陳三立——江西詩派的特色和流弊——填難字的酸生活——張之洞眼中的江西魔派——鄭孝胥——以澀爲貴——平生作詩多苦語——南皮三弟子——樊增祥的饋貧之糧——詩人居五等——湖南三詩人——易順鼎的熱情和冷趣——冥想時人——晚年的悲哀——以上略述舊派詩

### 三 詩界的流別及其共同傾向(下)……………三九

新派舊派的假定——新派時萌芽——林紆的園中新樂府——詩界革命的首倡者——構成當時新學詩的三種原素——詩界革命的所以失敗——另尋出路——黃遵憲——理想的詩料詩境詩格——人境廬詩的真價值——康有爲——狂熱——高調——避禍憂憤之作——梁起超——佩服陸游——慷慨豪壯——陶寫吾心——嚴復——有意無意地在唱他自己的挽歌——翻譯西洋詩——馬君武——鼓吹新學思潮與標榜愛國主義——蘇曼殊——兩詩僧——身世難言之恫——李思純——仙河集——譯詩方式的討論——以上略述新派詩

這個時期詩界的共同傾向——生活的激變——生活上新的要求——詩界的求新之傾向——舊派求新的走入歧路——字面問題——新派異於舊派的地方——新派的將來

#### 四 古文的演變與新文體的發生(上)……………七七

姚鼐曾國藩的影響——桐城派——陽湖派——湘鄉派——桐城派的中興——

古文大師吳汝綸——古文辭類纂與六經——桐城派不振的原因——空招牌與

空架子——古文義法是什麼——此之謂桐城謬種——桐城派的長處與短處

——兩個譯書的古文家——嚴復——譯書的用心與鄭重——駁駁晚周諸子

相上下——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林紓——茶花女遺事——翻譯

寫情小說的心情——他的營鑑西洋文學——直叫老先生咋舌的批評——桐城

派的嫡傳——林嚴並稱——林紓的貢獻——嚴復的貢獻

#### 五 古文的演變與新文體的發生(下)……………一〇一

章炳麟——上天以國粹付余——神經病者——對於林嚴的貶辭——文的雅俗

- 王國運的所謂雅——摹古的方法和理論——何謂假古董——俞越之文
- 章炳麟之文及其文學見解——劉師培——儀徵派——黃侃與胡適譌古偽
- 新之爭——政論文學的發生——梁啟超——古文體的解放——新文體——舊
- 派文人之評新文體——外來語的輸入——偶語之人——筆端擾亂甲會——梁
- 啟超文字的魔力之大——政治上的筆戰——近代文言散文（新文體）的成
- 熟——章士鈞——譚嚴整潔之文——文論——同時的政論家——歐化的古文
- 政治與文學——與一般人生來交涉——綜論這個時期文言散文的變遷
- 六 詞曲的提倡和小說的發展（上）……………一一一五
- 小說詞曲——附庸蔚為大國——四庫全書詞曲類——曲海——劇說——戲曲
- 取得學術界的公認——吳梅研究舊戲曲——作曲不可我難——王國維研究戲
- 曲的志願及其成績——戲曲被看為一種專門學問——人間詞話——詞有境界
- 說——詞有隔不隔說——人間詞——作者的自負——這個時期的著名詞人
- 王國運——詞界的泰山北斗——朱祖謀——彊村叢書為詞的最大結集

——律博士——夢窗派——況周頤——詩餘的新話——詞學史上一大功勞

——蕙風詞話與人間詞話——詞曲的研究和提倡——詞曲研究的新方向

## 七 詞曲的提倡和小說的發展(下)……………一四一

小說的起源——小說最初取得學術上的地位——小說史上的一個新時期——

分幾方面來說——A，小說界革命——政治與小說——B，小說的翻譯和創

作——林紓以外之翻譯者——諷刺小說——譴責小說——它的時代背景——

幾個代表作者——李寶嘉——吳沃堯——他們的影響——黑幕小說的發生

——劉鶚——曾樸——古文小說——林紓的時事小說——蘇曼殊的自傳——

這個時期小說之特色——C，古佚小說的發見和翻印——游仙窟——宋人平

話小說——三國志平話和三國志通俗演義——D，舊小說的整理和研究——

俞樾刪改三俠五義——近人的校讀標點——考證批評——小說史的創作——

E，小說的定期刊物紛紛出現——小說雜誌的初祖——日報附刊小說之始

——小說最流行的時代

## 八 敦煌俗文學的發見和民間文藝的研究(上)……………一六七

最近中國新發見的學問——唐五代的俗文學——發見的經過——這種俗文學的散文方面——唐太宗入冥記——秋胡小說——列國傳——伍子胥的故事——茶酒論——舜子至孝變文——韻文方面——太子五更轉——五更歎——十二時——雜曲子——孝子董永傳——季布傳——明妃傳——無題的殘曲——何謂佛曲——文殊問疾——維摩詰經唱文——作者及其時代的考證——二三萬字的記事詩——目連緣起——王梵志詩——韋莊秦婦吟——結論——第一，唐五代產生這種俗文學的原因——第二，佛教和這種俗文學的關係——第三，這種俗文學和後來俗文學的關係

## 九 敦煌俗文學的發見和民間文藝的研究(下)……………一九五

民間文藝的性質——平民文學和貴族文學的分野——研究的發端——外國人的搜集中國歌謠——衛太爾的北京歌唱——何德蘭的孺子歌圖——平澤平七的臺灣之歌謠——前人對於歌謠之態度及其貢獻——近人的研究歌謠——北



京大學的歌謠研究會——歌謠週刊——廣州中山大學的民俗學會——個人方面的這種工作——周作人的提倡——顧頡剛的研究之目的——其他諸人在歌謠上的貢獻——研究歌謠在文學上的影響——可供創作新詩的參攷——影響於文藝思潮——各國文學上比較的研究——可供研究詩歌變遷的參攷——民間文藝的韻文散文兩方面——材料豐富——過去研究者的成績——將來的希望

## 十 文學革命運動(上)……………二二二

文學革命的醞釀及其發動——鼓吹的刊物——新青年雜誌——語言文字解放的要求——國語運動與文學革命運動——最初文學革命者的主張——陳獨秀的三大主義——胡適的八不主義——四條主張——十個大字的宗旨——根本理論——文學上新舊兩派正式衝突的序幕——林紓致蔡元培書——責難之點——一、廣孔孟亂常——二、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古文不廢說——古文自語消長觀——嚴復的古文不亡論——文學上的天演觀——容忍

的態度——學術派的繼起及其宗旨——胡先驕的文學改良論——所謂白話的意義——第一部白話詩集的出現——胡先驕的批評及其主張——吳宓的詩說——李思純的論漢字詩——章炳麟的論白話詩——白話詩必得引起的一些反響——田漢的論新詩

## 十一 文學革命運動(下)……………二四三

章士釗的反新文學運動——甲寅週刊的宗旨及其影響——他的根本理論——他一生的大不幸——論新舊——論開倒車——論反動——倔強的態度——和他駁論或開頑笑的人——吳敬恒的放屁文學謂——章士釗的所謂立言——友喪——前甲寅和後甲寅的評價——文學革命和整理國故——胡適的捉妖打鬼——半文半白的白話文之來源——新文學的成績——兩種統計——十部著作——胡適曾樸對於新文壇的觀察——新詩的過去與將來——戲劇運動的各方面——小說家的概況及其左傾——散文的發達——尾論

# 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

陳炳堃著

## 一 序論——三十年來中國文學的劇變

中國三十年來的文學，在文學史上是一個最重要的時期。這個時期，文學的各部分都顯現著一種劇變的狀態，和前一時期大兩樣。即如桐城文派和江西詩派在前一時期是極有勢力的文學；但到了這個時期，已不能繼續前一時期的權威，祇能算是前一時期的殘餘了。以前的中國文學是自爲風氣的文學；到了這個時期，就開始接受西洋的影響了。以前的中國文學，重在摹倣古人，摹倣古代；到了這個時期，就開始要求創造現代的現代人的文學了。以前的政府待遇文人的政策，是用八股試士，科舉掄才的，這種政策的流毒，最足錮蔽文人的思想，妨害文學的進步；到了這個時期，最初就有不少的人對它懷疑攻擊，後來就得廢八

股，停科舉了。以前的所謂文學，差不多只限於詩古文辭的；到了這個時期，一向看做小道末技的小說詞曲，乃至民間流行的所謂鄙俗歌謠，下等小說，都要把它同登文學的大雅之堂，各各還它一角應有的地位了。以前的文學工具——語言文字，是不成什麼問題的；到了這個時期，由國語運動以至國語文學運動，語言文字的解放，成爲文學革命的中心問題，甚至有人主張廢棄漢字了。以前的文學，祇算得士大夫的干祿之具，或消遣之物的，換言之，祇是特殊階級極少數人利用或享樂的東西；到了這個時期，文字要怎樣纔得給大容易使用，文學要怎樣纔得成爲平民的，就都成了問題；從今以後，文學成爲替民衆喊叫，民衆替自己喊叫的一種東西，這樣的時期，快要到來了。這種種的演變，雖極縝紛奇詭之觀，却有一種共同的特色，便是反抗傳統；這種種的演變，雖似實如其來地一一發生，實則共同的其來有自，便是社會背景。現在暫引他人的話，在我的說明之前。

文藝復興時代的到來，是因爲生產關係到了資本主義前期。地中海沿岸有商業都市的興起，封建的貴族地主至此乃豎起反叛神權政治的旗幟，許求自由解放，要求希臘羅馬時代古典文藝之復興。這風氣，到了十七八世紀，因爲發見時代的到來，重

商主義興起，於是成爲古典主義。以後，接著是產業革命，資產階級漸漸抬起頭來，封建貴族爲保持殘餘勢力，有使人忘懷現實，憧憬理想之浪漫主義。但是浪漫主義的思想卒不能遏資產階級的發展，自經法國大革命，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却有了充分的力量，於是遂有寫實主義驅逐浪漫主義而出現。二十世紀的初頭，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衝衝降落，同時，無產階級有抬頭之勢，於是在文藝上自寫實主義一變而爲新浪漫主義，資產階級謀以此而挽其頹運。大戰以後，無產階級有長足的勢力，新浪漫主義遂銷聲匿跡，不得不讓其地位於新寫實主義了。

這是歐西文藝思想的轉變。我們中國因爲經濟基礎之始終在資本主義前期，所以數千年來常停頓於擬古主義而絲毫沒有發展。當春秋戰國以前，井田制度未毀，貴族當國，所以那時的文學是君主貴族文學。井田制度破壞以後，經濟進於資本主義前期，官僚士大夫踏上政治舞台，這狀態，直到現在，還沒有大變，故其文學爲官僚貴族文學。近頃以來，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工商<sup>階級</sup>漸漸得勢，頗苦於古文學之不能盡量自由發表其思想，於是有打破舊形式的束縛的新文學之出現。梁啓超

新民叢報的報章文字倡於先，新青年的白話文字繼於後，現今我國文學界，可說全是此二種文字的勢力。（仲雲通過了十字街頭，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一號。）

像上面這樣的解釋，無論其說得圓滿與否，但他從經濟上來解釋文藝的演變，立場自是站得極穩的。他說現今我國文學界可說全是報章文字白話文字二者的勢力；這話也是不錯的。梁啟超派的報章文字所以風行於「戊戌」政變後，立憲運動與革命運動的對抗時期，因為那個時期，士大夫階級中較為進步的分子，想從入股文外延長他們政治上學術上傳統的特權；豪紳階級中較為進步的分子，則想從地方勢力握得中央勢力。報章文字最是合於他們通情達意的一種東西，所以這種文字在當時就很流行。這是由於國際帝國主義的侵入，中國封建勢力開始動搖時候的一種現象。到了「辛亥」以後，國際帝國主義與國內封建勢力對於民衆的壓迫愈加緊逼。新興的資產階級要求自由發展，同時有覺悟的無產階級或無產者要求澈底解放，所以在「五四」「五三」的前後，乃有陳獨秀胡適一班人提倡的白話文字，！突破舊文學的束縛而得解放的自由的文體，就代報章文字應運而興。總而言之：中國已經要由封建社會跳到資本主義的社會了，人民的生活不復像從前一樣的餘裕，幽閒，生活上的競爭日

益激烈，影響到文字上的簡單化，敏捷化，通俗化，自然成了不可逃避的事實。

話須回頭去說：原來中國的大勢，自經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所謂「甲午之役」以後，三十年來也正在一個劇變的時期。固然我們也可以說，靠近這個時期以前四五十年間的中國已經有若干的轉變了。如在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鴉片之戰以後，又有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英法聯軍打破津京，焚毀圓明園的惡劇；又有一八八三—一八八五年（光緒九年—十一年）爲著安南和法國的戰爭；外患相逼而來，因此國內也有不少的興革。不過這種種的興革，這種種的改變，祇是形式的，虛偽的，敷衍一時的，其本來的實質，精神，根本未變。所以嚴復說：「中國知西法之當師，不自甲午有事敗衄之後始也。海禁大開以還，所興廢者亦不少矣。譯署一也，同文館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業四也，輪船招商五也，製造六也，海隊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學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礦務十二也，電郵十三也，鐵路十四也。拉雜言之，蓋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強之基，而自吾人之行，則淮樞爲積，若存若亡，不能實收其效。」（源強）直到甲午之役，以廣土衆民的中國，敗於新進島國區區日本之手，而且敗的如其速，如其一蹶不振，中國的弱點纔全然暴露出來。以來自

命爲睡獅的，這個時候給人家看清了，原來祇是一隻紙老虎！這真是中國自開海禁以來國勢上的一個大變動！從此以後，不但戰勝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要向中國要求割地賠款，以及其他種種權利利益，那些西洋帝國主義的國家，對於中國也都輕視起來。他們爲了擴張市廠，覓求原料，種種經濟上的需要，對於中國不遺餘力的大肆侵略。什麼『瓜分中國』，『劃定勢力範圍』，『利益均霑』，『門戶開放』，……這都是他們用以侵略中國彼此先後不同的口號。可憐！西洋的工業經濟打進來了，中國的農業經濟於相逼之下而生動搖；西洋『動』的文明闖進來了，中國『靜』的文明於相形之下而生動搖；這種種動搖，都逼著老大的中國要開展一個新的局面，所以我們可以說，從甲午之役以後，三十年來的中國，正在一個劇變的時期。而甲午之役正是這種劇變的一個總關捩。倘若說，中國民族到了快要滅亡的時期，那末，甲午之役那樣的大挫敗，便是叫他滅亡的一種預兆。倘若說，中國民族到了快要醒覺的時期，那末，甲午之役那樣的大挫敗，便是促他醒覺的一種鞭策。總之，甲午之役已逼著中國民族走到了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它所給與中國民族的刺激，教訓，苦惱，悲憤，願望，要求，……該是何等地深刻，沈痛，豐富，熱烈呀！我們祇要略看一看它給與當時文學界的要求，……



影響，以及其時比較覺悟的文學家作如何的表示。

### 降將軍歌

衝圍一削來如飛，衆軍屬目倅鼓聲。船頭立者持降旗，都護錯我來致辭：『我軍力竭勢不支，峇丁絕島危乎危。龜鼉小蝦何能爲？島中殘卒皆瘡痍。其餘鬼妻兵家兒，鍋底無飯柳無衣。紇干凍雀寒復飢，五千人命懸如絲。我今死戰彼安歸？此島如城海如池。橫排各艦珠纒纒。有礮百尊槍千枝，亦有彈藥如山齊。全軍旌鼓我所司，本願兩軍爭雄雌，化爲沙蟲爲肉糜，與船存亡死不辭。今日悉索供指麾，乃爲生命求恩慈！』中將許諾信不欺，詰朝便爲受降期，兩軍雷動歡聲馳。鱗青月黑陰風吹，鬼伯催促不得遲，濃霧芙蓉傾深卮。前者圍棺後與尸，一將兩翼三參隨。兩軍雨泣威驚疑，已降復死死爲誰？可憐將軍歸骨時，白旆飄飄丹旄墀，中一丁字懸馬旆，廻視龍旗無子遺！海波索索悲風悲！悲復悲，噫！噫！噫！噫！

### 度遼將軍歌

聞雞夜半投袂起，檄告東人我來矣。此行領取萬戶侯，豈謂區區不余畀！將軍慷慨

來渡遼，揮鞭躍馬誇人豪。平時蒐集得漢印，今作將軍橫在腰。將軍鄉者曾乘傳，高下句驪蹤跡遁。銅柱銘功白馬盟，鄰國傳聞猶膽顫。自從弭節駐雞林，所部精兵皆百戰。人言骨相應封侯，恨不遇時逢一戰。雄關巍峨高插天，雲花如掌春風顛。歲朝大會召諸將，銅柱銀燭圍紅氈。酒酣舉白再行酒，拔刀親割生豨肩。自言平生習槍法，鍊日鍊臂十五年。目光紫電閃不動，袒臂示客如鐵堅。淮河將帥巾幗耳，蕭娘呂姥殊可憐。看余上馬袂殺賊，左盤右辟誰當前！鴨綠之江碧蹄館，坐令萬里銷風煙。坐中黃曾大手筆，爲我勒碑銘燕然。么麼鼠子乃敢爾！是何雞狗何蟲豸？會逢天幸遽貪功，它它藉藉來赴死。能降免死跪此牌，敢抗顏行聊一試。待彼三戰三北餘，試我七縱七擒計。兩軍相接戰甫交，紛紛鳥獸空營逃，棄冠脫劍無人惜，祇幸腰間印未失。將軍終是察吏才，湘中一官復歸來。八千子弟半摧折，白衣迎拜悲風哀。幕僚步卒皆雲散，將軍歸來猶善飯。平章古玉圖鼎鐘，搜篋價猶值千萬。聞道銅山東向傾，願以區區當芹獻。藉充歲幣少補償，毀家報國臣所願。燕雲北望憂憤多，時出漢印三摩挲。忽憶遼東浪死叢，印兮印兮奈汝何！

這兩首詩都是黃遵憲的，前一首是爲降將軍丁汝昌而作，後一首似乎是說逃將軍吳大澂的。甲午之敗，落後的封建主義的勢力敵不過新興的資本主義的勢力，固然是它的總原因，但在詩人看來，將帥的不和，無用，怯懦，虛僞，腐敗，卻是致敗的惟一的緣故，這不能不令人悲憤無涯了！那時黃遵憲還有悲平壤，哀旅順，哭威海，臺灣行等詩，也都是爲著這個足以激動全民族心靈的大事件而發的一些慷慨激越之作。他在當時真不愧爲一個爲民族喊叫的詩人！

莽蒼蒼齋詩自敘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猶不自懲，而爲此無用之呻吟，抑何與庶？三十年前之精力，散於所謂考據文章，垂垂盡矣；勉於世，無一當焉；憤而發篋，畢業之。劉君松英獨哀其不自聊，勸令少留，且攜拾殘章爲補遺，姑從之云爾。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也。

這是譚嗣同的文章，他憤而要盡棄舊稿，不肯『爲此無用之呻吟』，這也是甲午之役所給與文者的學刺激而生的另一種反應。他想建立新文學，所以他試作『新學詩』，而倡『詩

界革命」；他想建立新政治，所以他參與戊戌維新運動，不惜以身殉之。論他那種叛逆的精神，犧牲的精神，我以為應該永隨中國民族之存在而存在！

水調歌頭

拍碎雙玉斗，慷慨人何多！滿腔都是血淚，無處著悲歌。三百年來王氣，滿目山河依舊，人事竟如何？百戶尙牛酒，四塞已干戈。

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醉中呵壁自語，醒後一滂沱。不恨年華去也，祇恐少年心事，強半爲銷磨。願替衆生病，稽首禮維摩。

滿江紅 贈魏二

如此江山，送多少英雄去了；又爾我踏塵獨漉，睨天長嘯。爛爛一空餘子目，便便不合時宜肚。向人間一笑醉相逢，兩年少。

使不盡，灌夫酒；屠不了，要離狗；有酒邊狂哭，花前狂笑。劍外惟餘肝膽在。鏡中應詫頭顱好。問匏黃閣多，一畦蔬，能同否？

這是梁起超甲午所作的詞，讀者不必以詞律求之，看來總不失爲當時一種發憤愛國，

慷慨悲歌之作。

東事戰敗，聯十八省舉人三千人上書。次日美使田貝索稿爲人傳鈔，刻徧天下。題曰：公車上書記是時主和者爲軍機大臣孫毓汶，衆怒甚，孫畏不朝遂辭位。

海東龍泣艦沈波，上相輜軒出議和，遼臺臙臙割山河。抗章伏闕公車多，連名三千穀相摩，聯軫五里塞巷過。臺人號泣秦檜歌，九城謠諑徧羅網。扛棺摩拳，擊鼓三搥。檜避不朝，辭位畏河。美使田貝驚士氣則那！索稿傳鈔，天下墨爭磨。嗚呼！惟秦不成奈若何！

這是康有爲的詩。他反對當時政府割棄遼臺的和議。他這種詩很足以代表當時文學者的一種義憤。再，從他領導起來的三千舉子公車上書的那種運動，還可看出當時一般專代聖賢立言的八股文人已經感覺時代的嚴重，要表示自己的意思，要說自己的話，而且開始要用集團精神，或義衆運動的方式來表現了。從此，文人開始要從八股文裏得救出來，文學開始要從死處沈沈裏復活過來，文學和政治的關聯要密接起來，文學的進展，和時代的進展，漸漸有要求同其步調的趨勢。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學到了一個劇變的時期。現在再引那時康有

爲在北京保國會演說辭裏的一段於此。

……國初時，視英法各國皆若南洋小島。雖以紀文達校訂四庫，趙甌北劄記二十二史，阮文達爲文學大宗，皆博極羣書；而紀文達謂艾儒略職方外紀，南懷仁坤輿圖說，如中土瑤台閩苑，大抵寄託之辭；趙甌北謂俄羅斯北有準葛爾大國，以銅爲城，二百方里；阮文達疇人傳不信對足抵行。今人環遊地球，座中諸公有踏遍者，吾粵販商估客視爲尋常，而乾隆時博學如諸公尙未之知。至道光十二年，英人輪舟初成，橫行四海，以輪船二艘犯廣州，兩廣總督盧敏肅以三千師船二萬兵禦之而敗。盧公曾平孫匪趙金龍者。宣宗詔謂：「盧坤昔平趙金龍曾著微勞，不料今日無用至此！」盧敏肅雖言洋船極大，而既無影鏡鏡片，宣宗無從見之，無能自白也。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譯洋報，爲講求外國情形之始。敗於定海，山舟。裕謙牛鑑劉韻珂繼敗。艦入長江，而震天津，乃開口五。宣宗乃知洋人之強，在船堅砲利，命仿製之；西人如何，實未知也。道光二三十年，咸豐六年，八年，十年，屢戰屢敗，輪數千萬，開十一口，乃至破京師，文宗狩熱河，洋使入駐京師，

亦可謂非常之變矣！然而士大夫以犬羊視之，深閉固拒。同治五年，斌椿遍遊客國，等於遊戲，無稍講求之者。曾文正與洋人共事，乃始少知其故，開製造局譯書，置同文館，方言館，招商局。王文忠乃遣美人蒲安臣，與志剛，係嘉設出使各國，首用洋人，如古之安史那，金日磾，實爲當時絕異之事。欲遣京官五品以下正途翰林六曹出身入同文館讀書，最爲通達，而倭文端阻之。自是雖輜車歲出，而士大夫深惡外人，蔽拒如故。甲申之役，張南關之功，日益驕滿。鄙人當時考求時局，以爲俄窺東三省，日本講求新治，驟強示威，必取朝鮮，會上書請及時變法自強，而當時天下皆以爲狂。壬辰年，博有維譯書各言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售去者僅一萬三百餘部，中國四萬萬人，而購書者乃祇有此數，則天下士講求中外之學者能有幾人？可想見矣！非經甲午之役，割臺償款，創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漸漸講求，自強學會首倡之，遂有官書局時務報之繼起。於是海內紛紛，爭言新學，自此舉始也。……

我們從他這段話裏可以看出甲午之役以前五六十年間中國大勢已走向轉變的途中。直

到甲午之役『割臺償款，創巨深痛，』中國的大勢纔到了一個劇變的時候。其實這種變化，正是必然的趨勢。從這時候起的中國，已成了帝國主義列強經濟競爭的中心。換言之，中國已成了國際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次殖民地，中國社會向來生活於閉關自足的農業經濟之下的，現在這種生活的秩序快要給西洋的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的侵略而破壞了。中國快要由半封建的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的社會了。社會的經濟現象既然起了一個這樣大的變化，建築於經濟基礎之上的一切社會的精神現象，如政治，法律，宗教，哲學，藝術等等，當然要因其下層基礎——經濟基礎的轉變，而決定其轉變的相當的形式。康有爲說的甲午之後『海內繙紛，爭言新學，』這便是因爲下層基礎的轉變，影響及於上部構造的緣故。文藝既爲建築於經濟基礎上一種上部構造的形態，故因其經濟基礎之轉變，亦自有其相當的轉變，所以我們可以說三十年來的中國社會既已處在一個劇變的時期，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隨著時代的，社會的生活之劇變而生劇變，將至轉而成爲顯示將來的新時代新社會的一種標識，這並非偶然的事。往後析論這個時期文學各方面的變遷，祇能從它的本身變化之迹加以推究，成不能隨時觸到它的背景的，這裏算是先爲發凡了。



## 二 詩界的流別及其共同傾向(上)

我們要評述這三十年來的詩，不可不明瞭這三十年間詩界的情況。三十年來詩界的情況，和三十年以前的詩界並非截然無關；即算時代的生活和思想已有若何的變遷，而表現這時代精神的詩界也隨著而有若干的變遷，但在這種變遷之中仍然可以找出一個異同沿革的線索，這是無疑的。在未述鄙見之先，略述他人關於這個時期詩界的觀察。陳衍說：『道咸以來，何子貞祁春圃魏默深曾滌生歐陽澗東鄭子尹莫子偁諸老，始喜言宋詩。何，鄭，莫皆出程春海（恩澤）先生門下。湘鄉詩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聲韻之學者稍改故步，而王士秋（蘭暉）則爲蟻選盛唐如故。都下亦變其宗尚張船山黃仲則之風，潘伯寅李繩客諸公稍爲翁覃谿。吾鄉林歐齋布政（）亦不復爲張亨甫，而學山谷。嗣後樊榭定盦，浙派中又分兩途矣。』（石澗注詩話）這是說三十年以前的詩界。陳衍又說：『前清詩學，道光以來一大關

撮。略別兩派：一派爲清蒼幽峭，自古詩十九首，蘇李陶謝王孟韋柳以下，隸賈島姚合，宋之陳師道陳與義陳傅良趙師秀徐照徐夔翁卷嚴羽，元之黃樛揭傒斯，明之鍾惺譚元春之倫，洗鍊而鋒鏘之，體會淵微，出以精思健筆。韋水陳太初簡學齊詩存四卷，白石山館手稿一卷，字皆人人能識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積字成句，積句成韻，積韻成章，遂無前人已言之意，已寫之景；又皆後人欲言之意，欲寫之景。當時嗣響，頗乏其人，魏默深（源）之清夜齋稿稍足羽翼，而才氣所溢，時出入於他派。此一派近日以鄭海藏爲魁壘，其源合也；而五言佐以東野，下言佐以宛陵荆公遺山，斯其異矣。後來之秀效雜藏者，皆效其似太初者也。其一派生澀奧衍，自急就章鼓吹詞鏡歌十八曲以下，逮韓愈孟郊樊宗師盧仝李賀梅堯臣黃庭堅謝翱楊維禎倪元璐黃道周之倫皆所取法，語必驚人，字忌習見。鄭子尹（珍）之巢經巢詩鈔爲其弁冕，莫不僂足羽翼之，近日沈乙菴陳散原實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菴益以僻典，又少異焉。其全詩亦不盡然也。其樊榭定盦兩派，樊榭幽秀，本在太初之前，定盦瑰奇，不落子尹之後。然一則喜用冷僻故實，而出筆不廣，近人惟寫經齋浙西村舍近焉。一則麗而不質，諧而不澀，才多意靡者，時樂爲之。人皆廢山麋去諸君由此其選也。這已經

說到最近三十年的詩界了。錢萼孫云：『詩學之盛，極於晚清，跨元越明，厥塗有四：瓣香北宋，私淑西江，法梅王以練思，本蘇黃以植幹，求闕經巢蠃更振之於先，散原海藏蒼虬大之於後，此一派也。遠規兩漢，旁紹六朝，振采莖英，騷心選理，自香湘綺鳳鳴於湘衡，百足裴材薦揚於楚蜀，此一派也。無分唐宋，並咀英華，要以敷粵爲宗，不以苦澀爲尙，抱冰一老，領袖琴寶，樊易承之，拓爲宏麗，此一派也。驅役新意，供我篇章，越世高談，自關戶牖，公度南翁蔚爲大國，復生觀雲並足附庸，此一派也。』(近代詩評，學衡五十二期)這也說到最近三十年的詩界。最近三十年詩界的流別，大體固可以如他們所評，但是何以適於此時顯現這樣的情狀，卻未加以精密的或清晰的剖論。那麼，他們評述的愜當與否，自然還成問題。我想就他們的評述及其所評述的對象，略爲從新檢視一番，同時附以鄙見，末了還想依據個人肝衡這個時期詩界的所得，試爲指出這班詩人共同的精神，共同的傾向。了上述目的起見，便不得不就這個時期幾個重要的詩人的作品做一個鳥瞰。

在國垣作光宣詩壇點將錄，(見甲寅四刊)把王闓運列做詩壇舊頭領，冠於一代詩人之

首。本來論他的高年碩望，自是一代詩人之冠冕。他生於一八三二，（道光十二年）死於一九一六，（民國五年）享年八十五歲。上可以看到滿清的中興，做曾國藩幕府中的少年上客；下可以活到民國，做袁世凱時候的國史館館長，他確是這個時期一個享盛名的老詩人！

王闓運字壬秋，號湘綺，湖南湘潭人。咸豐乙卯舉人，後來欽賜翰林院檢討。著有湘綺樓文集八卷，詩集十四卷，別集三卷。其他著述尚多，都收到湘綺樓全集。他的發祁門雜詩二十二首，獨行謠三十章，以及貝明詞，都算是有關時代的鴻篇鉅製。尤以圓明詞為最有名，保傳誦一時之作。這些詩可惜都長了，不好做例。現在看他的五言詩最得意之作。

入彭蠡望廬山作。

輕舟縱巨壑，獨載神風高。孤行無四鄰，官然喪塵勞。晴日光皎皎，廬山不可招。揚帆載浮雲，擁楫玩波濤。昔人觀九江，千里望神臯。浩蕩開荆揚，濛濛要來潮。聖遊豈能從？陽鳥尚嵯峨。川靈翳柱旗，山客闕金膏。委懷空明際，愀然歌且謠。

他曾自誇的說：『俗人論詩，以為不可入經義訓話。此語發自梁簡文劉彥和。又云不可

入議論，則明七子懲韓蘇黃陸之敝，而有此說。是歧經史文詞而裂之也。或不遵其說，又磨冗叫囂而不成章。余幼時守格律甚嚴，矩步繩趨，尺寸不敢失。及後貫澈，乃能屈刀爲鏡，點鐵成金。如此篇早潮二韻，是考据也。（申刪考境）廿字中考證辯駁，從容有餘，若不自注，誰知其迹？銘經鑄史，此之謂歟？再舉一首！

### 望巫山作

神山夙所輕，未至已超夷，况茲波澄棹，翼彼祚風吹。真靈無定形，九面異圓虧。晴雲穴內蒸，積石露嵌寄。江湖汨無聲，浩蕩復透迤。呼風陵紫烟，嗽玉吸瓊脂。賞心不期遊，誰識道厨綯。若有人世情，暫來被塵羈。

他說：『石與望廬山詩，皆學謝『赤石帆海』，（按謝靈運有浪亦在望廬山詩。）光陰往來，神光離合，五言上乘也。』我儘看了他這兩首詩及其自述，就可以知道他的五言詩學誰，而且是如何的自負了。他的七神賦行自述係學李東川，（李邕）他以為李東川在唐詩人中實兼諸家之長而無其短。他極恭李東川的雜興詩『沈沈牛渚磯』一首。他說：『李東川雜興詩，賦行之極軌也。其餘名篇了然易見，唯此不易知也。余生平數四擬之，唯回馬嶺柏樹』

歌稍似。』

回馬嶺柏樹歌

秦山兮寵從，下宜柏兮上宜松。松是仙人家，柏作神鬼宮。秦皇昔月無仙才，欲攀松樹望蓬萊。飄風驟雨不能下，獨立徘徊一松下。後來封禪凡幾君，時君無德況羣臣！霍家都尉死山頂，漢武忽忽旋玉輪。自此羣臣陪法駕，行到松前盡回馬。南看十里柏陰陰，蕭蕭冷冷無妄心。乘輿去後此陰在，士女時來聽玉琴。我昔南行桂陽道，參天翠柏如雲埽。株株自謂棟梁材，千年妄向荒山老。豈知此山百萬株，雲間各有神明扶。八十七君屢興廢，明堂梁棟皆丘墟。從臣同來見此柏，亦言名字垂金石。當時解笑秦漢君，今日幾人如李霍。龍藏鱗貝幾人殊，大聖桺樞非小儒。潁水牽牛滑投鈎，阿衡負鼎闕懷珠。社稷十國欺匠石，卞珪三則困泥塗。日暮長風送歸客，且從松子訪盈虛。

這是他的七神歌行最得意之作。陳衍評他的詩說：『湘綺五言古沈醜於漢魏六朝者至深，雜之古人集中直莫見辨正，惟其莫能辨，不必其爲湘綺之詩矣！……蓋其墨守古法，

不隨時代風氣爲轉移，雖明之前後七子無以過之也。」錢萼孫評說：「王湘綺如三代法物，或疑廢鼎。」胡適就直說他的詩是『假古董』，甚至說他的獨行謠，銅官行一類的詩，有些不通。我也曾說過：『他的詩極端摹倣古人，幾乎沒有我在。他幾幾乎要跳出他所生活的時代空氣以外。他的詩大半是複雜的六朝詩。』這些批評固然不能說是全不恰當，但是總不如他自己所見的來得確切。他說：

古之詩以正得失，今之詩以養性情，雖仍詩名，其用異矣。故余嘗以漢後至今，詩即樂也，亦足感人動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諫爲本，專爲人作；今以託興爲本，乃爲己作。史遷論詩，以爲賢人君子不得志之所爲，即漢後詩矣。詩主性情，必有格律，不容馳騁放肆，雕飾更無論矣。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無所感則無詩，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則不成詩。生今之世，習今之俗；自非學道有得，超然塵壒，焉能發而中，感而神哉。就其近以求之，觀古人所以入微，吾心之所契合，優游涵泳，積久有會，則詩乃可言也。其功似苦，其效至樂。究而論之，如屠龍刻棘，無所用之。人生百年，幸有可樂。殊不必勞心於至苦，運神於無用。故余之論，未嘗勸學詩，

誠見其難也。然余生平志趣學問皆由詩入，則天性所近，工夫自然，初亦不料其通於大過，有如是效驗也。孔子稱夔不習於禮，則神於樂者尙有不達，斯古人之異與！學詩當徧觀古人之詩，唯今人詩不可觀；今人詩莫工於余，余詩尤不可觀；以不觀古人詩，但觀余詩，徒得其雜湊摹倣中，愈無主也。總之：非積三四十年不能盡知古人之工拙。以三四年之工力，治經學道必有成，因道通詩，詩自工矣。若性好文采，樂於吟咏，則由詩悟入，亦自是徑，而非可強求也。（王志論文卷陳深之）

他對於詩的見解略具於此。他以爲學詩當徧看古人的詩，不可看今人的詩，更不可看他的詩；怕人家看了他的詩，徒得其雜湊摹倣，中愈無主。「今人詩莫工於余」，真祇有他纔可以這般自負！自己說『雜湊摹倣』，他真有自知之明！『余詩不可觀』，這是他對於跟着他學詩的低能兒下的一個最嚴重的警告！

繼承滿清中興以來詩國的正統，而仍想握著這個時期詩界的權威的，就是所謂『同光體』。什麼叫做『同光體』？陳衍說：『丙戌（一八八六）在都門，蘇堪告余，有嘉興沈子培』。



者，能爲同光體。同光體者，余與蘇甚戲目同光以來詩人不專宗盛唐者也。」其實這種不專

宗盛唐的風氣，乃是遠從明朝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一班人以來專宗盛唐，不讀大歷

(唐代宗年號，七六六)以後書的反響。固然在那時候已經就有鍾惺譚元春一班人對於二李何王

之流大加抨擊，說是：唐自有古詩，不必選體；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歐蘇陳黃各有詩，

不必唐人。別倡所謂『公安體』，『竟陵體』。可是他們的批評誰足服人，而自己的創作不

滿人意。清初的詩人仍然多主不分唐宋之說。王士禛的古詩選，便兼選宋元諸大家的詩。後

來姚鼐的今詩選乃繼古詩選而作，雖然自謂漁洋有漁羊之意，吾有吾之意，但兼選宋詩，用

意正同他說：『東坡天才有不可思議處，其七律祇用夢得香山格調，其好處豈劉白所能望

哉？山谷刻意少陵雖不能到，然其兀傲纏落之氣，足與古今作俗詩者，澡濯胸胃，導啟性

靈。』推崇宋人蘇黃之詩，真是已够，已够。曾國藩作古文，說是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

生啓之。他論詩亦極推崇蘇黃，比於李杜，未嘗不是受着姚鼐的影響。王國運曾說：『太傅

(指曾國藩)喜效韓退之，間衍溢爲黃魯直。』陳衍也說：『湘鄉出，而詩學皆宗涪翁。』曾國

藩自己也說：『自僕宗涪翁，時流頗忻嚮。』——不錯，和曾國藩同時的著名詩人，如鄭珍

魏源，何紹基莫友芝之流都喜談宋詩。這種宗尚宋詩的風氣，我們可以把它叫做：『宋詩運動』。近三四十年來，所謂：『同光體』，或所謂：『江西詩派』，便是繼續這個運動的產物。

我們要評述同光體，須得先看一看這一般人自己的議論，主張。雖說『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當局者未必自己全然看得明白，但有時主觀的自白，乃是客觀的批評不可少的根據。因此我就先述陳衍的論詩。

陳衍字叔伊，一字石遺。福建侯官人。光緒壬午舉人。宣統時官學部主事。著有石遺室詩附續集四冊，石遺室詩話三十二卷，元詩紀事四十卷，近代詩鈔二十四卷，詩學概論一卷。（本見）其他石遺室叢書多種。他是近三十年裏頭一個最重要的詩評家。他所說這幾十年來詩界的流別已如前述。現在且看他對於滿清一代所謂『詩教』的觀感。他說：『有清二百餘載，以高位主持詩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簡，在乾隆曰沈文憲，在道光咸豐則祁文端曾文正也。文簡標舉神韻，神韻未足以盡風雅之正變。風則綠衣燕燕諸篇，雅則『楊柳依

依，「雨雪霏霏」，「穆和清風」諸章句耳。文憲言詩必曰溫柔敦厚。溫柔敦厚，孔子之言也。然孔子刪詩，相鼠鴉奔北門北山繁霜谷風大東南無正何人斯以迄民勞板蕩瞻卬召旻，遽數不能終其物，亦不盡溫柔敦厚，而皆勿刪。故孔子又曰：「詩之失，愚。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故言非一端已也。文端學有根柢，與程春海侍郎爲杜爲韓爲蘇黃，輔以曾文正何子貞鄭子尹莫子偲之倫，而後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詣。於是貌爲漢魏六朝盛唐者，夫人而覺其面目性情之過於相類，無以別其爲若人之言也。夫文簡文憲生際承平，宜其詩之爲正風正雅，顧其才力爲正風則有餘，爲正雅則不足。文端文正時，喪亂云騰，迄於今變故相尋而未有屆，其去小雅廢而詩亡也不遠矣！」再看他論唐宋詩的異同及其關係。他曾和沈曾植論詩：「……余謂詩莫盛於三元，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君謂三元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殖民政策，開埠頭本領。……余言今人強分唐詩宋詩；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廬陵宛陵東坡臨川山谷校山放翁誠齋，岑高李杜韓孟劉白之變化也。簡齋止齋滄浪四靈，王孟韋柳賈島姚合之變化也。故開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樞軸也。若墨守舊說，唐以後之書不讀，有日蹙國百里而已。」他於詩既主不分唐

宋之說，所以對於貌爲漢魏六朝盛唐的除古派頗加譏彈。於並世享盛名的王運也有微詞。倒於摺擊復古派的竟陵體並不十分菲薄，於鍾惺譚元春無甚惡評，一翻錢謙益朱彝尊以來的舊說。他以爲：「竟陵之詩窘於邊幅則有之，而冷雋可觀，非摹擬剽竊者可比。」鍾惺好處在可醫庸俗之病。」他說：「近日號稱能詩者多半效鍾惺。」這時詩界的風氣也就可以想見了。

他說：「作詩文要有真實懷抱，真實道理，真實本領，非靠著一二靈活虛字可此可彼者翰旋其間，便自詭能事也。今人作詩知甚巖塵上之不可娛獨坐，百年萬里天地江山之空廓取厭矣。於是有一派焉，以如不欲戰之形，作言愁始愁之態，凡坐覺，微聞，稍從，暫覺，稍喜，聊從，政須，漸覺，微抱，潛從，終憐，猶及，行看，盡恐，全非等字，在在而是。若舍此無可著筆者。非謂此數字之不可用，有實在理想，實在景物，自然無故不常犯筆端耳。」他又曾告沈曾植說：「君博極羣書，治史學，西北輿地，旁究佛理。余亦喜治考據之學，除佛理余不下斷語外，其實皆爲人作計，無與己事。作詩尙是自己意思，自家言說。」他雖不曾把詩說做最高藝術，但他以爲作詩要有真實懷抱，真實道理，真實本領；又

以爲祇有詩是自己意思，自家言說；其他學問皆爲人作計，無與己事；他把詩的價值看得最高最大。王國運於詩重在『雜湊摹倣，』雖然一面說其功似苦，其效至樂，卻一面說如屠龍刻棘，無所用之；人生百年，幸可有樂，殊不必勞心於至苦，運神於無用；這是他們兩人對於詩的觀點不同。也就是舊派當中兩派不同的所在。

滿清亡國以後，舊日官僚名士多自託遺老，吟詩見志。陳衍論這班詩人亦有特見。他說：『自前清革命，而舊日之官僚伏處不出者，頓添許多詩料。黍離麥秀荆棘銅駝義熙甲子之類，搖筆即來，滿紙皆是。共其實此皆羌無故實，用典難於恰切。前清鐘簷不移，廟貌如故，故宗廟宮室未爲禾黍也。都城未有戰事，銅駝未嘗在荆棘中也。義熙之號雖改，而未有稱王稱帝之劉寄奴也。舊帝后未有蘇國公謝道清也。出處去就，聽人自便，無文文山謝蓋山之事也。……今日世界，亂離爲公共之戚，興廢乃一家之言。』這也是老人中很不錯的見解。可惜一般自命爲遺老的人，不會懂得這種道理！

陳衍雖是重要的詩評家，卻不一定算是重要的詩人。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同光體詩人乃是陳三立鄭孝胥。

陳三立字伯嚴，號散原。江西義寧人。光緒丙戌進士，官吏部主事。著有散原精舍詩。他的父親爲陳寶箴，戊戌時做湖南巡撫。他曾幫助他的父親參與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絕意政治，抑塞磊落之氣往往發之於詩。所以鄭孝胥詩說：「噫嘻戊戌人，撫心未忘哀。」今舉他的幾首詩爲例。

黃公度京卿由海南入境廬寄書並附近詩感賦

天荒地變吾仍在，花冷山深汝奈何。萬里書疑隨雁鶩，幾年夢欲飽蛟鼉。孤吟自媚空階夜，殘淚猶翻大海波。誰信鐘聲隔入境，還分新月到巖阿。

傷鄒沅駟

沅駟汝豈伴狂死 腰腹縈縈此世無。增寫圖經萌國學，自澆酒錢避塵汙。小兒德祖寧爲伍，大俠朱家欲共呼。後世重編獨行傳，應憐一往落江湖。

短歌寄楊叔玖時楊爲江西巡撫令入紅十字會觀日俄戰局

海澌千斛鼉龍語，血沿日月迷處所。吁嗟手執觀戰旗，紅十字會乃蝨汝！天帝燒擲坤輿圖，黃人白人烹一盃。躍騎腥雲但自呼：而忘而國中立乎？歸來歸來好頭顱！

除夕觀酒番筆寫所感

紀年三十日已除，兒童鵝鴨相喧呼。高燭照筵羅羹餅，被酒突兀增長吁。國家大事識一二，今夕何夕能追摹。西南寇盜累數載，出沒蹂躪真曷。東盡黃河北嶺微，蛟鯨搏噬豺虎趨。雌雄彼此迄未決，發祥郡縣頻見屠。羣島萬西益鸚我，陰陽開闢方離離。當今事勢豈不險，奈何餘氣同屍居。自頃五載號號法，肉莽竊剽滋矯誣。中外拱手徇故事，朝暮三四給衆狙。任蒿作柱亦已矣！何辨代李胡爲乎？宏綱鉅目那省省，限權立憲共擗揄。何況疲癯窳鈎軸，驅喘誤認別有圖。剝肉補瘡利眉睫，舉國顛倒從嬉娛。公然白日受賄賂，韓愈所憤尤區區！吾屬爲虜任公等，神明之胃嗟淪胥！極域念禹數萬里，久擲身命被鞭驅。朋興衆說有山文，欲掃歧異歸夷塗。士民覆幕出空箱，地方自治營前廢。事急知無萬一效，終揚此義開羣愆。歲時胸臆結壘塊，今我不吐誠非天。即者慎勿強辯語，歸而淚血密衣襟。

這當然是敬源請各詩長的好詩。鄧孝行說他：『越世高談；自開戶牖。源雖出於魯直，而蒼蒼排奭之意態，卓然名家，未可刻之西江社稷，』大約係指此等詩而言。不過我以爲

他的詩倒是江西詩派的嫡傳。他作詩惡俗惡熟，不肯作一習見語，頗有矯揉造作之處。這固然正如曾國藩所說：「造意追無根，琢辭辨個態，伸文揉作縮，直氣擢爲柱，」這正是江西詩派的特色。相傳有一段這樣的笑話，他作了一首詩，

九日從抱冰宮保至洪山寶通寺餞送梁節庵兵備

嘯歌亭館登臨地，今日都成隔世尋。半壑松篁藏梵籟，十年心迹比秋陰。飄髯自冷山川氣，傷足寧爲却曲吟。作健逢辰領元老，下窺城郭萬鴉沈。

張之洞看了，不解第七句，疑元老不宜見領於人。其實他們這派詩險怪僻澀的地方，何止這裏一句一字？鄭孝竹雖然說過「安能抹青紅，搔首而弄姿，」又說：「何須填難字，苦作酸生活，」可是學這派詩的人，每每過的是填難字的酸生活！所以張之洞對於這派詩，每有張茂先我所不解之喻。甚至罵爲「江西魔派！」

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概奇是雅言。雙井半山君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

這是他過蕪湖弔袁滙籜的詩。袁滙籜即袁昶，字爽秋，浙江桐廬人，官至太常寺卿，因諫阻義和團事變被殺，追諡忠節，著有漸西村舍集。他是張之洞的門人。他的詩冷澀生硬



。例如偶句！

日鑄半甌南埭汲，

風濤八尺北窗涼。

神禹久思窮亥步，

孔融真遺案丁零。

大千人爲物之盜，（自注：爲，毋然也。故對實字。）

十二辰蟲如是觀。

此種詩真是走入魔道！「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追尋禍首，當然不會忘記江西派的初祖黃庭堅。所以張之洞摩圍閣詩云：

黃詩多槎牙，吐語無年直。三反信難曉，讀之變胸臆。如佩玉瓊琚。含車行荆棘。

又如佳茶菴，可啜不可食。子瞻與齊名，坦蕩殊雕飾。枉受黨人禍，無通但有塞。

差幸身後昌，德壽摹妙墨。

張之洞自己作詩原來是要興雅的，但他看到江西詩派的走入魔道，他便不得不倡「清

切』之說了！

反對張之同詩主概切之說的有鄭孝胥。

鄭孝胥字蘇戡，一作蘇盒，號太夷，福建閩縣人，光緒壬午解元，官至湖南布政使，著有海藏樓詩集。有人說他的詩可比精思健筆的元遺山。他和陳三立齊名。他作散原精舍詩集序，闢詩主清切之說，但他後來看到學江西派的後生走入魔道，就覺得他的那種議論誤了後生。而且他在海藏樓雜詩的一首裏，拿淺語易解，不填難字，恭維（不如說是「諛」）陳三立了。今舉他的幾首詩爲例。

題晚翠軒詩

稱詩有高學，云以澀爲貴。子豈真可人，所詣遽爾遂！詩懷文字前，未得殆難會。

即論句法秘，大事匪狡狴。初如咀橄欖，枯中法滋味。終乃啖枇杷，甘平宜渴肺。

子詩實早就，流宕可毋畏！試矧刻意功，一極才與思。向來謬見推，淺語不予贅。

仍當摹千文，爲君題晚翠。

以澀爲貴，沐世的晚翠軒詩如此，蘇轍詩何獨不然？『平生作詩多苦語，』他曾以此自白呀！

杜·陵·畫·像

杜陵一生百不就，至死不爲天所祐。誰知歷劫行人間，造物安能如汝壽。詩者一人之私言，或配經史垂乾坤。丈夫不朽當自致，假手功名何足論。

『詩者一人之私言，』這正如東行所云：『詩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說。』再舉一首：

世·已·亂·身·將·老·長·當·哭·莫·知·我·哀·

駐顏邵老竟無方，被髮纓冠亦太狂！歸死未甘同泯淚，言愁始欲對滄茫。孤雲萬族身安託？落日扁舟世可忘。從此河山挽兵柄，肯教部曲識新王？

他的五十自壽句云：『讀盡舊史不稱意，意有新世容吾儕。』他在晚清士大夫中比較是一個頭腦清醒的人。他主張變法立憲，別創一個舊史所無之新世界，結果未見成功，他的晚年生活祇合『長歌當哭』了！

此外還有須得提及的兩個詩人，——易順鼎，樊增祥。他們兩人和袁昶稱爲南皮（張之洞）三弟子。但他們的作風和袁昶不同，也和陳三立鄭孝胥諸人的刻苦吟詠兩樣。他們的長處在才氣奔逸，他們的短處也就在賣弄他們的天才。

楚增祥字嘉父，號雲門，又號癸山，亦號天琴，湖北恩施人，光緒丁丑進士，官至江南布政使，著有癸山全集。他然詩七律最多，居全集十分之七八。最好次韻疊韻，有疊到三四十次的。會用曲，會對仗，可說一時無兩。陳衍嘗替他作摘句圖，刊於近代詩鈔，說是可作饋貧之糧！其實做詩而至於僅僅在典故對仗上用工夫，想要因難見巧，這種技巧的可貴，也不過像能够由錢孔倒油，像能够用一個桃核刻東坡遊赤壁一樣。現在且看他的論詩。

賦詩（和王梅溪居武林小詩十一首之一）

秋實春華迥不同，夷言掃蕩漢唐風。龍頭總屬歐州去，且置詩人五等中。

這首詩他有自注，說是「向來考據家薄詞章家，道學家薄考據家，經濟家又薄道學；自西學盛，而中國之經濟又無用；遞推之而詩人居五等矣！」這是一個舊派詩人，對於外來學術輸入，感到一種壓迫的憤慨。再看他——

論詩二首限講絳二韻戲柬同座諸公

收書入腹中，如錢投於餽。積書不能用，如舟膠於港，腹蠶未落紙，如珠孕於蚌。塵牘不瀾人，如癭脫於項。琢句求華妙，如田費勸耨。盡持綠茗楮，坐聽癡生講。詩中有秘色，如畫有淺絳。詩中有玉聲，如水有石淙，氣蒸紫白雲，聯截青紅虹。長風渡滄海，短兵接隘巷。鮮明突錦舒，清越霜鐘撞。世人不解讀，驚怪天書降。

余論詩專取清新以爲近作者雖多於詩道固未盡也賦此示戟傳午詒

句律原參造化工，兩間光景信無窮，若無鹽豉雜何味？爲有梅花月不同。略取蜀薑生辣意，定須越紙蒸棧功，今當萬事求新日，故紙陳言要掃空。

所謂詩之一物，在他看來，不過如此！他常自誇他的艷體詩，人家所以恭維他的亦在此。我以爲他的代表作品，似乎當推投交集，西京倡酬集。但是庚子那樣的事變，本來是驚天動地的事，容易成爲驚心動魄之作。何況拏他所成就的，去比較同時黃遵憲的紀亂諸作。誰足以代表那個時代的詩人收穫，還待論定呢？

和樊增祥齊名的爲易順鼎。

易氏字實甫，又字中實，自號哭庵，湖南龍陽（今改漢壽）人。光緒己亥舉人，官至廣西江右道。他生於一八五八，死於一九二〇。他和寧鄉程頌萬，湘鄉曾廣鈞，被稱爲湖南三詩人。他的詩集名目繁多，和樊增祥一樣，纔乎足跡所到，一地一集。陳衍稱他的詩：『屢變其面目，爲大小謝，爲長慶體，爲皮陸，爲李賀，爲盧仝，而風流自賞近於溫李者居多。雖放言自恣，不免爲世所訾謗，要亦未易才也。』他幼有神童之譽，長有才子之稱。可是他的時並不能充分地表現他才情同狂熱，他所自鳴得意的，乃在他的『冷趣』。

秋懷詩（祇錄一首）

吾詩耽冷趣，白日常冥搜。下筆幽想來，奔赴萬古愁。竹屋一燈青，夜寒嗟未休。有時不自主，身被精靈收。無人大荒外，隻影貪清遊。借茲空際濤，吹我腦中秋。

吟成似初悟，顧影疑浮漚。萬山煙雨深，獨立西天頭。

他的詩確有許多能表現他所說的『冷趣』、『幽想』。長詩太長了，祇好引短詩。

舟中望雪短歌

微露江山飄，林霏已先結。森然見諸峯，不辨雲與雪。遙看峯缺處，高鳥明還滅。

三峽一萬山，寒光無斷絕。

再舉他更短的兩首小詩。

天童山中月夜獨坐。

青山無一塵，青天無一雲；天上惟一月，山中惟一人。

此時聞松聲，此時聞鐘聲，此時聞澗聲，此時聞蟲聲。

這雖不算是什麼好詩，但他專朝這個方向走去，未嘗不可以成個「冥想詩人」。無如他到了晚年與樊增祥一班人旅居北京，顛倒歌場酒肆，常常做所謂「捧角詩」。他少壯時期的狂熱竟壓不住了，乘老年精神的衰憊不能自制，乃衝決而出，淫濫的「捧角詩」便成了他晚年生活最重要的紀錄。這也許是他晚年的一種悲哀！

以上略述舊派詩已畢。





### 三 詩界的流別及其共同傾向（下）

這裏所謂新派舊派，本無截然的界限，其實詩須時詩，派無分於新舊。而且他們詩的外形那是因襲的，絕少創體，不好分出什麼新舊來。何況你方以為新的，轉瞬又已成了舊的呢，不過爲了敘述便利起見，姑且假定略已感受外來學術思想的影響，或時代潮流的刺激，漸能運用舊格律鑄鑄新材料的維新派；（其中如黃遵憲已自命爲新派）又把能够運用舊格律翻譯西洋詩的也附於新派。

中國自經甲午之役，一敗塗地，真是創鉅痛深，令人痛定思痛！滿清政府受了這樣一個空前的刺激，漸漸有點兒醒覺，政治上纔有了一點變法圖強的動機。同時一般少年識時之士，受了這樣一個嚴重的時代教訓，思想上也就起了不少的變化。於是有的上書談政治了，有的譯書講西學了，有的辦報談時務了，真是盛極一時。這時候文學上也因感受這種時代思

潮的震盪漸漸而有新的傾向。散文方面發生談時務的『新文體』了，同時韻文方面，以當時所謂『新學』爲內容的『新派詩』，也就於這個時期萌芽。

林紓的閩中新樂府五十首，如破藍衫，村先生，興女學，百忍堂，棠梨花之類，已維是他於甲午以後在廬州日與友人談時務所得新見解的新詩歌了，最值得我們注意的，當然是譚嗣同夏曾佑一班人所倡的『詩界革命』。譚嗣同子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著有蒼蒼齋詩集及仁學。因戊戌政變被殺。爲『戊戌六君子』之一。（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後來海寧陳澧乾軒有譚瀏陽全集八卷印行。

譚嗣同曾把他的甲午以前所作詩叫做『舊學』，從此以後，另做所謂『新學』的詩。例如！

金陵聽說法一首

而爲上首普觀察，承佛威塵說偈言。一任法田賣人子，獨從性海救靈魂。綱倫慘以略私德，法令盛於巴力門。大地山河今領取，庵摩羅果掌中論。

梁啟超云：「喀私德即 *Calicut* 之譯音，蓋指印度分人為等級之制。巴力門即 *Parliament* 之譯音，英國議院之名。」又云：「復生自烹其新學之詩。吾謂復生三十以後之學固遠勝於三十以前之學，其三十以後之詩未必能遠勝三十以前之詩也。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掃捨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為夏穗卿，復生亦慕嗜之。」（飲冰室詩話）

夏穗卿即夏曾佑，浙江杭州人。他在甲午以後，喜歡和譚嗣同嚴復梁啟超一班人談新學，談周秦諸子學。他們都很受了他們的思想上的影響。所以梁啟超說：「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穗卿是我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亡友夏穗卿先生）不過他生性消極，不想熱烘烘地走政治的路，也不肯冷清清地閉門著書，到了晚年，竟因貧病交迫，縱酒而死。（一九二四）他的詩絕少流傳。

### 贈梁任公

壬辰在京師，廣座見吾子。草草致一揖，僅足記姓氏。泊乎癸甲間，衡宇望尺咫。春騎醉鶯花，秋燈狎圖史。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如蟻。質多舉隻手，陽烏為之死。

相親往暴之，一擊頽執家。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祇此足歡喜。夕烽從東來，孤帆共南指。再別再相遭。便已十年矣。吾子尚青春，英聲乃如此。嗟嗟吾黨人，視子爲泰否。

詩中所說『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如蟻，質多舉隻手，陽烏爲之死，』據梁啟超說：『蘭陵指的是荀卿。質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譯名，也即基督教經典裏的撒但。陽烏即太陽，日中有烏，是相傳的神話。清儒所做的漢學，自命爲荀學。我們要把當時譁斷學界的漢學打倒，使用擒賊擒王的手段去打他們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沒有呢？且不管。我們吵到沒有得吵的時候，便算問題解決，我們主觀上認爲已經打倒了。』再看夏氏的幾首絕句：

滔滔孟夏逝如斯，齊魯文王鑒在茲。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飛亦烏太平遲。

冰期世界太清涼，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別塔期分種教，人天從此感參商。

六龍冉冉帝之旁，三統茫茫軌正長。板板上天有元子，亭亭我主號文王。

這都是些不可解的怪話，也就是他們當時所講的『新學』，祇有他們自己纔懂得。梁啟超說：『我們當時認爲中國自漢以後的學問全要不得的，外來的學問都是好的。既然漢以

後要不得，子所以專讀各經的正文和周秦諸。既然外國學問都好，卻是不懂外國話，不能讀外國書，祇好拿幾部教會的譯書當寶貝。再加上些我們主觀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學非哲學，似科學非科學，似文學非文學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們所標榜的新學，就是這三種原素混合構成。』

他們的新學，是他們的新詩料。他們不徒想在政治上謀革新，還要鬧着『詩界革命』，怎能不叫當日那些守舊黨嫉忌他們的野心，驚駭他局的大膽？他們這類新詩料，在舊派文人看來，自然既不如自然界望雲月露的空靈，又不如詩騷爾雅異草木蟲魚的典雅，更不比社會間忠孝節義的有關名教，它的好處，就是新奇不腐臭，不庸濫——本來他們這種運動，是對於腐臭廢濫的詩界而生的一種反動。祇因這種詩不過填入幾個生硬的新名詞，略具一點幼稚的新理想，取材既然狹隘，人家又不容易懂得，他們的詩界革命運動自己停頓下來了。但是我們要了解他們是生在外來學術輸入中國不過一點半滴的時候，盡其最善之力，祇能做到如此。同時我們還得佩服他們革新的精神，向新詩大陸探險的精神！

最初的詩界革命，不過用新的外來的典故代替舊的固有的典故，好像徒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的革命一樣，自然不澈底，自然要失敗，但是當時的詩界革命運動卻已另尋一條出路。從事詩界革命的，卻已另有其人。當時梁啟超說：『過波時代必有革命。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新名詞爲革命，是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若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又云：『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老格者，當推黃公度。』『欲冰室詩話』

黃公度名遵憲，廣東嘉應州（今改梅縣）人。（近代詩鈔作南海人）住於一八四八，死於一九〇五。以拔貢生中式光緒二年順天鄉試舉人。曾充駐日使館參贊，新嘉坡舊金山總領事等外交官。又曾任湖南按察使，參與戊戌閩南新政。著有人境廬詩草十一卷，日本雜事詩兩卷，日本國志四十卷。他幾乎以戊戌黨人得禍。他的己亥雜詩八十九首是他放歸以後所作。有許多首是很好的內生活的寫照。有幾首是關於戊戌政變自述的。

三詔嚴催倍道馳，霸朝一集感恩知。病中泣讀維新詔，深恨鋒車就召遲。

自注：戊戌二日，上命樞臣進日本國志，繼再索一部。奉使日本，由上特簡，立詔孰促，有無論

行抵何處，清張之洞、寶箴傳令攢棹迅速來京之諭。然余以久病，未能遲就也道。

冷月嚴霜照一燈，柝鈴風送響騰騰。案頭黃鶴門前戟，豈有籛條覆庾冰？

（自注：到滬，病益重，乃之歸，已奉旨諭允。或奏稱康梁尚匿余處，蓋因其藏日本使館而誤傳

也。有旨兩江總督查看。上海道蔡均，張大其事，派兵圍守。然余之所居，本上海道公所，且當時

康已在香港矣。）

竟寫梅邊生祭廟，亦歌塞外送行詩。候人鵠立門如海，浪語風聞百不知。

（自注：圍守之兵聲聲環立，如設重圍，外人不知而犯何事，疑為大獄。險語驚人，徧海內外。知

交探問，隔絕不通。然即同及，余亦不知也。八月廿六夜，乃得旨放歸。）

憐君胆小累君愁，抄處何曾到友生。終議絕交非惡意，爲曾代押黨碑名。

（自注：八月廿五日得一紙，頁口與日絕交。然已九月，余規上海，康有爲往金陵，譚南皮制

府，欲開強學會，日力爲週旋。是時余未歸京，會中十八人有余名，即日所代簽也。又聞日與康至

交，所贈詩有南陽鳳之語。及康報後，乃取文佛等知之摺一列布市，蓋亦出於無奈也。按按日或

擬折梁等。）

三 對界的流潮及其共同傾向（下）

臘餘忽夢大同時，酒醒衾寒自歎衰。與我周旋最親我，關門還讀自家詩。

夢想大同，莫能實現，祇有關門讀自家的詩，我們可以想見這個詩人在政治上失望的悲哀！他的詩可分爲兩個時期。從初作詩起，中經甲午以至戊戌，是爲第一期。這個時期的詩，大抵蹈厲風發，慷慨激越，是壯志熱情的歌唱。所反映的生活，是少年讀書學道，中年經歷世事，討論國聞，閱覽國內外名山大川，及其風俗政治形勢土物。從戊戌政變以後，中經庚子以至晚年，是爲第二期。這個時期的詩，大抵憂時感事，悲憤抑鬱，時時流露晚節生活的感傷情調。所反映的生活，是放廢以後，絕望幽居，種菜讀詩的生活。

我們要評述他的詩，最好先看他自己怎樣的自述。他以爲：『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所以他想棄去古人之糟粕，而不爲古人所束縛。他的理想詩境，是——

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

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

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



一曰用古文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

他的詩科，是——

其取材也，自羣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凡事名品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

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

他的詩格，是——

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於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爲我之詩。

以上是他自述作詩的方法和旨趣。（據人境廬詩草自序，未刊稿，曾載學衡。）我們不妨就拏這個作標準來看他的詩。第一，看他是否不避方言俗諺。

雜感（五首之一）

少小誦詩書，開卷動齟齬。古文與今言，曠若設疆圉。竟如置重譯，象背通蠻語。父帥遞流習傳，慣習忘其故。我生千載後，語言雜僇楚。今日六經在，削出鄒魯。

欲讀古人書，須識古語古。唐宋諸大儒，紛紛作箋注。每將後人心，探索到三五。性天古所無，器物日素簡。妄言數足欺人，數典既忘祖。燕相說聞書，越人戴章甫。多歧道益亡，舉國乃筆誤。

他說古今言文隔絕的弊病如此。這還是從讀書方面著想。所以他在另一首便從文學方面著想，提出不避流俗語的主張。便說：『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與爛。』他的詩確有許多真是明白如話，有時還幾乎全採俗歌。

### 山·歌·九·首

士俗好爲歌，男女贈答，頗有子夜讀曲遺意。採其能筆於詩者得數首，

自羨蓮羹切藕絲，待郎歸來慰郎飢。爲貪別處雙雙箸，祇怕心中忘卻匙。

人人要結後生緣，儂祇今生結目前。一十二時不離別，郎行郎坐總隨肩。

買梨莫買蜂咬梨，心中有病毛人知。因爲分梨更親切，誰知親切轉傷離。

僮人出門雞亂啼，送人離別水東西。挽水東流想無法，從今不養五更雞。

鄰家帶得書信歸，書中何字儂不知？等儂親口問渠去，問他比儂誰瘦肥。

一家女兒做新娘，十家女兒看鏡光。街頭銅鼓聲聲打，打著心中祇說郎。  
嫁郎已嫁十三年，今日梳頭儂自憐。記得初來同食乳，同在阿婆懷裏眠。  
自剪青絲打作條，親手送郎將紙包。如果郎心止不住，看儂結髮不開交。  
第一香櫛第二蓮，第三檳榔個個圓，第四夫容五棗子，送郎都要得郎憐。  
這是他不避方言俗諺的好例。可惜他不能完全貫徹這種主張。

第二，看他用的詩料是否新詩料——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今舉他一首古題新意的詩爲例。

### 今別離

別腸轉如輪，一刻已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  
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並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  
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杵，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  
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榮影倏不見，煙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定留滯否？  
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

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已極，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雖署花字名，知誰箝紙尾？尋常並坐語，未遽悉心事。況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祇有斑斑墨，頗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繫。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害到時有幾？一息不相聞，使我容顏悴。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

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匳來，入妾懷袖中。臨行剪中衣，是妾親手縫。肥瘦妾自思，今昔將毋同？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攬鏡妾自照，顏色桃花紅。開篋持贈君，如與君相逢。妾有釵插髮，君有襟當胸。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雖則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山萬重。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

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牽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常參差。舉頭望明月，明月方入扉。

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祇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

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當時陳三立讀了這篇詩，推爲千年絕作；梁啟超傳布了這篇詩，便說；『吾以是因緣，以是功德，冀生詩界天國，』這當然太恭維他了。現在胡適却說這首詩實在平常的很，淺薄的很，似乎又太刻了。我以為這種古題新意的詩，好像舊釀製新酒，倘能保存新味，還不失爲佳品。其他海行雜感，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錫蘭島臥佛之類，都有一點新意思。固然這種新意思在現在看來，實在平常，淺薄，但是我們也該知道那時國內的思想界，所有的新思想也實在幼稚淺薄得很呀。

第三，看他是否用古文伸縮離和之法作詩。他的審容篇，罷美國留學生感賦一類的長篇敘事詩，都是用這種方法的成功作品。可惜太長了，不好作例。其他許多紀述時事的詩都屬此種，不勝枚舉。

第四，看他是否用舊格律而不爲舊格律所束縛。

酬曾重伯編修

廢君一月官書力，讀我連篇『新派詩』，風雅不亡由善作，尊墨之後益矜奇。

文章巨蟹橫行日，世界羣龍見首時。手擷芙蓉策虬馴，出門惘惘更尋誰？

這免強可以說是合於他自己說的『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其他如邵踊還，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送女弟，連上面作例的今別離，這一類的詩，也很可之說是合於他自己說的『取離騷樂府之神而不襲其貌。』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和邵踊都是他的集子裏最好的詩，一則太長了，不好作例；一則是人家都引用的例，故不鈔。他的詩雖是騷騁於舊格律之中而不失其爲我之詩，可惜仍未能跳去舊格律之外另成新格。

第五，看他是否復古人比興之體。如果我們要拿賦比興三個原則來論他的詩，你總會覺得他的賦體爲多，很少比興之作。這是自然的，他遭遇國家多難的時候，傷時感事之作要多，好像杜陵的沈吟天寶，陸九的發憤興元一樣。從前有人說杜詩是詩史，實在我們也可以如此說黃遵憲的詩。陳衍嘗以爲他的詩多紀時事，惜其自注不詳，閱者未能盡悉，替他作過兩千多字的詩注載入詩話，其實他的詩須注釋當日時事的還很多。本來晚清時代，如甲午戊

戊庚子得役，以及其間內政外交民生國計，都是無數悲哀的慷慨的好詩料。人境廬詩許多是掇拾這種詩料最重要的部分，注入自己的思想情感的堆塢而成。可以說人境廬詩是那個慘痛時代政治社會的反映，也就可以說它足以代表那個時代的詩人最豐富最偉大的收穫。人境廬詩的真價值在此。何必他求？

與黃遵憲詩名略相當的，有康有爲。陳衍說：『自古詩人足跡所至，往往窮荒絕域，山川因而生色。更千百年成爲勝蹟，表著不衰。嘉州以岑，秦隴以杜，夜郎以李以王，（昌齡）柳水以柳，瓊崖以蘇，然皆未至稗海瀛海而遙也。中國與歐美諸洲交通以來，持英傷與敦槃者不絕於道。而能以詩名者，惟黃公度。其關於外邦分蹟之作，頗爲夥頤。而南海康長素先生以遺臣流寓海外十餘年，更多可傳之作。如原有爲原名祖論，字長素。『或說：彼蓋長髯，自號長素，即比素爲長，取賢於孔丘之義。』號更生。廣東南海人。光緒乙未進士。他生在孫文前，死在其後。『一九二七』他在近三十年中國的重要。固然在他的政治運動，但論他的文學，也有不可磨滅的價值。現在且論他的詩。他著有南海先生詩集十三卷。前四卷由其門人

梁啟超手寫影印。梁啟超曾論他的詩：「先生最嗜杜詩，能誦全杜集一字不遺。故其詩雖非刻意有所學，然一見殆與杜集亂楮葉。」光宣詩壇點將錄廬論他的詩：「今詩人尙意境者宗黃陳，主神韻者師大歷；鍾幽鑿險，則韓孟啟其宗風；范水模山，則謝柳標其高格。其純脫然入乎古人出乎古人者，則南海康有爲也。南海平生學術，不亞詩鳴，徒以境遇之艱屯，足跡之廣歷，偶事詩詠，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不僅巨刃磨天已也。返虛入渾，積健爲雄，惟南海足以當之矣。」錢夢孫則云：「康更生如黃河赴海，泥沙俱下。」我時以爲他的詩可分爲兩個時期。他早歲五遊京邑，七次上書，這個時期的詩頗覺豪健，是所謂愛國志士的詩。

### 愛國短歌行

神州萬里風泱泱。崑崙東南海爲疆。岳嶺回環江河長。中開天府萬寶藏。地兼三帶寒暑涼。以花爲國絲爲裳。百品雜陳飲饌良。地大物博冠萬方。

我祖黃帝傳百世。一姓四五垓兄弟。族譜歷史五千載。大地文明無我逮。全國語文同一致。武功一統垂文治。四裔入貢懷威惠。用我文化服我制。亞洲獨尊主人



位。

今爲萬國競爭時。惟我廣土衆民新國資。徧鑿萬國無似之。我人齊心發憤可突飛。  
速成學藝與汽機。民兵千萬選健兒，大造鐵艦遊天池。舞破大地黃龍旗。

還有一篇很長的愛國歌。這雖算不得什麼好詩，但很可以代表當時一種嶄新的向上的土氣。同時也可以看出當時文學界的一點活氣。總之：他的廷香老屋詩集卷一，汗漫舫詩集卷二，萬木草堂詩集卷三，大都是這種新嫩的慷慨愛國之作。我們可以在這裡窺見他那種志士的狂熱，讀書人的高調，政治家的野心。明夷閣詩集以下，是他避禍憂憤之作。他出國以後真如孔聖人一般，『丘也東西南北人』，『至於是邦，必聞其政，』這個時期的詩，大都是紀遊寫憂，夾述一點他所知道的列邦政教風俗。他的詩集自序說：

……吾童好諷詩，而學在擇理。既不離人性，又好事，不能雕肝礪肺，以爲詩人。然性好遊，嗜山水，愛風行，船唇馬背野店驛亭不暇爲學，則餘事爲詩。天人之感多矣！及戊戌遭禍，遊跡海外，五洲萬國，靡所不到。風俗名勝，託爲詠譎。莫拔抑塞磊落之懷，日行連犽奇偉之境。臨睨舊鄉，遠回故國。閱劫已夥，世變

日非。靈均之行吟澤畔，騷些多哀，子卿之嚼雪海上，平生已矣。河梁隴首，遊子何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闊。嗟我行邁。皆寓於詩。情在於斯，噫氣難已。奔亡無定，散失彌多。門人梁啟超請收拾叢殘，發篋手寫。搜篋與之，尙存千餘篇。亡人何求？又非有千秋之名心也。抑以寫身世，發幽懷，哀樂無端詠，歎淫佚，窮者達情，勞者歇事，小雅國風之所不廢也。後之誦其詩，論其事者，其亦無罪耶？

這是他自述作詩的生活。再看他怎樣的論詩：

與菽園論詩兼寄任公孺博曼宣。

一代才人孰繡絲？萬千作者億千詩。吟風弄月各自得，覆醬燒薪空爾悲。正始如聞本風雅，麗葩無那祖騷詞，漢唐格律周人意，悱惻雄奇亦可思。

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深山大澤龍蛇遠，瀛海九州雲物驚。四聖崆峒迷大道，萬靈風雨集明廷。華嚴帝網重重現，廣樂鈞天窈窕聽。

意境幾於無李杜，日中何處著元明。飛騰勢作風雲起，奇變見猶神鬼驚。掃除近代新詩話，猶恍諸天聞樂聲。茲事混沌與微妙，感人千載妙音生。

這是他對於詩的見解。我以為他的詩尙未能脫去舊詩的矩，襲另製他的所謂「新聲」。但他畢竟是環遊過世界的人，他的見聞廣而情志闊，故造詣較同時一班舊派的詩要高。

梁起超文名滿天下，卻不曾以詩鳴於時。可是他很好談詩，也很有些新見解。著有飲冰室詩話，及所作詩詞，編入飲冰室全集。（乙丑重編本）他說：『余尙不能爲詩。自戊戌東徂以來，始強學耳，然作之甚艱辛，往往爲近體律絕一二章，所費時日與撰新民叢報數千言論說相等。故間有得一二句頗自熹而不能終篇者，非志行薄弱，不能貫徹初終也。以爲吾之爲此，本爲陶寫吾心，若強而苦之，則又何取？故不爲也。』（飲冰室詩話）他於古詩人中，最佩服陸游。

### 讀陸放翁集

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  
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

『歎老嗟卑卻未曾』、轉因貧病氣噉。英雄學道當如此，笑爾儒冠怨杜陵。

(自注：首句用放句。)

朝朝起作桐江釣，昔昔夢隨滄海塵。恨煞南朝道學盛，縛將奇士作詩人。

『愛國尙武』，這是當時的一種思潮。——其實梁起超他自己也未嘗不想做一個愛國詩人。

自厲二首

平生最惡牢騷語，作態呻吟苦恨誰。萬事禍爲福所倚，百年力與命相持。立相豈恨無餘地，報國惟憂或後時。未學英雄先學道，肯將榮悴校羣兒？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爲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潮，更挈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還有比這兩首更好的詩。

舉國皆吾敵

舉國皆吾敵，吾能勿悲？吾雖悲而不改吾度兮，吾有所自信而不辭。

世非混濁兮不必改革。衆安混濁而我獨否兮，是我先與衆敵。闡哲理指爲非聖道

兮，倡民權曰畔道；積千年舊腦之習慣兮，豈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責，覺後是任。後者終必覺，但其覺遲今。十年以前之大敵，十年以後皆知音。

君不見蘇革拉底瘦死兮基督釘架，犧牲一生覺天下？以此發心度衆生，得大無畏兮自在遊行。渺軀獨立世界上，挑戰四萬萬羣盲。一役戰罷復他役，文明無盡兮，競爭無時停，百年四面楚歌裏，寸心炯炯何所櫻！

### 志未酬

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志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靡有止期，衆生苦腦不斷如亂絲，吾之悲憫亦不斷如亂絲。

登高山復有高山，出瀛海復有瀛海。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

雖成少許，不敢自輕；不有少許，多許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遠兮，其孰能無感於余情！

吁嗟乎！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無志！

他這種詩，用騷賦樂府格調，而能伸縮自由。是熱腸孤憤人語，可說慷慨豪壯。陳衍汪國垣都稱他的遊臺之作，我也最愛他的臺灣竹枝詞。他在新派詩人中頗有別創新體的傾向。祇因他不肯向這方面努力，所以他的成就止此。不過他已經算是這個時期最能用詩『陶寫吾心』的了。

還有嚴復和梁啟超一樣地不以詩名，可是他那薄薄的一部滄瑩堂時集裏面，也有些好詩。如哭林晚翠，贈熊季廉，侯生行，疇人，三月三日遊萬生園，書示子璿四十韻諸作，都很有些新意思，非他莫能辦此。這些詩太長了，不好作例，祇好引幾首短詩。

人才

人才鸚鵡能言日，世事蠶蟬脫殼時。如此風潮行未得，老夫掩淚看殘碁。

歐戰感賦

三年西字戰天驕，海上金銀氣盡銷。（自注：祇以英計，每日費金錢殆五百萬鎊，今則六七百萬鎊矣。）入永狃攻號潛艇，陵雲作鬥有飛韜。壕長地脈應傷斷，礮震山根合動搖，見說殤亡過十萬，不堪人種日蕭條！

他還有何嗣五赴歐觀戰歸出其紀念冊索題爲口號五絕句，也是評歐戰的，很有些見解，因爲他自己注釋的大長，無注又看不十分懂，所以祇好不引了。再引一首七律於此。

日來意興都盡今日涉想所至率然書之（三百錄一）

鎮日閑行鎮日思，吾生誰遣著斯時？千般作想古皆有，一味逃名我自痴。世界總歸強食弱，羣生無奈渴兼飢！茫然欲挫義和問，旋轉何年是了期？

他原來是上過萬言書的，何嘗不想積極用世？可是他後來的詩總常常流露他的厭世思想。他是有意無意地在唱他自己的挽歌的，『君子作歌，維以告哀，』他在新派詩人中，算是最悲觀的，最頹廢的了。

以下就要說到翻譯西洋詩的幾個人。

先說馬君武。他著有馬君武詩稿，共有詩一百三十一首，譯詩占三十八首。自序云：『……此寥寥短篇斷無文學界存在之價值。惟十年以前，君武於鼓吹新學思潮，標榜愛國主義，固有微力焉，以作個人之敬念而已。』他所鼓吹，所標榜的，這是他作詩的宗旨。倘然

他肯以其雄豪深摯之筆，表現他這種主張，未嘗不可以自開一派。但他終不肯以詩人自居，故所成就的如此微末。嚴復好以天演學說入文，他就好以天演學說入詩；嚴復翻譯西洋哲學，他就翻譯一點西洋詩。他譯有拜倫（Lord Byron）哀希臘歌十六首，貴推（Goethe）阿明蕪海岸哭女詩八首，米覽客三首，虎符（Thomas Hood）縫衣歌十一首。除縫衣歌用五言古風體外，餘皆用七言歌行體。縫衣歌後有劉復傳東華譯。哀希臘有蘇曼殊譯，用五言古風體。又有胡適譯，用離騷體。胡氏說：「……頗嫌君武失之訛，而曼殊失之晦。訛則失真，晦則不達，均非善譯者也。……」所以他把這首詩重譯了。

次說蘇曼殊，曼殊俗名玄奘，字子殺，小字三郎。姑名宗之助。先世爲日本人。祖父忠郎，父宗郎，不知其姓。母河合氏，生玄奘於江戶。玄奘生數月而父歿，母子無靠，有廣東人香山蘇經某商日本，因往相依。年十一，假父蘇某卒。年十二，入廣州長壽寺爲僧，法名博經，號曼殊，生於一八八四，死於一九一八。柳亞子爲編曼殊全集印行。

我常以爲近代有兩個詩僧，都是天分絕高，不甚讀書，卻會做詩的。其一爲敬安上



人，字寄禪，即世所稱八指頭陀，俗姓黃，湖南湘潭人。其一即曼殊上人。寄禪很見重於王國維鄭孝胥一班人，曼殊就很見稱道於現今文學界。

曼殊所譯詩，有拜輪 (Lord Byron) 的贊大海，(The Ocean)，去國行，(My native Land-Good night!)，哀希臘，(The Isles of Greece) 答美人贈東髮篦帶詩，(To a Lady) 星耶峰耶俱無生。(Line not the Stars and Mountains?) 彭斯 (Robert Burns) 的頌頽赤牆靡。(A Red Red Rose) 豪易特 (William Homitt) 的去燕。(Departure of the Swallow) 師梨 (P. B. Shelley) 的冬口。(A Song) 聖德 (J. W. Von Goethe) 的題沙泰達羅。(Sukontala)。陀露修 (Tora Dutt) 的樂苑 (Aprineual Eden)。

曼殊譯拜輪詩，自許：『按文切理，語無增飾。陳義惻惻，事辭相稱。』又他的與高天梅書云：『……有言謂拜輪足以貫靈均太白；師梨足以合義山諸古；而莎士比，彌爾敦，田尼孫，以及美之郎弗勞諾士祇可與杜爭高下，此其所以爲國家詩人，非所語於靈界詩翁也。近世文人均以爲泰西文學精華盡集林萊二氏故紙堆中。嗟夫！何吾國文風不競之甚也！嚴氏諸譯，納均未濟目，林氏說部，納亦無暇觀之。惟金塔剖尸記，普頌飄流記二書，以

少時曾讀共元文，故舊誦之，甚為佩服。幹如吟邊無語，不如歸，均譯自第二人之手，不諳英文，可謂譯自第二人之手，所以不及萬一。甚矣譯事之難也！前見辜氏（按指辜鴻銘）痴漢騎馬歌，可謂辭氣相副。顧元作所以知名者，蓋以其為一夜脫稿，且頌其君：錦上添花，豈不人悅？奈非如維拔氏專為倉生者何！此視吾國七步之才，至性之作，相去遠矣！惜夫辜氏志不在文學，而為宗室詩匠率其根性也。納謂凡治文學，須精通其文字。昔翟德逢人，必勸之治英文、此語專為拜輪之詩而發。夫以翟德之才，豈未能譯拜輪之詩、以非其本真耳。太白復生，不易吾言。……」在這裏我們可以略略知道他欣賞西洋詩歌的興趣，和他對於翻譯西洋文學的見解。

曼殊自言「思維身世，有難言之恫。」他把這種悲苦發之於浪漫生活，發之於小說，也發之於詩。

### 題拜輪集

秋風海上已黃昏，獨河道編弔拜輪。詞客飄零君與我，可能異域為招魂？

他的拜輪詩選自序云：「善哉拜輪！以詩人去國之憂，寄之吟咏；謀人家國，功成不

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他與拜輪雖說異地異時，而其心情上容有共鳴之處。拜輪有去國之憂，他又何嘗沒有去國之憂。但他畢竟愛中國，他曾作嗚呼廣東人一文。痛罵廣東人中的洋奴；他愧真不做一個愛中國的中國人呀！

再次，就要說到最近李思純的法蘭西詩選譯——仙河集。（二九二五，附印於學衡四十七期）

這個小小的集子裏共譯詩六十九首，代表法國自中古時代以及現存的詩人二十四人，每一詩人都由譯者略述其人格作風及生卒年月。又於每首之前，彷彿詩經小序體作一短每說明詩意。他有一篇自序，說明他選譯的動機，譯名的由來，譯時的方式，外附例言十一則，都很重要。他說「近人譯詩有二式。一曰馬君武式。以格律謹嚴之近體譯之。如馬氏譯露俄詩曰，「此是青年紅葉書，而今重展淚盈裾，」是也。二曰蘇玄瑛式。以格律較疏之古體譯之。如蘇氏所為文學因緣漢英三昧集是也。三曰胡適式。則以白話直譯，盡弛格律是也。余於三式皆無成見爭辯是非。特斯集所譯悉遵蘇玄瑛式者：蓋以馬式過重漢文格律，而輕視歐文辭義；胡式過重歐文辭義。而輕視漢文格律；惟蘇式譯詩，格律較疏，則原作之辭義皆達，五七

成體，則漢詩之形貌不失，然斯固偏見所及，未敢云當。『又說：『抑譯者尤有深意，則思藉此編以示譯詩之範圍。凡歐詩之不能翻譯，與勉強翻譯之必無結果，其理甚明瞭，特吾輩不能因此遂棄擲之。蓋吾輩雖不能得最良之方法譯之，而可以較良之方法譯之。所謂較良之方法者，即譯者須求所以兩全兼顧。一方法不能拋棄原義，而縱筆自作漢詩；一方面復不能拘牽墨守，以拙劣之方法行之，如法語所謂之逐字譯，(Mots à mots) 使譯文割裂，不成句讀。故矯此兩失，實為譯詩者之應所責任。斯集所譯之形式，即譯者對於今日繙譯歐詩一事，心目中認為較合於理之形式。……』這是他自述譯詩所用的方法。現在看他譯的詩。

拉芳丹 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

拉芳丹以寓言詩卓立千古，其詩以瑣瑣之事物，寓人生深微之至理，言簡

而意永於法國古詩中別開生面。……

老獅 Le Lion devenu Vieux

哀垂暮之英雄也。

獅子山林之雄，年老而失其威。回思舊日偉烈。掩淚不勝淒悲。苦見凌於臣僕。彼弱而衆乃強。既爲馬所蹄躐。復爲狼所齒傷。牛其以角觸之。羣相陵踐而驕。此獅瘦弱疲苦。但能大聲怒號。無奈委身任運。不敢更有怨辭。坐視塞拙之驢。自其洞口奔馳。獅子失聲長歎。『嗚呼此景誰堪。吾意得死爲樂。此景較死尤難。』

狐狸與雕像 Le Renard et le Buste

譏世之所謂偉人也。

世間多數偉人。實如假面登場。其貌固亦岸然。僅供流俗稱揚。疲驢不善判別。妖狐則洞燭之。看彼魁頌之態。之過矯飾所爲。適有偉人造像。半身雕鏤甚精。頭顱中空外偉。其大於常人。妖狐詳細諦視。不覺太息而言。『此頭之狀至美。惜無腦髓存焉。』嗚呼論及此點。世之偉人皆然。

波德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1813-1870)

波德萊爾爲哥體野之弟子。十九世紀法蘭西詩界之一異軍。所謂頹廢派 (Decadence) 象徵派 (Symbolism) 之中堅也。生平感受其師哥體野氏之藝術思想。又能著刻觀察歐洲近代物質繁富罪惡充盈之大城生活。遂成惡之花詩集。崇拜醜腐。歌頌罪惡。描寫獸性。刻畫汙穢。使人讀之。若感麻醉。若中狂疾。蓋純爲近代巴黎生活之寫真。故凡萊恩氏評之曰。『腦爲烟毒所薰。血爲酒精所沸。』足爲惡之花一集之確切評語。

凶犯之酒。Le Vin de L'assassin (凶人心理之解剖也。)

妻死吾自由。盡量飲不恤。當吾醉歸無一錢。彼呼使我腦髓裂。  
吾今榮貴爲國王。空氣清冽天色美。當吾婚戀時。其景亦如此。  
巖渴裂吾喉。急需飲爲先。墓中不識能飲否。此則不敢爲預言。  
吾將擲彼於井中。盡推井欄石壓之。居能爲此否。吾忘不自知。  
溫柔發銘誓。安能解此危。否儕安能復和好。儼如酩酊歡樂時。  
吾戀彼赴約。黑夜大道旁。可憐此豈竟如約。吾儕二人皆愚狂。

彼雖勞且疲。其貌尙嬌美。吾狂愛戀不能堪。故吾告曰：「汝當死。」  
醉人之羣中。誰識吾所爲。彼豈知吾黑夜時。曾殺一人而殮之。  
彼誠惡婦難戕生。其身堅似鐵鑄成。無冬復無夏。彼安知愛情。  
黑色媚術求生悲。大聲喊救何爲哉。毒瓶與眼淚。白骨之鳴哀。  
今夕自由而寂靜。吾拚醉死斷餘氣。無悔亦無懼。安然睡於地。  
吾睡如臥犬。車輪重千斤。滿載瓦石及泥土。其力儘足了吾生。  
絕碎吾之頭。吾身兩半截。上帝魔鬼及耶穌。吾終輕視罵不聲。

邵德 Alphonse Daudet (1840-1897)

邵德以小說名於十九世紀。詩亦美麗清澈。雖十九世紀中自然主義盛行。  
刻畫殘酷。而邵德之詩與小說獨多描寫天真柔美之事。其純美之態。清柔  
之音。短簡之體格。使人讀之心醉。

乳嬰 Aux Petits enfants (寫柔美之愛也。)

初生之嬰孩。小鼻小口腮。小唇半閉中。人皆顛慄。何柔何白。何嬌紅。

初生之嬰孩。錫汝福命佳。繡襖汝臥時。小重雛鳥。上帝福保。安琪兒。汝巨目澄鮮。匿彼素帛間。有笑亦有啼。汝之一切。無不美悅。人愛之。汝當嬌鳴時。輕吻撫惜之。秀白小鶯兒。汝何恩命。亦何幸運。能如斯。暖枕汝睡酣。夢中微笑間。有人傍汝言，低聲撫慰。『嬌雛安睡。余未眠。』此乃仙使聲，睡睡汝勿驚。雪翅覆汝眠。仙使之翼。撫慰不息。護守嚴。初生之嬰孩。汝自天國來。弱線纏汝軀。此線金色。繫汝魂魄。無垢污。汝在人家中。如花園圃紅。如星明碧空。如彼雨露。點滴斜注。蘆葦叢。汝福尚有餘。銀星遜汝妍。嬌花遜汝鮮。吾儕吁慨。汝皆具備。雪翅間。

我不諳法文，不能檢視原作。但看這種譯詩雖用文言，卻已另成一種體格；雖在中國詩裏，總會令人覺得生疏；不像馬君武蘇曼殊所譯，總覺得太像中國詩，似乎這是他譯詩的一種創格。（但從另一方面說，譯文還是蹇澀無味。）究竟這種譯法是否如他自己所說的較良之方法，可以做譯詩之範則？究竟他譯的詩是否做到會璞所說譯詩的五個任務？（一、理解

要確；二，音節要合；三，神韻要得；四，機趣要得；五，字句要切。）倒是一個直得翻譯界大家討論的問



題。

以上略述新派詩已畢。

現在我想憑着個人鳥瞰這個時期詩界的所得，指出他們一種共同的傾向。每個人的詩，都自有其特點，就是各有個性一語可以爲粗略的說明。不過同是生活在一個時代的空氣裏，當然有共呼吸共痛癢向地方。由這種共同的地方出發而產生的文學，產生的詩，找出其間共同的精神，共同的傾向，自是可能的事。

中國最近三十年，——自甲午以來，國民的生活上，真是起了一種亘古未有的激變，破壞了幾千年來固有的生活之秩序。這個可以從三方面觀察：第一，社會的方面，就是政治上的變化。自經甲午一戰，知道徒然有兵器兵船兵燹的改變。不改變政治法律的組織，中國是不能自存的。於是而有戊戌維新運動，而有要求立憲運動，而有辛亥革命的爆發，釀成今日社會上全盤混亂不安的局面，爲歷史上所未有。第二，物質的方面。就是直接關於我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的生活狀態。這個時期中國的農業經濟受了西洋工業經濟侵略的壓迫而生

動搖了。向來的手工業家庭工業因受西洋機器工業工場工業的壓迫而要破產了。帝國主義列強同時對中國加緊的榨，中國便變成了他們的次殖民地。民間日常生活的所需，小至一針一線，一根火柴，都是洋貨。眼中所見的鐵道輪船電線飛機，那樣不是外來的新奇的事物？第三，精神的方面，就是宗教道德科學文藝種種。自從西洋的學術思想隨着他們的物質文明之後來到中國，中國的舊思想，舊信仰，漸漸都生動搖了。最初王國維葉德輝之流都以爲『西人工商而已，無所謂學。』後來漸漸承認西人也有所謂學了，不過叫它做『西學』，以別於『中學』。什麼上帝耶穌的宗教，什麼聲光化電的科學，什麼民權自由的學說，什麼物競天擇的學說，什麼歐德魯俄小仲馬迭史司的文學，總之種種西學，使中國固有的思想信仰於相形之下而生動搖了。第一第二兩方面屬於外部生活，第三方面屬於內部生活，——精神生活。這個時期舊的生活之全部，已經十分顯現動搖，人人對於舊生活感覺一種朦朧的不安，感覺疲頓，感覺厭倦，於是生活上乃有新的要求。外部生活的種種物事，都是日趨新奇的了；同時關於內部生活的思想文學。也有求新的傾向。我所要說的這個時期詩界的共同傾向，正是這種求新的傾向，不過這種傾向祇是時代氛圍氣上的表示，並不會確立了一種時代

的目標。

再就詩的本身的歷史上觀察：舊體詩似乎已濟發展到了一定的限度，不能再一直向前的發展了，須得另求新的發展。因為自元明以來，未嘗沒有幾個富有天才的詩人，但他們的詩，所具的形式和音節，總逃不出漢魏六朝和唐宋人的範圍，儘管逃來逃去，還祇在這個範圍內兜圈子。末來中國的詩，自三百篇漢魏六朝以至唐人，各種形式很完備了。這種形式未嘗不好，但用得太久太熟子，規律也就愈嚴愈密；一面因其久與熟的緣故。就變成濫調，漸失其感人的力量；一面因其愈密愈嚴的關係，不能任意馳騁，為天才的作家所厭倦。而且老用這種形式來表現，則所可借此以表現的情感，似乎都為前人表現盡了，不能有新的表現，也不足以動人。於是旁逸斜出的天才，不甘為這種形式所束縛，祇好避開這種韻文的形式，率性旁逸斜出地別為詞曲，兩宋元明的詩餘，雜劇，傳奇的發達以此。但是做詩的仍要做詩，詩的形式祇好仍由傳統的形式。這是幾百年來詩人無可如何之事！所以到了晚清時候，略與歐美日本文學接觸，詩人得了一點新的刺激，就有新的要求了。詩界革命運動正是應這個要求而發生的。梁啟超說：『余雖不能詩，然嘗好論詩，以為詩之境界被「鸚鵡名士」』

（余嘗戲名詞學家爲「鴉名士」，自學過於尖刻，）古帶矣。雖有佳意佳句，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最可恨也。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爲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然後可。猶歸洲之地方已盡，不能不求新地於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爲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爲詩。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語句入詩。……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舊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於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瑰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惟此時所謂歐洲竟境語句，多物質上瑣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末之有也。……歐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尙且未輸入中國，況於詩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一詩界革命，一則詩運殆將絕。雖然，詩運無絕之時也。今日者革命之機漸熟，而哥倫布瑪賽郎之出世，必不遠矣。『夏感』這是在一八九八年作的文章，已經是三十年了。在目前看來，或覺平常淺薄得很，但在當時，我們就不能不佩服他的遠見。而且在他這一段話，已經揭出三十年來所謂新派詩人求新的一種傾向了。

王國運的憶昔行與胡吉士論詩說：『五十年來事事新，吟成詩句定驚人。』這話何嘗

不是？可惜他自己的詩句驚人之處，不在事革新，而在字字古！不過他也道破了這個時期詩界求新的傾向。樊增祥論詩說：『今當萬事求新日，故紙陳言要掃空。』可惜他的求新，他的掃除故紙陳言，不過換了幾個生僻的典故！黃遵憲給曾廣鈞的詩說：『廢君一月官書力，讀我連篇新派詩。風雅不亡由善作，道豐之後益矜奇。』他的新派詩也在矜其新奇。康有爲論詩說：『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又說：『意境幾於無字在，目中何處著元明。飛騰勢家風起雲，奇變見曾神鬼驚。』他頗有跳出舊詩範圍，另造『新聲』的宏願。總之：這個時期的詩界，無論新派舊派，都有求新的傾向，求新是他們一種共同的傾向。似乎他們都以爲『不新和不好，是同樣的意思。』

不過舊派所求的新，或如王國運章炳麟的字字古雅；或如陳三立的惡俗惡熟，不肯作一習見語，——江西詩派的『古體多詰詘不可誦，近體乃與私按識僻相等；』（章炳麟，國故論衡）或如樊增祥的不肯用眼前習用的故實，在典故上求清新，這都是關的『字面問題』，岔到歧路上去了！最初新派如譚嗣同夏曾佑諸人的新學詩，好用新舊約上的典故，填砌新名詞，也祇是注重『字面』，並不能別開生面，所以他們的詩界革命失敗了。到了黃遵憲，他

標舉的理想詩境，詩料，詩格，似已感覺詩向外形內容都有須得革新之處，於是乃有他和康有為梁啟超諸人以新事物新意境爲內容的新派詩。他如馬君武蘇曼殊諸人之譯西辛詩，何嘗不是一種好新好奇的表現？至於馬君武所說的『鼓吹新學思潮，標榜愛國主義，』這似乎可以說是當時新派詩人共同的一種心聲，也就可以說是他們代表著被壓迫的中國民族不甘屈服的一種喊叫，如果我們讀過了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蘇曼殊諸人的詩，總會感覺得到的。這是新派所以異於舊派的一種地方。求新的傾向是共同的，一派走向歧路，結果要走到絕路；一派似乎有可以走上大路的趨勢。但這條路究竟是不是將來學詩的人人必由的大路？這條大路的前途究竟是不是光明坦蕩？還有待於繼續走這條路線的人出作證明。不過我們有必須知道的，便是：這一詩派的發生，是隨著『立憲運動』而起的一種運動。現在的社會背景已和從前兩樣了，白話詩運動已經代替所謂新派詩運動而興。左翼詩壇的建立，亦已奠基於十年以來的白話詩運動之上。我想拿這個消息奉告給劉大白（他雖然十分堅決地反對鬼話文，但在一九二九年的當代詩文創刊號上，仍載有他的鬼話詩。）李思純二胡（胡先驥，胡懷瑾。）二吳（吳宓，吳芳吉。）一流詩人的，該不至有敗諸位的雅興罷。

## 四 古文的演變與新文體的發生(上)

三十年來的詩界，雖然很受著姚鼐曾國藩提倡宋詩的影響，但總不如同時期的古文界受著他們的影響更大更深。儘管你說這三四十年是古文的演變最快最大的一個時期，但在這種演變之中，愈可以看出他們的影響之大。因此我們不能不略略從他們說起。

姚鼐爲桐城三君子之一，或稱桐城派三祖之一。何謂桐城派？曾國藩說：「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蕭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櫨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而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咸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歐陽文忠公集序）何謂桐城三君子？陸繼輅說：「我自方望溪氏別裁諸僞體，一傳爲劉海峰，再傳爲姚姬傳。桐城一大縣耳，而有三君子接踵輝映其間，可謂盛矣！」（七家文鈔序）

曾國藩做古文，起初亦由桐城派入手。他雖然說過「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復吳南書）但他當時實在和姚鼐的弟子曾亮同在北京以古文著名，人家稱海曾。

又姚永樸說：「昔永樸先考慕庭府君嘗言吾鄉藏存莊孝廉入都，曾文正論古文法，存莊以惜飽軒遺書之，文正由是益肆力文章。」（文學研究法，江夫）我們由此可以知道他和桐城派的關係。所以他作聖哲畫像記，列姚鼐為古來聖哲之一；並說，「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可是曾國藩的造詣，實較姚氏古高。他的門下高第弟子又較姚氏弟子更多，更有名望。所以有人另稱他們為「湘鄉派」。黎庶昌說：「……至湘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為一塗，望攬衆長，轢蹄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羣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曾氏之學，蓋同於桐城，固知其與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廣已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也，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詞話，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備。其道相資，無可偏廢。」（黎庶昌古文辭類序）李詳說：「文正之文雖由桐城傳入手，後益探源揚馬，轉



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複字單讀，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憂焉有聲。此文正文自爲一派，可名爲「湘鄉派」。而桐城久在聲列。其門下則有張廉卿、裕釗，吳至父、汝綸，黎蕓齋、庶昌，薛叔松、福成，亦如顧、傅之四大弟子，要皆湘鄉中人也。」（論桐城派）我們讀此，可以知道湘鄉派和桐城派的淵源關係。陽湖派出於桐城派，力矯桐城派氣體的纖弱；湘鄉派出於桐城派，力矯桐城派規模的狹小。惟以湘鄉派後出，中興了桐城派，更發揚而光大之，替桐城派爭得不朽的光榮，而且湘鄉派在最近幾十年古文界的勢力最大。我們要評述這三十年來的古文，就不得不首先提及他們了。

曾國藩死於一八七二，（同治十一年）李元度死於一八八七，（光緒十三年）郭嵩燾死於一八九一，（光緒十七年）張裕釗、薛福成死於一八九四，（光緒二十年）接着黎庶昌死於一八九七。（光緒二十三年）桐城派——湘鄉派古文家最後的大師自然要推吳汝綸了。

吳汝綸死於一九〇三。（光緒二十九年）他在同時諸古文家中，比較思想最新，造詣最高。他在最近三十年古文界的影響最大。他說：『吳刻古文辭類纂，元版已燬，近欲集費付

印。曾文正公一生佩服借飽先生，於其自作之文尙有趨向乖異之處，獨於此書則五體投地，屢見於書札日記家書中。中國斯文未喪，必自此書；以自漢至今，名人傑作盡在其中，不惟好文者寶畜是書，雖始學之士亦當治此書。後日西學盛行，六經不必盡讀，此書決不能廢。

『答嚴幾道書』又說：『古文辭類纂一書，二千年高文略具於此，以爲六經後之第一書。此後

必應改習西學，中學浩如烟海之書行當廢去，獨留此書，可令周孔遺文綿延不絕。』西幾

道書又說：『中國書籍猥雜，多不足行遠。西學行，則學人口力奪去大半，益無暇瀏覽向時

無足輕重之書，而姚選古文則萬不能廢，以此爲學堂必用之書，當與六藝並傳不朽也。若中

學之精美者，固亦不止此等。往時曾太傅言，六經外有七書，能通其一，即爲成學。七者兼

通，則間氣所鍾，不數數見也。七書者史記，漢書，莊子，韓文，文選，說文，通鑑也。某

於七書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書，其一姚公此書，餘一則曾公十八家詩鈔也。但此諸書，必

高材秀傑之士乃能治之。若資性平鈍，雖無西學，亦未能追其涂轍。獨姚選古文，即西學堂中

亦不能棄去不習，不習則中學絕矣！世人乃欲編造俚書以便初學，此廢棄中學之漸，某所私

憂而大恐者也！』答嚴幾道書 答姚書作於一八九八，答嚴書作於一八九九，吳氏真是三十

年前的新人物！他提倡西學，他提倡譯書，他提倡辦學堂，他提倡留學外國，他以為此後西學盛行，六經不必盡讀，中學浩如烟海之書都當廢去，在三十年前有這種見解，敢說這種話，真不易得！但他卻不肯丟棄古文，他以為六經可以不讀，而姚選古文則萬不能廢，以此為學堂必用之書，他雖然也贊成言文一致，（答日本某君書）還曾替王照宣傳『簡字』，可是又怕人家編造俚文以教初學，因此面廢棄了古文。他自以為得桐城派的嫡傳，一直到老到死，深以不得桐城派替人為恨，果然，他死了，桐城派也就可算完了！

這個時期桐城派所以不振的原因，據我推測，其本身的原因有二。第一，桐城派變成了所謂古文家的空招牌，自從桐城派的光蔭照耀一世，古文家大都以桐城派相標榜。不求實際，徒慕虛名，結果反為桐城派之累。所以王先謙說：『宗派之說，起於鄉曲競名者之私，播於流俗之口，而後學者據以自便，有所作，弗協於軌。乃謂吾文派別焉耳！』（續古文辭類序）下焉者固以附驥尾為光榮；上焉者乃以續狗尾為恥辱。無怪乎最初吳敏樹就不肯居桐城派之名，後來王先謙吳曾祺李詳一班人就不得不力闢宗派之說了！第二，『所謂古文義』

法變成了古文的空架子。『義法』二字出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公之獲麟，約其文辭，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方苞刺取義法二字爲論古文。他說：『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卽易之所謂言有物，法卽易之所謂言有序也。必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書史記遺編卷後）又說：『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賦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評沈叔圖文）又說：『凡爲學佛者傳記，用佛氏語則不雅。子厚子瞻皆以茲自瑕。至明錢受之，則直如涕唾之令人殺矣。』（答程夢錫書）後來又有人把義法二字從經書中取得注脚，以爲：『書畢命曰：辭尙體要，——要卽義也，體卽法也。詩正月曰：有命有春，——春卽義也，命卽法也。禮記表記曰：情欲信，辭欲巧，——信卽義也，巧卽法也。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卽義也，文卽法也。』（文學研究法續編篇）古文家的所謂義法原來如此！錢大昕譏諷方苞實在不懂得古文義法，以爲方氏所謂義法，不過世俗選本之

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因此范罵方氏不讀書。（前研室文集與友人書）說得未免過火。但後來

學古文的人就真正不讀書，真正不懂古文義法！儘管他們大吹大播的口講義法，其實他們所講求的，至多只是法，不是義；祇是言有序，不是言有物；祇是形式上的體製修辭，不是實質上的思想意義；結果祇講求得一點形式上的空架子。所以陳甫雖說：『人不必桐城，文章則不能外於桐城。爲是文者，紆回稽縮，務使詞盡意不盡，以至詞意俱不盡，可不謂謹嚴有守者之所爲歟？』（送陳甫歸序）林紆卻說：『嗚乎！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信而不感者，

立格樹表，俾學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牽而瘵於盛年。其尙恢富者，則又矜多務博，舍意境，廢義法，其去古乃愈遠。』（送大學文科畢業諸學士序）李詳也說：『世之爲古文者，……僅知姬傳爲昔之大師，又皆人人所指明，遂依以自固。句撻字劑，於其承後轉換也

邪與矣哉！爲諸助子，若填匡格，不敢稍溢一語，謂之謹守桐城義法。而於姬傳所云疏理致據詞章三者不可闕一，則又舛焉背馳。』（論桐城派）綜觀他們的議論，我們可以知道桐城派末流所謹守的義法是什麼東西了。林紆所說的大老立格樹表，學者望表赴格，似乎即是李詳說的填匡格。陳甫所說的紆回稽縮，詞意不盡，換句話說，便是掉弄虛機。他如吳汝綸所傳的

湘鄉家法——『古文四象』，亦祇是玄虛的法象。這都是完全偏於法的一方面，即形式方面；而忽略了義的一方面，即實質方面。所以教人徒然學了一點關於體製格律等等的空架子，很少具有學術思想的真內容。像這樣的古文，真可以說是『桐城謬種』！

平心論之：桐城派的文章，『清淡簡樸』，『屏棄六朝駢麗之習』，『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這是他們的長處。但到了末流，祇抱著『宗派』的空招牌，守著『義法』的空架子。既不多讀古書，擷取古人的精華；又不隨時代而進步，從活潑的時代取得活潑的真理；所以祇能做出內容空疏，形式拘束，全無生氣的文字來。固然最初姚鼐就說過義理考據詞章三者闕一不可，後來曾國藩又益以經世有用之學。但一般文人大抵不肯讀書，也不識時務。梅曾亮雖然說過：『文章之事莫大於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至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不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之同以概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文亦已陳矣！」（答朱丹水書）

但吳敏樹卻說：『竊惟古文云者，非其體之殊也。所以爲之文者，古人爲言之道耳。抑非獨言之似於古人而已，乃其見之行事，宜無有不合者焉。』（與楊性曼書）林紓也說：『古於文者，必先古其心與誼。』（贈姚君懋子）一般古文家不僅作文要學古人說話，要說得像古人，便連自身也要變成古人，儼個活著的古人，這豈不是笑話？又，曾國藩似曾看到桐城派的經典——古文辭類纂，取材太狹，末流曾到空疏淺陋，故另編經史百家雜鈔。他的門人黎庶昌亦別爲續古文辭類纂。意在擴大姚選的範圍，以補姚選之不及。後來是曾祺編纂的涵芬樓古今文鈔，又更擴大了，更豐富了。（張印勳纂的古今文綜，也很選得精略。）但選本所選，終究有限，這類選本既出，後來學古文的人有了捷徑可走，誰也不肯多費力氣讀書，和留心時代了。何況新鮮活潑的時代已經不是『死文學』所能表現的呢！

這個時期也有兩個重要的古文家。但他們的重要，不在他們自己創作的文章，在他們運用古文翻譯西洋近世思想的書，或西洋近世文學的書，他們替古文延長了二三十年的運命。這兩個人，一爲林紓，一爲嚴復。以前翻譯西洋文字，大都不出宗教格致軍事一類的範圍

。自嚴復纔開始翻譯西洋近下思想的書，自林紓纔開始翻譯西洋近世文學的書。

嚴復字幾道，又字幼陵，福建侯官人。生於一八五二，（咸豐二年）死於一九二一。（民國十年）享年六十九歲。比林紓選生二年，早死三年。初入沈寶楨所設之船政學堂。於一八八八年派赴英國，入海軍學校，肆習戰術炮台諸學。他最擅長數學，又治倫理學，天演學，兼治社會法律經濟諸學。歸國後，初任海軍學堂教習。甲午召對，上萬言書。不用。歷海軍副將同知道員諸職。宣統元年設海軍部，特授協都統。尋賜文科進士出身，充學部名詞館總纂，以碩學通儒徵為養政院議員，又授海軍一等參謀官。民國初，為北京大學校長，歷充顧問參政及約法會議議員。後被列名籌安會，為六君子之一。他的一生經歷大概如此。

他譯的書共有九種。一，赫胥黎（H. Henry Huxley）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s Essays）二，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由論。（On Liberty）

後又改名羣己權界論。三，穆勒（John Stuart mill）名學。（System of Logic）四，

斯賓塞爾（H. Spencer）羣己權界論。（Study of Sociology）五，斯密亞丹（A. Smith

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六，孟



德斯鳩 (C. D. S. Montesquieu) 法意。 (Spirit of Law) 七、甄克斯 (F. Jenks) 社會通詮。 (History of Politics) 八、耶芳斯 (W. S. Jevons) 名學發見。 (Logics) 九、衛西琴 (Dr. Alfred Westharp) 中國教育議。 (論言真諦復回翻譯，東方雜誌二十二卷二十一號)

胡適說：『嚴復譯的書。有幾種——天演論，羣己權界論，羣學雜言——在原文本有文學的價值，他的譯本在古文學史上也該佔一個很高的地位。』又說：『他對於譯書的用心與鄭重真可做我們的模範。』 (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 不錯，嚴復譯真真用心，真鄭重，甚至『一居之立，旬月踟躕。』他的譯文，也真是很淵雅的古文。今舉天演論第一段爲例。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景，歷歷如在几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凱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人工未施，其藉微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陂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蒼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勢如爭長相雄，各據一坯壤土。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怒吹，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

每，旁午交扇，無時或息。上有鳥獸之踐喙，下有蟻喙之留傷。憔悴孤虛，旋生旋滅。苑枯頃刻，莫可究詳。是離離者亦各盡天能，以自存種族而已。數畝之內，戰事熾然，強者後亡，弱者先絕。年年歲歲，偏有遺留。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於何代。苟人事不施於其間，則莽莽榛榛，長此互相吞併，混逐蔓延而已，而詰之者誰耶？

他這種譯文最爲當時桐城派大師吳汝綸所激賞，以爲『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天演論序）『蓋自中士翻譯西書以來，無此鴻製。匪直天演之學在中國爲初鑿鴻濛，亦緣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答復幾道書）所以他老先生要『手錄副本，秘之枕中，』說是『雖劉先主之得荊州，不足爲喻！』不過當時也還有人覺得他這種文體不流暢銳達的。說是『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摹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繙殆難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歌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當與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況此學理窳陋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師受其益乎？著謹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也，非爲藏山不朽之名譽也。文人結習，吾不能爲賢者諱矣！』（新民叢報介紹新著原富）這種批評自是合理的。但他自己

卻有一種辯解。他說：『繙譯文體，其在中國誠有異於古所云者矣，佛氏之書是已。然必先爲之律令名義，而後可以喻人。設今之譯人未爲律令名義，闕然循西文之法而爲之。讀其書者乃悉解乎？殆不能矣。若徒爲近俗之解，以取便市井卿僻之不學，此於文界乃所謂陵遲，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遷遠之書也，非以餉學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一人，使其目未視中國之古書，而欲裨販吾譯者，此其過在讀者，而譯者不任受責也。』（與新長叢報記者論譯原富書）他的譯書原祇爲少數多讀古書的老先生閱讀，艱深一點，也自無妨。而且在當日要灌輸一班老先生一點西洋近世思想，也就祇好用古雅的文章來譯，並且還得附會一點中國古書裏的老道理上去，叫他們看得起譯本，因而看得起西學。所以吳汝論說：『今議者謂西人之學，多吾所未聞。欲諭民智，莫善於譯書。吾則以爲今西書之流入中國，適當吾文學靡敝之時。士大夫相矜尙以爲學者，時文耳，公牘耳，說部耳，舍此三者，幾無所爲書。而是二者固不足與於文學之事。今西書雖多新學，頗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之顧，民知之淪何由？此無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天演論序）在他自己也說：『風塵漸通，士知衒陋爲恥；西學之事，問塗

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諛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臆爲談，不審其實。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天演論譯者自序)我們可以想見當時一班老先生對於西學的態度。他卻首譯幾種西洋思想的書，想叫一班老先生改變頑舊自大，不求長進的思想，知道怎樣』討論國聞，審敵自鏡。』這還算是他的宏願，也就是他的卓識。

以下接論林紆的翻譯西學。

林紆字琴南，號畏廬，別號冷紅生。福建閩縣人。生於一八五二，死於一九二四。光緒壬午舉人。曾充京師大學堂文學教習。生平著述甚多。散文則有畏廬文集，畏廬續集，畏廬三集。詩歌則有蜀中新集，畏廬詩存。傳奇則有勾欄啼，合浦珠，天妃廟三種，筆記則有技擊餘聞，畏廬瑣記，畏廬漫錄，等種。(自作小說別論)

他的翻譯，從巴黎余花女遺事起，到最後止，共一百五十六種。出版的有一百三十二種。散見於小說月報第六卷至十一卷的有十種。原稿存於商務印書館未付印的有十四種。

在此一百五十六種中，英國作家的作品最多，六有九十三種。其次法國，共有二十五種。再次爲美國，共有十九種。再次爲俄國，共有六種。此外則希臘挪威比利時瑞士西班牙日本諸國，亦各有一二種。還有不曾明註何國何人所著的，共有五種。這五種之中，精鐵石麟移月記二種由中華書局出版。利俾瑟戰血餘腥記及精鐵盧戰血餘腥記二書由文明書局出版，黑奴瀕天錄不知由處出版。其他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就這些作品的原作者而論，較著名者有莎士比亞，(Shakespeare) 地孚，(DeFoe) 斐魯丁，(Fielding) 史委夫特，(Swift) 却而斯蘭，(Charles Lamb) 史的芬生，(L. Stenenson) 狄史司，(Charles Dickens) 史各德，(Scott) 哈葛德，(Haggard) 科南道爾 (Conan Doyle) 安東尼賀迫，【Anthony Hope】(以上爲英) 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 史拖洛夫人，(Mdm Stowl) (以上爲美) 顏勾 (V. Hugo) 大仲馬 (Alexan ler Dumas) 小仲馬，(Alexander Damasfil) 巴魯薩，(Balzac)，(以上爲法) 以及伊索，(Aesop) (希臘) 易卜生，(Ibsen) (挪威) 威司，(Wysg) (瑞士) 西萬提司，(Cervantes) (西班牙) 托爾斯泰，(L. Tolstoy) (俄) 德富建次郎。(日本) 在這些作家中，

其作品經林氏譯得最多者爲哈葛德，共有迦尚小傳，鬼山狼俠傳，紅礁畫槓錄，烟火馬等二十種。其次爲科南道爾，共有歐洛克奇案開場，電影樓臺，蛇女士傳，黑太子南征錄等七種。再次托爾斯泰有六種，爲現身說法，（Childhood, Boyhood and youth）人鬼關頭，（The Death of Ivan Ilyitch）恨樓青絲，羅利因果錄，社會聲影錄，（以上三種爲短篇小說）及情幻。小仲馬有五種，爲巴黎茶花女遺事（Le Dernier Camélias）鸚鵡緣，香鈞，情眼，血華鴛鴦枕，伊羅埋心記，狄更司有五種，爲賊史，（Oliner Tuist）冰雪因緣，（Dombay and Son）滑稽外史，（Nich las Nickleby）孝女耐兒傳，（Old Curiosity Shops）塊肉餘生述。（David Dopperfield）再次莎士比亞有四種，爲凱傲遺事，（Julius Caesar）雷差得記，（Richard III）亨利第四紀，（Henry VI）亨利第六遺事。（Henry VI）史各德有三種，爲撒克遜劫後英雄略，（Ivanho）十字軍英雄記，（The Talisman）劍底鴛鴦。（The Betrothed）華盛頓歐文有三種，爲拊掌錄（Sketch Book）旅行述異，大食故宮餘載。大仲馬有二種，爲玉樓花劫，（Le Chevalier De maison Rouge）蟹運郡主傳。（Comtess de Charney）其他僅有一種的，如伊索爲寓言，易卜生

爲梅擊，(Shosts) 威司爲鷓鴣記，(The Swiss Family) 西萬提司爲魔俠傳 (Don quixote) 地字爲魯濱遜飄流記 (Robinson Crusoe) 斐魯丁爲洞冥記，史委夫特爲海外軒渠錄，(Gulliver's Travels) 史的芬生爲新天方夜譚，(New Arabian Nights) 卻爾斯蘭爲吟邊燕語，(Tales from Shakespeare) 安東尼賀迫爲西奴林娜小傳，史拖洛夫人爲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 預勾爲維雄氣死錄，(Ninety-three) 巴魯薩爲哀吹錄，(係短篇小說集) 德富健次郎爲不如婦。這些作品除了科南過爾與哈葛德之外，其他大都是很重要的不朽的名著。(這個統計係根據邵振聲林翠南先生一文，見小說月報，第十五卷第十一號。)

在他的這些譯品中很得人家稱許的，爲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秋更同的塊肉餘生，冰雪因緣，賊史，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史各德的撒克遜胡後英雄略，西萬提司的魔俠傳，地字的魯濱遜飄流記，歐文的附掌錄等各書。其中又以巴黎茶花女遺事最早出，最享盛名，鼓起他翻譯小說的興致。本來那個翻譯本。文筆哀婉深摯，很覺動人。今引一段於此。係寫亞孟自述與馬克雙棲巴黎郊外匏止坪的生活。

馬克自是以後，竟弗談公爵，一舉一動均若防余憶其舊日狂蕩之態，力自洗滌以對

余者。情好日深，交遊盡息。言語漸形莊重，用度歸於撙節，時時冠草冠，著素衣，偕余同行水邊林下，意態蕭閑，人豈知爲十餘日前身在巴黎花天酒地中絕代出塵之馬克耶？嗟夫！情淺分短，余此時身享靈福，如在夢中。兩月以後，余二人足跡不至巴黎，巴黎遊客亦無至者。唯配唐巴與于斯里著巴二人時時見。時長夏鬱蒸，林木純碧。余與馬克臨窗瞻眺，覺二人情絲兩兩交糾，飛在林梢草際，微微游漾。此余生平所未享之艷情，亦馬克病中所不經之香福。飯餘無事，馬克輒握余所贈漫郎攝實戈小說，讀之不去手。然而猶時時得公傳書，馬克未聞焉，即以授余。讀公傳書，辭氣悽惋，防馬克心動，輒折毀之，不欲以苦馬克也。公傳見久無回書，自是亦不復至。余自思人生受一美婦人之憐，凡景物時光，若有縮而促之者，瞥然即過，當局竟不自覺。究之男子不知情愛，此心悠悠茫茫，在宇宙中似一奇零之人，殊覺寡味；而尤不顧散髮走失，旁及他物，須將情歎團聚一處，以溢注此美人之身，始情遂而意適。故余頭腦中滿裝一馬克之外，並不許更有盛滿之物與馬克爭余腦中位置。覺既愛此人。每日必有所愜心之事常至余前，逐日變易，無



一雷同，斯亦怪矣。余與馬克母值月明，輒依林陰而坐，夜氣沖融和悅，若將余二人鎔成一片者。向曉，簾深濃睡未寤，偶爲啼鳥驚覺，疑余身上之情傾吐不了，幻爲汪洋巨浸，合馬克深沉其中，偶出口鼻以受天氣，旋復墮溺水底，不可復出者。一日，馬克偶坐，若有淚容，余怪之。馬克曰：『亞猛，爾我二人情愛似非尋常。然余偶爾後顧，輒用悲涼。何者？人情不常。我愛亞猛，亞猛知之已審。設一日亞猛念余舊污，忽爾拂袖而去，又將如何？然吾領略雙棲滋味已久，心便安之，萬不能更攬新歡，斷我舊愛。』余曰：『誓之，永不負馬克也。』

胡適說。『林紓譯小仲馬的茶花女，用古文敘事寫情也可以算是一種常試。自有古文以來，從不曾有這樣長篇敘事寫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績，遂替古文開闢一個新殖民地。』  
(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 在林紓自己也頗以這個譯本自負。但他似乎還免不了一點頭巾氣。他在譯本上署名冷紅生。你看他的冷紅生傳：

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葉氏，顧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復，且木強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踉蹌匿隅。嘗力拒奔女，雖關自擇。嗣相見，奔者恆恨之。

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書倉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時。黃綠求見生，卒不許。鄰妓謝氏笑之，傾生他出，潛投珍餌，館僮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知，一日，羣飲江廐，坐客皆謝舊呢。謝亦自以爲生既受餌矣，或當有情，徧而見之，生遂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爲說僻不可近。生聞而長嘆曰：『吾非反情爲仇也。願吾福狹善始，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忘，人又未必能諒之，故寧早自脫也。』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志其癖也。生好著書，所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尤悽婉有情致。嘗自讀而歎曰：『吾能狀物態至此，寧謂木強之人果與情爲仇也耶？』

這篇短短的傳記，寫他自己的一生性情，似乎可以算得一種坦率的自白。他是一個多情的人，他不肯見之於行動，乃發之於文章，很熱情地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洪翠女郎傳，紅礁畫彙錄一類的小說。冷紅生傳，洪翠女郎傳序，都是他翻譯這類小說的心情

的寫照。我們要懂得他這樣心情，纔可以讀他這類的小說。他雖頗有幾分頭巾氣，卻肯翻譯這種東西，還敢訕笑『假道學』。他說：『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寧拘擊曲跼其身，盡日作禮

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則兩廡之冷肉薄漾於前也。」（橡湖仙影序）這是他比一般迂腐的老夫子究竟要高明的地方，也就是他能賞鑑西洋小說的原因之一。

他不懂西文，譯書全靠懂西文的人口譯。他譯得很快，「耳受手追，聲已筆止。」每日工作四小時，可以寫得六千字。他賞鑑西洋文學，全靠兩耳爲過道，很不讓於人家的用眼力。他說：『予嘗靜處一室，可經月。戶外家人足音，頗能辨之了了，而余目固未之接也。』

今我同志數君子，偶舉西士之文字示余，余雖不審西文，然日聞其口譯，亦能區別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其間有高厲者，清虛者，緜婉者，雄偉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歸本於性情之正，彰瘡之嚴。此萬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孝女耐兒序）而且他有時領悟

原文的意味。似乎還遠勝於能讀原文的口譯者。例如他評迭更司說：『英文之高者曰司各得，法文之高者曰仲馬。吾則皆譯之矣，然司氏之文絳襪，仲氏之文疏闊，讀後無復餘味。獨迭更司先生臨文如善奕之著子，間閒一置，殆千旋萬繞，一至舊著之地，則此著實先敵人，蓋於未胚胎之前已伏線矣。惟其伏線之微，故雖一小物，一小事，譯者亦無敢棄擲而刪節之，防後來之筆旋繞到此，無復叫應。冲叔初不著意。久久聞余言始覺。於是余二人口述，神會

，筆逐，綿綿延延，至於幽渺深沈之中，覺步步咸有意境可尊。嗚呼！文學至此，真足以賞心而怡神矣！」（冰雪因緣序）他很喜歡於小說序中發摭見解，評論文學，有許多大膽的議論。如以為迭史司與司各得諸人的小說，其妙處或高於中國左馬班韓的文章，或高於中國的紅樓水滸，這種議論，直叫一班輕視西洋無文學的老先生咋舌！不過他終究因為不懂原文，往往有節譯誤譯之處，很招人家的指摘。所以他祇說好：『急就之章，難保不無舛謬。近有海內知交，投書舉鄙人謬誤之處見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即有訛錯，均出不知。』（西利亞耶王別傳序）『即有訛錯，均出不知，』這是一個不審西文但能筆述的翻譯者說的老實話，也就是他的無可奈何的傷心語！

嚴復林紓同出吳汝綸的門下，世稱林嚴。他們的古文都可以說是桐城辰的嫡傳，尤以林紓自謂能謹守桐城義法。但他們所以在這三十年來古文界佔重要的地位，乃在他們能用古文譯書，把古文應用的範圍推廣，替古文開闢一個新世界，替古文爭得最後的光榮。

胡適說：『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還使

許多學他的人也用古文譯了許多長篇小說；古文裏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這是林紓在古文史上的一種大貢獻。

古文家愛說『文者貫道之器』，『文以明道』，『文以載道』等等體面話頭。可是自從韓愈以來，值得稱爲載道或說道一文的，實在不多。每一個有名的古文家的集子裏，差不多總有幾篇關於性與天道，宗經衛道的文章，或是所謂體國輕野以及尙論古人的大議論，雜在一大堆贈序諛人，傳誌誦鬼的文字裏。但大都是裝點門面的，甚或十分迂腐荒謬。乃至做一篇敬惜字紙說，（梅百英和祖山）還算新穎的說理之文。所以曾國蕃說：『古文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後漢南唐書）又說：『自孔孟以後，惟謙溪通書，橫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序，寥寥數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竟不能不離而爲二。邵意欲發爲義理，則當法經說理窟語錄割記，欲學爲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與劉雲仙書）他說古文不宜說理，道與文不能不離而爲二，不錯，拿腐儒的所謂『理』，所謂『道』，做得出什麼

好文章？這個時期的嚴復，不稱不滿意於韓愈的所謂『道』，而作關韓，還居然用古文翻譯了西洋說理遠隨之文，彌補了自韓愈以來古文不宜說理的缺陷——這許是嚴復在古文史上的一種大貢獻。

## 五 古文的演變與新文體的發生(下)

桐城派的衰微，和嚴復林圻的譯書文及其貢獻，已略如前述。現在接論章炳麟的述學文，和自梁啟超以來的論政文，——『新文體』的發生。

現在大家都稱章炳麟爲國學大家，在他自己又何嘗不以光大國學自任？他說：

上天以國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於今茲，三十有六歲。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繫素王素臣之迹是踐。豈直抱殘守闕而已，又將官其財物，恢明而光大之。懷未得遂，業於仇國。惟金火相革弊，則尤有繼述者。至於支那闔頌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緒，國故民紀絕於余手，是則余之罪也！

這是他的癸卯獄中自記。他直以爲個人的生死，關係國學的存亡。他說『上天以國粹付余』，這是何等傲岸自尊的誇大！加以他平日頗有一些怪脾氣，所以有人以他爲狂。或說

他有神經病，甚至直稱他爲章瘋子。但在他自己不獨不以爲悔，反而以能發非常可怪之議論的神經病者自豪（章太炎遺稿，吳報六號）。他是一個自視甚高的學者，很瞧不起人家，他論文很刻，不滿意於唐宋以來古文家，更不滿意於同時一般古文家，尤其對於林紓嚴復，大有貶辭。他說：

……韓昌錫柳所爲，自以爲古文辭，縱材薄不能攀姬漢，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遠。宋世與蜀六士志不師古，乃自以當時決科獻書之文爲體，是豈可並哉。……

僕重汪中，未嘗薄姚紹張惠言。姚張所法，上不過唐宋，然視吳蜀六士爲謹。（自注：參看曾少，此近代文所長。嘗陳政之說，與自珍之說，則不可同論。）僕視此雖不與宋祁司馬光等，

要之文能循俗，後生以是爲法，猶有壇字，不下墮於猥言醜辭，茲所以無廢也。並

世所見，王國運能盡雅，其次吳汝論以下，有桐城馬其視爲能盡俗。（自注：爾雅猶未能盡俗。）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於制舉，若將所謂曳行

作姿者也。紓視復又彌下，辭無消選，精彩雜汗，而更浸潤唐人小說之風。夫欲物

其體勢，視若蔽塵，笑若齟齬，行若曲肩，自以爲妍，而祇益其醜也！與蒲松齡相



次，自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司馬遷班固之言！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則復不得比於吳蜀六士矣！（與人論文書）

他以為嚴復林紓之文既不能雅，又不能俗，惟有王闈運能盡雅，馬其昶能盡俗。雅俗的標準難定，那末，他所說的也不必是定評了。即算嚴復林紓自己創作的散文，不能如湘綺樓的所謂古雅，抱潤軒的所謂謹嚴，但論他們的譯書文，在近代思想上文學上的貢獻，這豈是王闈運馬其昶所能企及的？

馬其昶之文尙遠不及王先謙繆荃孫二人之文的內容充實。也不若曹孟其逸辭的奇詭有趣。（王先謙姜濟寰章士釗李自勳諸人都極賞其文。）今不具論。惟有王闈運最享盛名，但論他的文章，最好也不過在摹古可以亂真。他以為『學古當漸漬於古。先作論事理短篇，務使成章。取古人成作，處處臨摹，如仿書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如此者，家信帳記，皆可摹古。然後稍記事，先取今事與古事類者，比而作之。再取今事與古事遠者，比而附之。終取今事爲古所絕無者，改而文之。如是，非十餘年之專功，不能到也。』（王志論文法答張玉真）他摹古的方法原來如此！他貶八家不得言文。他譏韓愈『自命起衰，首倡復古。心摹子雲，口誦馬遷，

終身爲之，乃無一似。」（王志，論文法，答陳完夫）他以為韓愈復古的所以失敗，乃在遺貌取神，所以他創神寄於貌，遺貌取神所得神之說。他主張求其貌似。他直以『優孟衣冠』爲喻。質言之，就是摹擬須當可以亂真。——此之謂『假古董』！他曾很鄭重地說：

余少學爲文，思兼單複。及作桂陽圖志，下筆自欲陵子長，讀之乃顧似明史，意甚惡焉。比作湘軍志，庶乎軼承祚，晚蔚宗矣。志銘小記敘，則置於晉宋之間，可以亂真。然常自責其有韻之文，以其本從詩出。如欲標榜吾文，非知己也！

（王志，論文，答陳完夫）

你看他這是何等地以摹古亂真自負！不過他畢竟是一個頂聰明的人，他知道一般愚人会把變戲法當真實，他怕他的門弟子會把師說當實話真言，把摹古當金科玉律。所以他不得不再三鄭重地相告：『余詩不可觀』，又說『如欲標榜吾文，非知己也！』

章炳麟雖然一面說王國維爲能盡雅，一面又說他『猶多掩映聲華，未能獨往。』（與鄧實）總之，他於同時文人都瞧不起。甚至連他尊敬的俞先生（樾）也說『其文竄濫，不稱其學。』（此語見民報十號，說林，校文士。章氏叢書，文叢卷一，說林下，將此語刪去。）晚清時候，曾有人把他

的文章刊入近世五十家，他大不以為然，寄書鄧實，深自表異。他以為文學之業，窮於天監。自梁以來，文日朽蠹。他『將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時。』他究竟認那個時代的文章為正則？不是唐宋八家以來古文，不是六朝文，也不是秦漢文，乃是魏晉文。他說：

或言今世慕古人文辭者，多論其世，唐宋不如六代，六代不如秦漢，今謂特論以魏晉為法，上遺秦漢，敢問所安？曰：夫言亦各有所當矣。秦世先有韓非黃公之倫，持論信善。及始皇并六國，其道已隘。自爾及漢，記事韻支，後世莫與比隆，然非所及於持論也。漢初儒者，與縱橫相依，逆取則飾游談，順守則主常論。游談放肆，而無法程；常論寬緩，而無攻守。道家獨主清靜，求如韓非解老，已不可得。

淮南鴻烈，又雜神仙辭賦之言。其後經師漸與陰陽家并，而論議益多牽制矣。漢論著者，莫如盛哉。然觀其駁議，御史大夫丞相史言此，而文學賢良言彼，不相割切。有時牽引小事，攻劫無已，則論已離其宗。或有郤擊如罵，侮弄如嘲，故發言終日，而不得所礙止。其文雖博麗哉，以持論則不中矣。董仲舒深察名號篇，略本孫鄉，為已條秩，然多傳以疑似之言。惜乎錫歌七略，其六錄於漢志，而輯略俄空

焉。不然，歐之謹審權量，斯有俞有者也。今漢籍見存者，獨有王充，不循俗迹。恨其文體激雜，非可諷誦。其次獨有昌言而已。魏晉之文，大體皆卑於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雜異，要其守己有變，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字句旁達，可以爲百世師矣。……

夫雅而不核，近於誦數，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近於驅鉗；肆而不制，近於流蕩；清而不根，近於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無其病者，莫若魏晉。……

效唐宋之持論者，利其齒牙；效漢之持論者，多其記誦；斯已給矣。效魏晉之持論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禦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學。（國故論衡，論式）

他主張舉魏晉學，他說持論『必先豫之以學』。他『將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這是自六朝唐宋以來一般文人不通小學，不剪浮辭，不能說理的一種反動。他的文章是學者之文。他是自乾嘉以來樸學家中最能持論的一個。他以為『文字本以代言，』『凡云文者，包絡一切著於竹帛者而爲言，故有成句讀文，有不成句讀文。』他以為文，筆，單，複，各有其用，不必分別。這都是很重要的見解。他還以為『不得以感人者爲文辭，不感者爲學

說，「以上均見國故論衡，學文總略」主張學說文辭合一，換一句話說，便是學者之文與文人之文合一。所以他的講學說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學的價值。

劉師培黃侃都嘗從章炳麟問學。劉氏的左倉集裏也不少述學名篇。他生於一八八四，光緒十年死於一九一九。民國八年論文以有韻偶行者爲主，曾作廣文言說，文筆詩筆詞筆考，與其鄉先輩阮元的主張略同。近來有人很恭維他的論文雜記，謂爲融清代經學史學文學諸家論文之長，以自成一家之言。又有人把他和阮元並稱，號爲『儀徵派』，以與桐城派對立。黃侃的文章世不多見。胡適說他祇學得章炳麟的一點形式，沒有『先豫之以學』的內容，故終究祇成了一種假古董。他於胡適這種批評頗表示不滿。你看他寫的這一封信：

鄭生大弟。昨示僕以胡適之在申報論近日文學，涉及於僕之辭，怪僕何以遂默默。

年來閉戶息紛，不觀雜報，藉非足下語我，雖使白首不聞胡君之教可也。胡君起自孤生，以致盛譽，久遊外國，尙知讀中國書，僕固未嘗不稱道之；而品毀古今，裁量人物，殆非所任；正使讓僕，亦何傷乎？而以默默爲病耶？少違嚴父之教，幸爲慈母因母嫡兄寡姊所憐，得至成立。性氣浮躁，不能潛心學問；徒恃靈明，弄

筆窮辭；雖水師說，無所裨益；授書橫序，渺有發明；斯不學之徵：胡君論僕，自爲知之不謬耳！人固有晚令，而僕自失供養以來，心事悽苦，無意問學。偶欲究聲音訓故之條例，求漢世經師之家法，而聞見苦於未廣，竊恐此生遂終廢棄，上負任三之恩。胡君雖欲刻厲僕，其如鯨塞之乘，無志千里可哉！僕聞街衢叫呼，懸旌自表者，非隋和之寶。僕之爲文，誠不豫之以學、何可諱言！抑胡君以文變天下之俗，其自祝學問未居何等耶？猥以假古董爲誦，蓋僞古僞新，其事均等。僕與胡君，分據兩塗，各事百年，不亦可乎？僕非不能以惡聲反諸胡君，竊見今之學者，爲學窮乎詢馬，博物止於鬥爭，故恥之不爲也。書此叩問無恙。侃曰。『答陳旦書』

他寫這封信，表面上似乎矜平躁釋，不與人爭；實則大有『心漬涌，筆手擾』之概。他說『僞古僞新，其事均等，分據兩塗，各事百年，』這是他與胡適不相菲薄不相師的一種表示。他這封信開端稱『某生大弟』，這可也不是現代人友生之間的稱呼套頭，你須知道他這也是要『遵古法製』的呀！

次論梁啟超以來的論政文。——「新文體」的發生。

孔老先生雖然說過『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一般讀書人遇著社會國家發生變態的時候，還是好議論政治的。秦始皇時，『諸生在咸陽者，或爲謠言以亂黔首。』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撻鼓，請起李綱。『明季東林復社，排擊閹宦。這都是讀書士子不滿於當時變態的社會國家，起而議論政治的好例。近代中國自經甲午之役大敗於日本，清廷腐敗的真相畢露，一班少年有志之士，已經從閉關自大的甜夢裏醒覺過來，意識雖然仍帶蒙朧，卻已認定一個非改革政治，不足以圖存的方向。於是大家起來談富強，談變法。其實中國自經鴉片戰爭，（一八四〇——一八四二）以後，未嘗沒有幾個比較眼光遠大，明白時勢一點的人，如魏源（海國圖志的作者）鄭觀應，

（盛世危言的作者）郭嵩燾，薛福成之流，都於時政有所論列，但都於政治上不曾發生大影響。

他們不獨不能造成風氣，反爲常時錮閉的風氣所排斥。甚至如郭嵩燾被人指爲『漢奸』，倥傯而死。（死於甲午之前三年）直到甲午以後，才有一般年少氣盛之士，激於報仇雪恥的義憤，於是談西學，談洋務，談富強，談變法，一時如風發水湧般的起來。例如康有爲的

『公車上書』，孫文的上李鴻章書，強學會保國會的組織，強學報時務報的發行，以及戊戌的變法，都足以表示當時的嶄新的士氣。戊戌的變法既遭守舊黨的反對而失敗，不久又經義和團的挫折，顛覆腐敗的清廷愈自表襟其不足與有爲。於是覺悟的人愈多。講時務，談政治，更成爲一時風氣。新民叢報一類論政的文章愈流行了。

那時候嚴復的天演論，康有爲的『三保論』，（包括他的保教保國保種的文章。當時和他調的人很多，我曾稱他們這派人爲『三保論者』。）譚嗣同的仁學，何啓胡禮垣的辨惑篇和新政始基，自然都於當時的思想界，各有其相當的位置。倘若論到文學上的影響，而開近代文學史上的新紀元，就不得不首推梁啟超 新民叢報裏的論政文了。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熊子鄉人。八歲爲文，九歲能綴千言，十二歲入學，十七歲中舉。後從學於康有爲，並從事於變法維新運動。民國時，曾爲司法及財政總長等官。生於一八七三，（同治十二年）死於一九一九，（民國十八年）他是近代文言散文——『新文體』的開山祖師。他是文學革命的先驅者。他幼年爲文，曾學晚漢魏晉，頗尙矜鍊；又曾學桐城派古文，喜讀姚氏古文辭類纂；同時還曾學八股文，以應科舉考試。他是



戊戌維新運動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失敗以後，寓居日本。初辦清議報，繼出新民叢報。所爲文章，既不似晚漢魏晉文，又不似桐城派文，也不似八股文，乃是這些文體的變種，另成他的所謂『新文體』。這種新文體從舊文體解放出來，誠如他自己所說，有幾種好處：一，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二，條理明晰。三，筆端常帶情感。具有使讀者特別感動的魔力。（清代學術概論，頁一四二）章炳麟所譏的『報章小說，人奉爲宗，』（新漢微言，頁六八）正是這種風行一時的文體。章氏以爲這種文體還不如他所輕視的桐城派，其實這種文體正從桐城派文八股文以及其他古體文演變而來，此桐城派古文更爲有用，更爲適合於時代的需要。而且這種文體上的演變——古文體的解放，新文體的發生，正是文學革命的第一步，是近代文學發展上必經的途徑。

這種新文體在純正的舊文學者看來，自然是看不上眼。章炳麟免不了要罵爲『墮於下流』，那是不消說了。張之洞因不喜歡這種文體，乃禁止吏民上書雜用由日本文裏稗販過來的新名詞。所以他的門人樊增祥在所上的壽序裏說：『如有佳話，不含雞舌而亦香；盡去新詞，不食馬肝爲知味。』還有葉聰說：『……獨怪今之談時務者，……筆舌掉罄，自稱支那；』

初哉首基，必曰起點。不思支那乃釋氏之稱唐土，起點乃吾人之解算文。論其語，則繙譯而成詞；按其文，則拚音而得字；非文非質，不中不西。東施效顰，得毋爲鄰女竊笑耶？」

（鄒園書札答人書）又有一位署名韓蟬子的，很推重林紘復的文章，對於梁啟超雖不直接加以攻擊，卻不得不說：『自夫已氏以攙合東語雜湊成篇之文字倡導學子，而後進承風，摹倣不已。至沿襲其屑淺語，率易說，而奉爲金科玉律，繆種流傳，校風漸染。此亦時文後之一厄也！』（林殿合鈔序）這顯然是瞄準梁啟超而放的冷箭。後來康有爲也說：『比歲舉國文章，背經舍史。穢語鄙詞，雜沓紙上。視之則刺吾目，引之則汚吾筆。蓋文字之義，與聲樂相通；鄙悖之聲，與國風相應。大雖既墜，淫哇鄙褻，能無亂乎？若其句不成章，語不成調，是謂俚語，豈曰成文？』又說：『或謂新法語文，宜於一致。豈知進化之理，一致者當使升鄙言以歸於雅音，豈可去雅言而從於俚言。詩曰：「鳴彼飛鴉，集我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是化鴉鳴爲好音，非易好音爲鴉鳴也。若易好音爲鴉鳴，是謂退化，豈可謂一致？推其所原，皆自東文來也。蓋日本文法長累過甚，彼以舊俗，既牽漢文，又加英文法，不得不然。我國數千年之文章，單字成文，比音成樂，雜色成章，萬國罕比其美，豈可自舍之？』

且以讀東書學東文之故，乃並其不雅之名詞而皆師學之。於是手段，手續，取消，取締，打消，打擊之名，在日人以為俗諺者，在吾國則為雅文，至命令皆用之矣。其他如崇拜，社會，價值，絕對，唯一，要素，經濟，人格，談判，運動，雙方之字，連章滿目，皆與吾中國訓話不相通曉。……若以難中國之舊人乎？抑以誇異文之新博乎？接前之文史則不相通，垂後之文史則不為爾雅。今之時流，豈不知日本文學皆出自中國？乃俯而師日本之俚詞，何無恥也！始於清之末世，濫於共和之初，十年以來，真吾國文學之大厄也！（仲綱瀧庵選在於全法歐美而盛與國粹）這些話雖非專為梁啟超而發，但他所撻擊的文體，正是梁啟超派的新文體。以上所陳，都是對於梁啟超派新文體撻雜俚語或日本語的撻擊。實在講起來，這種新文體不避俗言俚語，使古文白話化，使文言白話向距離比較接近，這正是白話文學運動的第一步，也即是文學革命的第一步。梁氏於此，可說有功無罪。至於撻雜日本語，或其他外來語，抑或創製新名詞，則是中外學術交換上必然的現象。外來學術大半於此土為新義，本國舊語不能正儼地表現新義，自不能不另鑄新詞，或者直用原來術語而譯其音。中國自漢晉至隋唐八九百年間，翻譯佛經，即是如此辦法。現在中國語文裏面，如因緣，果報，涅槃，刹那，

都是佛經語。日本人所編佛教大辭典，所收有三萬五千餘語。這三萬五千餘語，代表三萬五千餘觀念，都成了中國語文裏面的新成分，把中國語文的實質擴大了。最近二三十年間，中學的接觸日近一日，中國語文裏而加入的外來語新名詞也一日多一日，中國文的實質愈益擴大了。這是學術進步的一種好現象。那末，適合時代需要的新文體，雜用日本語或其他外來語，又有什麼不可呢！

還有對於梁啟超「筆端常帶情感」所生的影響而加以惡評的。例如胡先驕說：「梁啟超之文，純爲報章文字，幾不可語夫文學。其筆鋒常帶情感，雖爲其文有魔力之原因，亦在其文根本之癥結。如安德若論英國批評家之文，「目的在感動血與官感，而不在感動精神與智慧」故喜爲浮誇空疏豪宕激越之語，以炫人之耳目，以取悅於一般不學之「費列斯頓」，其一時之風行以此，其在文學上無永久之價值亦以此。」（評胡適之先生之中國文學史）這還不算十分厲害的惡評，還有比這個更厲害的，就要算嚴復的批評了。他說：「往者杭州將觀梁嘗謂梁任公筆下大有魔力，而實有左右社會之能。故言破壞，則人人以破壞爲天經；倡暗殺，則黨黨以暗殺爲地義。……大抵任公操筆交時，其實心救國之意淺，而俗諺所謂出風頭之意

多。莊生謂賤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法文豪蓋俄。（Victor Hugo）謂革命風潮起時，人人愛走直線，當者立靡。德文豪哥德（Goethe）戲曲有中鮑斯特（Faust）者，無學不窺，最後學符咒神祕術。一夜召地球神，而地球神至，陰森獷惡，六駭震動，問欲何爲。鮑大恐屈伏，然無術以退之。嗟乎！任公既以筆端攪亂社會，至如此矣，然惜無術再使吾國社會清明。則於救亡本旨又何濟耶！』又說：『任公筆原自暢達，其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爲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爲之一聳。又其時赴東學子，盈萬累千。名爲求學，而大抵皆爲日本之所利用。當上海時務報之初出也，復嘗寓書戒之，勸其無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聞當日得書，頗爲意動。而轉念乃云吾將憑隨時之良知行之。（自注，梁任公學主陸士，此極危險。）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談，驚奇所喜之論。至學識稍增，自知過當，則曰吾不惜與自己前言宣戰。然而革命暗殺破壞諸主張，並不爲悔艾者留餘地也。』』『嚴幾道書凡二五——二六，見其前十二期』嚴復直以爲梁啟超的筆端覆亡了滿清，攪亂了社會，至於說他所得於雜誌的錢爲造孽錢。這固未免言之過火，但梁啟超筆端的魔力之大也就可以想見了！

平心論之，梁啟超的思想較能隨時進步，亦好隨時發議論，故他的文章最多，而其影

響亦最大。那時海外的華僑，留學生，國內學堂裏的教師學生，尤其是報館裏的記者，都好讀他的文章，好像他這派文章。他們用這種文章來向當道上書，來向報館投稿，來談洋務，來談政治。又當日俄戰爭「一九〇四——〇五」以後，民主派的革命運動日一天天的增加聲勢。同時立憲派的君主立憲運動，也就漸漸的可以在國內公開的活動。這兩派的主張時常發生衝突。新民叢報代表立憲派，民報代表民主派，兩者對峙，做很激烈的論戰。其他國內報紙，及國外華子報紙，無慮數十種，也就形成兩派，論戰不已。（按公報中國報學史第四章第八節，列有兩派報紙表，可參看。）其時曾有立憲論與革命論之論戰一書發刊。這種論戰在中國是代散文史上有一種良好的影響，因為從此以後，謹嚴的，深厚的政論文學纔得成長。梁啟超的文章在這種論戰的時候，每因和他的論敵作戰而有進步，又每因自己年齡的增加，和時代進展而有進步。他說「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這正是他今日之我較昨日之我進步了的緣故。他在這樣進步的歷程中，漸漸脫去了早年浮誇，叫囂，堆砌，繚繞，種種毛病。迨章士釗的獨立周報，甲寅雜誌先後出世，時時和梁啟超論難，和一般談政治的人論難，還時時批評當時政治的現象。謹嚴的論政文，因之發展至於成熟了。也即是近代文言散文——「新文體」的成

熟。

章士釗曾留學英國，讀過一些關於政治法律的書。又好研究邏輯，又曾著過一本中國文法書。——中等國文典。他的文章既有學理做底子，有論理做骨格，有文法做準繩，又據他自己說，他好峻潔的柳文，故他的文章很爲謹嚴整潔。現在看他怎樣自述？

……愚於文，實無工力可言。其相解乘筆，紀事述意，不大虞竭蹶者，亦所憑天事爲多。且移用遠西詞令，隱爲控縱而已。……愚夙好柳子厚文，夫子厚文果胡獨異乎？以愚觀之，凡文自有其邏輯獨至之境，高之則太仰，低焉則太俯，增之則太多，減之則太少，急焉則太張，緩焉則太弛。能斟酌乎俯仰多少張弛之度，恰如其分以予之者，斯爲宇宙至文。子厚答韋中立書，自道文章甘苦。有曰參之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夫於氣則厲，於支則暢，於端則肆，於趣則博，於幽則致，於潔則著，相引以窮其勝，相劑以盡其美，凡文章之能事至此始觀止矣！就中潔之云者，尤爲集成一貫之德，有獲於是，其餘諸德，自帖然按部而來，故子厚

殿焉。愚見夫自來文家，美中所感不足，蓋莫逾潔之道未備。韓退之之孟東野書，一篇之中連用其字四十餘次。此科以助詞未甚中程，似不爲過。蘇子瞻論文，謂宜求物之妙，使了然於口於手，此獨到之見，恆人所無。然東坡之文，往往泥沙俱下，氣盛誠有之，言宜每不盡然。可見心知其境爲一事，至焉與否又爲一事，文之欲潔，其難如此。

然則爲之之道奈何？曰：凡式之未慊於意者，勿著於篇；凡字之未明其用者，勿廁於句。力戒襖糊，鞭辟入裏。洞然有見於文境意境，是一是二。如觀游湖之魚，一清見底；如番當屠之蛛。絲絡分明；庶乎近之。愚於志乎是，寧云已逮。

然文中不著不了之話。命意遣詞，所定腕下必遵之律令，不輕滑過。卒爾見質，意在而口不能言其故者甚罕。（自注，可意會不可言傳，似是文家避詞。）凡此皆愚癡有心得之處，所願與同道之士共起追之。是究如何？亦潔字訣而已矣。近聞山陰王書衡（廣通）謬稱愚文，謂曲而能達，略高時手一等。溢美之言，愚豈敢受！夫曲而能達云者，指凡文中自然結構，一一整然於胸，周旋折旋，筆隨意往，微無弗及，遠無弗



屈者也。此何等造詣，而愚能之？今天下不足是詣也特甚，其亦勉焉人矣！（文論）

他行文主潔，故言期有物，而不支蔓。他立論調和，故理尚執中，而不偏激。他『移用遠西詞令，隱爲控縱，』故他的文章精密，繁復，有點歐化的傾向。其實和他同時的政論家，如黃遠庸李大鈞高一涵陳獨秀張東蓀諸人都是不知不覺的做的這種精密的繁復的傾向歐化的古文。稍後一點，李劍農楊端六周禮諸人在太平洋雜誌裏做的文章都還如此。再後一點，他們就大家都用白話作文了。祇有章士釗反對白話文，還是不變從前的文體。他還狠自傲的說：『換掉映文增，歷二十年，所立體裁，自始未變！』（甲寅月刊十五號反動號）記得黃遠庸在甲寅雜誌最後的一期，寫信給章士釗說：

……自讀甲寅，佩恨交集。佩者以今日號稱以言論救世者，惟足下能副其實。恨者如遠之徒，乃亦列身言論之界，以點辱公等耳！每與同人論議，以爲今之作者，當惟足下。非惟名理通論，足以抉發隱微，生人哀感，即其文體組織，符於論理，亦足爲一大改革家。……鄉人瀟跡京塵，墮落達於極地。幸以圖窮匕見，亦不能不遁出於此咫尺之外。現卜居於滬，擬二三月已後，赴送遊歷，期以恢復人類

之價值於一二。蓋世事都無可談，即有所陳，猶之南北極人之相去，而乃互道寒暄，究其相去之度若何？此兩極人皆不能自喻，故費辭耗時，甚無謂也。……遠本無術學，濫廁士林。雖自問生平並無表見，然即其奔隨士大夫之後，雷同而附和，所作種種政談，至今無一不爲懺悔材料。……愚見以爲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其能九疇，亦祇能明夷待訪。……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徧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爲中世紀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

他這封信裏有兩個重要之點。第一，他不願論政了，懺悔以前論政的罪過。這時正是帝制說發生，輿論鼎沸的時候，他忽然離開北京，聲言不談政治，跑到美洲，是否別於意義在他明白表示之外？局外人不得而知。但實在講起來，論政非必罪過。不過那時候袁世凱預備備皇帝，籌安會正在籌什麼安，論政的文章祇有馮度的君憲救國論，古德諾的共和與君主論最占勢力。你便論『民國本計』，論『共和政治』，論『憲法』，『理想之制度與聯邦』，祇

要與當時帝制說相反，與復古潮流相違背，誰還理會到你？第二，他以爲論政既沒有用處，根本救濟在提倡新文學，以迄近文藝普遍四週；在介紹現代思潮，以保國人猛省，他已知道要做到政治改革，非先做到文學革命，思想改革，與一般人生出交涉不爲功。但是章士釗答他的信，卻以爲先要做到政治差良，然後纔能談到文藝改革。所以他說：

……提倡新文學，自是根本救濟之法。然必其國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線下，而後而社會之事可言。文藝其一端也。歐洲文事之興，無不與政事並進。古初大地雲擾，梟雄竊發，蹂躪宮舍，僇辱儒冠。幸其時政與教離，教能獨立。而文人藝士，往依教宗。大院宏祠，變爲學圃。歐洲古文學之不亡，蓋食宗教之賜多也。而我胡望者？以知非明政事，使與民間事業相容，即莎士比亞俄復生，亦將莫奏其技矣！

黃遠庸還於國民之公函，朱芷青徵賻序，消極之樂觀各文裏面，偶然表示他對於文學同意見，——攻擊舊文學。可惜不久他到了美國被人暗殺了，不及見到後來發生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章士釗雖然見到了，卻依然是和從前一樣的章士釗！

綜觀這個時期文言的散文之變遷，由古文以至新文體，其間演變的趨勢，有幾點值得吾人注意的，我以為是——

一 求實用去空談

崇實黜虛，確是這個時期文學變遷上一個重要的傾向。例如蔡德輝說的由時文（八股文）而策論，而時務報文，（國書札，與劉宅端黃部文兩生書。）這種文體上的變遷固然可說是步步求實用，去空談；即如維家論說的，由華夷文學，而策士文學，而邏輯文學，（近代中國文學思想之變遷）這種文學思想上的變遷，又何嘗不是步步求實用，去空談，至於胡適，則直以為這二十多年古文學的變化史：一嚴復林紓的翻譯的文章，二譚嗣同梁啟超一派的議論的文章，三章炳麟的述學的文章；四章士釗一派的政論的文章，這四派都是應用的古文。這一段古文學的勉強求應用的歷史，乃是新舊文學過渡時代不能免的一個階段。為文既注重實際的應用，從此文學必如何改革而後最能適合時代的實際需要，就成了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了。

二 文體的解放

由八股文裏解放出來，由古文裏解放出來，總形成了新文體。這

種新文體是把一切從來文學上的所謂『宗派』『義法』『戒律』……統統打得粉碎了。便是翼教叢篇裏的葉德輝，也祇得徒然慨歎一番：『……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有戴段畢阮之實事求是，而後有新學之猖狂；有桐城湘鄉文派之格律謹嚴。而後有今日時務報文之落籬潰決！』『與邵陽石辭六書』

### 三 文字漸漸通俗化

章炳麟說：『有通俗之言，有學術之言，此學說與常語不能不分之由。』又說：『有農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此文言與鄙語不能不分之由。』（正名雜義）

劉師培說：『近日文詞，宜區二派。一修俗語以啟淪齊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國家。』（論文雜記）

章劉兩人自己雖在做古雅的文章，但他們已知道他們那種文章只是士大夫的文章，保分國學的文章，少數人需要的文章，除了他們那種文章之外，須另有所謂『農牧』與『齊民』大多數人需要的，通俗的文章。這個時期的新文體，雖還不能即作為農牧齊民大多數人需要的文章，但它趨向於顯豁易解，不避俗語，已使語言文字二者間距離日益接近，這是顯然的事實。從此這種新文體，學校教本講義用它，新聞報紙用它，公私文書用它，應用的範圍最廣，祇因為它是比較最能通俗的了。

四 文法的講求。二三十年來，屬於所謂新文體的文章，類皆文理縝密，迥異前人。這是因為中外學術的接觸，知識思想日益進步；同時對於邏輯的研究，文法的講求，都有相當的進步的緣故。自馬建忠作文通直到楊樹達作詞詮，國內先後所出關於文法語法的書，已有好幾十種了。

上面所述的幾種趨勢，固然還祇算得如胡適所說的「古文範圍以內的革新」，但有了這種革新運動，給後來的白話文學運動作為先驅，我以為這一步工夫也是不可少的。因此我們不必菲薄這種古文家。即如章士釗在古人範圍以內的革新運動中，何嘗沒有重要的貢獻？可是他把自己所已得的為滿足，不能如梁啟超李劍農諸人一樣肯隨時代而前進，反而要為前進者的障礙，我們祇好慨歎於他所表現的『蝸強』了！

## 詞曲的提倡和小說的發展(上)

小說詞曲一向被人鄙視爲小道，末技，在文學之國裏，僅僅各得列於附庸的地位的。但在最近二三十年之內，小說詞曲的價值已經漸漸被人認識，其於文學上的位置也就漸漸要由附庸蔚爲大國了！

現在先說詞曲。

從前未嘗沒有人知道三百篇變而爲古詩，古詩變而爲近體，近體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曲。可是總少有人肯把詞曲的位置看高，還給他相當的價值。詞叫詩餘，名義較尊；曲屬俳優，更遭鄙視。元曲確是代表一個時代精神的文藝，但在元史裏面卻沒有曲家的傳，也不會提及曲。到了前清乾隆時候，紀昀等奉敕纂修四庫全書，他們纔把詞曲類著錄，殿於集部之末。還是要說：『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

相高耳。』又說：『……究厥淵源，實亦樂府之餘音，風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同屬附庸，亦本可全斥爲俳優也。』他們又以爲明人王圻續文獻通考，以西廂記等書記俱入經籍類中，全失論撰之體裁，不可爲訓。所以四庫全書裏面，於詞雖則列爲五類——別集，總集，詞話，詞譜，詞韻，於曲則僅列品題論斷之詞，及中原音韻，曲文完全不錄。不過同時還有黃文暘等編詞曲，焦循也肯抽其一部分考經證史的工夫博覽詞曲，作劇說六卷，搜集了前人論劇的材料不少。戲曲從這個時起，纔算漸漸取得學術上的地位。

最近二三十年研究中國舊戲曲的人就較多了。就中所得成績較大的，當推王國維和吳梅兩人。

吳梅（瞿安）曾爲北京大學東南大學詞曲教授。所著有顧曲塵談，（見文藝叢刊甲集，商務印書館出版），古今名劇選，詞餘講義，（均北京大學印本）及答饒他室曲叢等書。他是一個搜集古代傳奇雜劇最多的收藏家，他是現代惟一的舊戲曲作者。嘗譜無價寶雜劇，係爲祝秉綱屬題黃不烈魚玄機詩思圖而作。一時題詞者，有葉德輝朱祖謀曹元忠羅惇聶諸人，傳爲藝林佳



話。他還曾爲陳去病題徐寄塵女史西泠志秋圖，圖爲志秋之作。他用越調小桃紅一套，其中下山虎一曲，是從來曲家公認難於下手的。幽閨記下山虎原文云：

大家體面。委實多般。有限何曾見。懶能向前。他那裏弄盡傳括。恁般腦興。這裏新人忒煞虔。待推恁地展。主婚人不見憐。配合夫妻事。事非偶然。好惡因緣總在天。

曲中『懶能向前』句，『待推恁地展』句，『事非偶然』句，四聲一字不可移易，這種規律真是太嚴太難了。吳氏詞云：

半林夕照。照上峯腰。小塚冬青少。石欄絲數條。肥麥飯香醪。清明拜掃。恁三尺孤墳也守不牢。這冤怎樣了。土中人血淚拋。滿地紅心草。斷魂可招。你敢也挾氣英風在這遭。

他這曲子自認作得又精鍊，又自然。他自己曾說：『以較原文，似乎青出於藍，可見天下無難事。』不錯，作曲切不可畏其難，愈難愈容易好。曲律雖嚴，亦有可以通融之處。他曾屢屢以此宣示人們了。

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生於一八七七，死於一九二八。係於五月初二日，自沈於北京頤和園昆明池而死。（此時正值國民革命軍北伐，山東河南一帶戰事極烈的時候。他的遺書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他宣布自沈的原因不過如此。清廢帝却爲他特下哀詔，予諡忠愍。派員子傳前往奠醴，賞給陀羅經被，並賞銀二千元治喪。諡是：「孤忠耿耿，深創朕懷！」）有人說他是文學革命的

先驅者，有人說他是近代中國一個最重要的文藝批評家。但他在文學上最大的貢獻，乃在關於詞曲的研究一方面。他自述所以研究戲曲的原因說：「余所以有志於戲曲者又自有故。

吾中國文學之最不振者莫若戲曲。元之雜劇，明之傳奇，存於今日者，尙以百數。其中之文字雖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結構，雖欲不謂之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國朝之作者雖略有進步，然比諸西洋之名劇，相去尙不能以道理計，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獨志乎是也。」

（三十自序）他著有曲錄六卷，戲曲考源一卷，（均見戲園叢書）宋大曲考一卷，優語錄二卷，錄曲餘談一卷，（均見國粹學報）古劇脚色考一卷，（見國學叢刊）曲調源流表一卷，（見雪室叢書）宋元戲曲史十六章。（文叢叢刊甲卷）其中以最後一種爲他精心結構之作。自序云：「往者讀元人雜劇而善之、以爲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後人所不能髣髴

也。輒思究其淵源，明其變化之跡，以爲非求諸唐宋遼金之文學，弗能得也。……從事既久，續有所得。……予子歲莫，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寫爲此書。凡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所說明，亦大抵余之所創獲也。世之爲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貴於此學者，亦以此書爲多。非吾輩才力過於古人，實以古人未嘗爲此學故也。」他說世之爲此學者自余始，不錯，這部書是一部前無古人的創作。而且戲曲被視爲一種正式的專門學問，而加以研究，也似乎纔從這個時候開始。

王國維於詞學亦極有研究。他的人間詞話雖是一部寥寥不過四千多字的小書，可是『此中所蓄，幾全是深辨甘苦，慨心貴當之言，固非胸雖萬卷者不能道。……書中所暗示的端緒，如引而申之，正可成一龐然巨帙，『有如前平伯所評。』(重印人間詞話序)他論詞揭發『境界』說。他以爲最弱的『興趣』說，王士禛的『神韻』說，還不過說其面目，不若他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源。他說：『境非獨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他以爲『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

也。』又以爲『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無我之境，人唯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他又論詞有隔不隔之說。以爲『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裝束之態。』必如此，纔可以說是不隔，他論詩人與宇宙人生的關係，亦很重要。他說：『詩人對於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又說：『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以上所言，都是他論詞的精義所在。其他『明珠翠羽，俯拾即是，莫非瓊寶。』讓讀者自己去掇拾罷。

王國維自己創作的詞不多，有人問詞甲乙稿，後改爲茗華詞，並加入新作。外輯有唐五代二十家詞二十卷，尙未印行。他於同時詞人似乎都不在眼。於有清一代詞人，獨推納蘭性德。自述『雖所作不及百闋，然自南宋以來，除一二人外，尙未有能及者。』你可以知道

他是如何的自負了！樊志厚人間詞甲稿序云：「……夫自南宋以後，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國初諸老，非無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氣困於彫琢也。嘉道以後之詞，非不諧美也，然無採於淺薄者，意竭於摹擬也。君之於詞，於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於北宋喜永叔，少游，美成，於南宋喜稼軒，白石外，殆無所喜矣。痛詆夢窗，玉田。謂夢窗砌字，玉田疊句，一彫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歸於淺薄。六百年詞之不振，實自此始。及讀君自爲詞，則誠往復幽咽，動搖人心。快而能沈，直而能曲。不屑屑於言詞之末，而名句間出，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旨遠，意決而辭婉，自永叔以後，殆未有工於君者也。……」又人間詞乙稿序云：「……靜庵之爲詞，真能以意境勝。夫古今人詞之以意勝者莫若歐陽公，以境勝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兩渾，則唯太白後主正中數人足以當之。靜庵之詞，大抵意深於歐，而境次於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雲」，蝶戀花之「昨夜夢中」，乙稿蝶戀花之「百尺朱樓」等闕，皆意境兩忘，物我一體，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間。駸駸乎兩漢之疆域廣於三代，貞觀之政治隆於武德矣。……」這兩篇序都很推崇他。或說這兩篇序係他自撰，不過假名於樊。我以爲不見得他會如此標榜自己罷！他的詞以蝶戀花浣溪沙兩

調爲多。我最愛他這兩首。

蝶戀花

閱盡天涯離別苦，不道歸來，零落花如許。花底相看無一語，綠窗者與天俱暮。  
待把相思燈下訴，一縷新歡，舊憾千千縷。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浣溪沙

月底棲鴉當葉看，推窗跼跼墮枝間。霜高風定獨憑欄。  
爲製新詞髭盡斷，偶聽

悲劇淚無端。可憐衣帶爲誰寬！

現在再舉樊志厚序中所稱他的『合作』。

浣溪沙

天末同雲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江湖寥落爾安歸！  
陌上挾丸公子笑，座中

調醖麗人嬉，今宵歡宴勝平時。

蝶戀花

昨夜夢中多少憾：細馬香車，兩兩行相近。對面似憐人瘦損，衆中不惜牽帷問。

陌上輕雷聽漸隱，夢裏難從，覺后郵堪訊，蠟淚窗前堆一寸，人間祇有相思分。  
又

百尺朱樓臨大道，樓外輕雷，不問昏和曉。獨倚欄干人窈窕，閒中數盡行人小。  
一霎車塵生樹杪，陌上樓頭，都向塵中老。薄晚西風吹雨到，明朝又是傷流潦。

這幾首詞自然可以說是他的『合作』。至於是否果如樊序所說：『意境兩忘，物我一體，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間？』祇好待各個讀者自己去賞鑑好了。

這個時期著名的詞人不少。如汪國垣 光宣詩壇點將錄所列四塞水軍頭領八員——朱祖謀，王鵬運，鄭文焯，馮煦，文廷式，況周頤，王允曾，潘博都是。此外尚有趙熙 程頌萬 曹元忠 諸人。就中以王鵬運 死的最早，一八四九——一九四四詞名最大。自譚獻死後，（一八三二——一九〇二）他隱然為詞壇主盟。他提倡詞學，宏獎後進。朱祖謀 況周頤 都受他的影響最深。

王氏 字幼遐，號半塘。自號半唐老人，晚號鬻翁。廣西 臨桂 人。官至御史。據說：『直諫垣十年，疏數十上。大都關係政要。……時艱日亟，憤懣滋甚。……內性淳篤。接物』

和易。能爲普人清談，東方滑稽。往往一言雋永，令人三日思不能置。甫通朝籍，即不諧時論。致身言路，敢於抨擊權彊。夙不憚於津要，甚之者復百計中傷之。卒坎壈於仕途。……微尚蕭遠。其卷而外，嗜金石書畫，亦不以意必。惟博學詞學，生平調款抑塞，一寄託乎是。」（況周頤王蘭畹傳）朱祖謀云：「君天性和易，而多憂戚，若別有不堪者。旣任京秩，久而得御史。抗疏言事，直聲震內外。然卒以不得志去位。其遇厄窮，其才未盡厥施，故龔伊不聊之概，一於詞陶寫之。」（半塘定稿跋）王鵬運的性格，境遇，及其所以爲詞，大概如此。所著有半塘定藝二卷，半塘曠稿一卷，鷺翁集一卷，春熟吟一卷，味梨集一卷，庚子秋詞二卷。和其他幾種。還輯有四印齋所刻詞，共收兩唐以來詞十家，二十九卷，附錄七卷。其中東坡樂府二卷，係元延祐雲間本。稼軒長短句十二卷，係元大德廣信本。都很珍貴。他好蘇辛詞。他的詞受蘇辛的影響不小。我嘗以爲他一生坎坷，飽諳世味。又值晚清秕政，觀閔既多，受侮不少。故發而爲詞，蒼涼慷慨，頗有才士不平，壯夫扼腕之意。雖然有時也好用替代字，好掉書袋，像同時旁的詞家一樣，但他的魄力較大，很能運用他的天才，無怪乎近三十年的詞人都很推崇他了。





太深！

况周頤字夔笙，廣西臨桂人。光緒己卯舉人。生於一八五九，死於一九二六。（民國十五年）所著詞有第一生修楝華館詞五種，附錄一種，蕙風詞語五卷。及其他幾種。他學詞以王鵬運、朱祖謀爲師友。我以爲他在這三十年詞人中可占一個重要的位置，卻不一定在他創作的詞，而在他的研究詞學。他正式宣告詞學獨立，脫離詩國的附庸。他說：

沈約末書曰：『吳歌雜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石，作歌以被之。』按前一法即虞廷依永之遺。後一法當起於周末。宋玉對楚王問，首言客有歌於郢中者，下云其爲陽阿、薤露，其爲陽春、白雪，皆曲名，是先有曲而後有歌也。填詞家自度曲，率意爲長短句，而後協之以律，此前一法也。前人本有此調，後人按腔填詞，此後一法也。沿流溯源，與休文之說相應。歌曲之作，若枝葉始真，乃至於詞，則芳華益懋。詞之爲道，智者之事。酌劑乎陰陽，陶寫乎性情。自有元音，上通雅樂。別黑白而定一尊，亘古今而不敝矣。唐、宋已還，大雅鴻達。蒼好而麴精

之，謂之『詞學』。獨造之詣，非有所附麗，若爲駢枝也。曲士以『詩餘』名詞，  
豈通論哉！

他反對把詞叫做『詩餘』，說是詞係詩之賸餘。但詞名『詩餘』，已經算是『約定俗成』了，他祇好新話『詩餘』的意義。他說：

詩餘之餘，作贏餘之餘解。唐朝成一詩，夕付管絃。往往聲希節促，則加入和聲。凡和聲皆以實字填之，遂成爲詞，詞之情文節奏並皆有餘於詩，故曰『詩餘』。

世俗之說，若以詞爲詩之賸義，則誤解此餘字矣！

他從詞的淵源找出詞的意義和價值。他重新認定詞的位置，——在文學上有獨立的位置。這是在詞學史上的一大功勞。

他論作詞有三要，——重，拙，大。重是不輕，拙是不巧，大是不纖。他論詞貴真。以爲真字是詞骨。情是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脫稿。又以爲詞貴自然。他說：『填詞之難，造句要自然，又要未經前人說過，自唐五代已還，名作如林，那有天然好句留待我輩驅遣？必欲得之，其道有二：曰性靈流露，曰書卷醞釀。性靈關天分，書卷關學力。學力果充，雖

天分稍遜，必有資深逢源之一日，書卷不負人也。』這都是很重要的見解。現在再介紹他的『詞境』說，和『詞心』說。

入靜簾垂，鑑會香直。窗外芙蓉殘葉，颯颯作秋聲，與砌蟲相和啻。擘梧腹坐，滿懷思機。每一念起，輒設理想排遣之。乃至萬緣俱寂。吾心忽豁然開朗如滿月，肌骨清涼，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時若有無端哀怨，根觸於萬不得已。卽而察之，一切境界全失。唯有小窗虛幌，筆牀硯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詞境』也。

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卽『詞心』也。而能以吾言寫吾心，卽吾詞也。此萬不得已者由吾心醞釀而出，卽吾詞之真也。非可強爲，亦無庸強求，視吾心之醞釀何如耳。吾心爲主，而書卷其輔也。

書卷多，吾言尤易出耳。

這都可以算是過去社會老派詞人甘苦有得，懣心當理之言。我以爲填風詞話的歷史價值，殊不在人間詞話之下！

這個時期詞曲史的重要，不在一般文人創作詞曲的成績，乃在一般詞曲學家對於詞曲的研究和提倡，詞曲在文學上的位置重新估定，——漸由文苑的附庸取得獨立的地位。詞曲的價值益被人認識了，研究詞曲的人也愈多了。同時搜集，翻印古代詞曲的人也日見其努力。

（如費池對世所翻刻的暖紅室刻傳奇，賜書、皇朝訂曲譜，武進董康印行的盛明雜劇，雜劇千段錦，書寶印行的有元曲選，元曲大觀，仁和吳昌綬校刻的雙照樓宋元明詞四十種，以及前舉王陸諸家所刻的詞，都是詞曲上可貴的材料。有些絕少流傳的本子，現在都成了通行本了。只是有的定價太貴。）到了文學革命運動起來以後，新進研究詞曲的人似乎要轉到一個新的方向。他們這種研究工作的目的，不是爲的保存什麼國粹，也不一定爲的特別欣賞這種藝術，乃是研究詞曲在韻文上的變遷，及其使用活的語言之技術，爲創造新的詩歌新的戲曲一種有力的參攷。因此，有些從事戲劇運動的人。以爲要創造中國戲劇，應以現有京劇乃至崑劇、元雜劇爲根據，尋覓其沒落的徑路。開發其原有或應有之精神，對於其形式施以改造，使它能夠多量吸收新的要素。田漢氏便是如此主張。也有些新詩人的作品，在韻律方面，甚至意境方面，都想受詞曲上一點有益的影響。如胡適氏研究詞曲，他的新詩也就有些詞調了。這便是一個好例。



## 七 詞曲的提倡和小說的發展(下)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虞初爲漢武帝時候的方士。倘若他的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有合於現在所謂小說的條件，那末，中國的小說算有兩千多年的可資的歷史了。漢書藝文志以爲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把小說家列於十家之末，著錄者凡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這是小說最初取得學術上的地位。下過兩千年來學術界的看小說，總是沿用班固的眼光，看作『稗官』『小道』。直到最近二三十年來一般人看小說。纔另換了一副新眼光。小說纔給人家瞧得起。便是最被人家侮辱的『下等小說』，如大鼓，寶卷，俚曲，小調之類，也值得大學裏的專門研究。小說史上開展了一個新的時期。小說在這個時期真是大大的發展起來了。這可以分作幾方面來說：

A『小說界革命』——首先喊出『小說界革命』這一個嚴重口個的人爲梁啟超。他作論小說與羣治的關係，以爲『今日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故欲新道德，必先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有新人心，必新小說；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同時他還主撰新小說，每月出版一冊，於日本橫濱發行。『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這句話由他說起出來了。他們宣布的宗旨，說是『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非前此誨謠誨盜諸作可比。』這顯然還含有政治上的意味。梁氏自作的新中國不來記。固是一種不完整的政治小說；梁氏作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也是他揭發『小說界革命』的另一宣言。想借小說鼓吹政治思想，成了那時小說界的一種重要的傾向。獨立憲派刊物上的小說如此，革命派刊物上的小說何獨不然？稍後一點，林紓翻譯西洋小說，還是常常於其小說序中發揮他那種老新黨的愛國思想，政治主張。這是滿清末年，因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君主專制的政治局不能繼續支持，愛新覺羅氏的國祚快要告終的一種朕兆。



B 小說的創作和翻譯——林紓的翻譯小說，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了。這裏要說到伍光建

(昭隱)的翻譯。他先後譯有 A. Dumas 的俠隱記，續俠隱記，Niccolo，Machiavelli

的羈術，E. C. Gaskell 的克蘭佛，C. Dickens 的勞苦世界，H. Fielding 的大偉

人威立特傳，等種。最初他用筆名君朔，讀者多不知道他的真姓名。胡適說……：『中國人

能讀西洋文學書，已近六十年了，然名著譯出的，至今還不滿二百種。其中絕大部分不出於

能直接讀西洋書之人，乃出於不通外國文的林琴南，真是絕可怪詭的事！近三十年來，能讀

英國文學的人更多了，然英國名著至今無人敢譯，還得讓一位老輩伍昭展先生出來翻譯克蘭

弗，這也是我們英美留學生後輩的一件大恥辱。英國文學名著，上自 Chaucer，下至 Har-

ry，可算是完全不曾有譯本。莎翁戲劇，至今止譯出一二種，也出於不曾留學英美的人。

近年以名手譯名著，止有伍先生譯的克蘭弗，與徐志摩譯的贛第德兩種。故西洋文學書的翻

譯，此事在今日直可說是不曾開始！……近幾十年中譯小說的人，我以為伍昭展先生最不可

及。他譯大仲馬的俠隱記十二冊，（從英文譯本的）用的白話最流暢明白，於原文最精警之句，

他皆用氣力鍊字鍊句，講嚴而不失為好文章。故我最佩服他。』（致孟益先生書，真美善雜誌第一

卷第十二期。)讀此，我們可以略知伍光建的翻譯文學的成績了。還有魯迅周作人的翻譯小說，從最初的域外小說集起，直到最近翻譯的歐美日本小說，也很重要。至於這幾年來纔動手翻譯外國小說的人更多了，創作小說的人也更多了，這是文學革命運動起來以後的一種現象。這裏暫不敘述。往下要說的，祇是文學革命運動以前二十年間的小說作品。

這個時期的小說作家如林。要是如羅家倫所論，分爲三派，第一是黑幕派，第二是濫調四六派，第三是筆記派，(內容可分四支：一支是言情的，一支是神怪的，一支是技藝的，一支是故事的。)這麼嚴格說起來，這些作品大都缺乏文學上的價值，故殊不重要。(今日中國之小說界，新潮第一卷第一號。)若是如胡適所云：『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鍊生三人而已)。』一項。此無他故，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摹倣古人，(三人皆得力儒林外史，水滸，石頭記，然非摹倣之作也。)而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況，故能成真正文學。其他學這個學那個之詩古文家，皆無文學之價值也。』(文學改良芻議)那末，那幾部『實寫今日社會之情況』，可以看作儒林外史式的『諷刺小說』，就算得這個時期很重要的文學作品了。不錯，這些作品的重要，正在它頗能『實寫今日社會之情況』，頗能顯示

這個時代的暗淡的陰影。原來這個時代從甲午之役，中經戊戌政變，庚子八國聯軍之役，滿清政府的腐敗，黑暗，暴露得無遺了。這樣的政府何能應付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一般不識不知的老百姓，遺祇知道『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有識之士，急進一點就倡革命排滿，緩進一點就要求立憲圖強，所走的路線不同，對於當時政治的現狀不滿意，則無二致。有幾部儒林外史的諷刺小說，便於這樣的時代情況之下產生。好像時代稍前一點，金和的做『諷刺詩』，是因為『在諸公有是韜鈴，斯吾輩有此筆墨，其糜穢略相等』一樣，都自有其時代背景。不過這種小說，對於政治社會，務在揭發幽隱，指摘弊惡，往往容易過火，近於徒逞私見罵人，不能保持公心諷世的態度。所以魯迅把這種小說叫做『譴責小說』，以別於諷刺小說之儒林外史。（中國小說史略，清末之譴責小說）現在把這種小說幾個重要的作家略述於次。

李寶嘉字伯元，江蘇上元人。別號南亭亭長，生於一八六七，死於一九〇六。曾居上海，辦有指南報，遊戲報，海上繁華報，為上海的小報之始倡者。吳沃堯說他的小說『以開智誦諫為宗旨。憂夫婦孺之夢夢不知時事也，撰為庚子國變彈詞；惡夫仕途之鬼域百出也，

撰爲官場現形記；慨夫社會之同流合汙不知進化也，撰爲中國現在記，及文明小史，活地獄等書。」（李伯元傳）他的小說以官場現形記爲最有名。今書共六十回。聯綴許多官場話柄而成，人多事多，若斷若續，對於當時腐化的官僚，痛加譴責，把他們比做仇讎，比做盜賊，其至比做畜生，不齒於人類。我曾說過：清代的官僚最爲腐敗。卑鄙，貪污，顛預，凶狠，無所不用其極。有幾次民間的騷亂，都可以說是『官逼民反』。到了末葉，外交著著失敗，政治依然黑暗。國家的憂患日亟，官僚的腐敗愈甚，損官賣缺的風氣盛行。官場現形記便是代表這樣官治之下的民間口碑，作者的一篇自叙，便是他對於這種官治的德政頌！倘若我們說是：水滸傳所寫的是專制政治下的所謂貧民階級，盜賊社會；儒林外史所寫的是科舉制度下的所謂智識階級，文人社會；都可以看作社會史料；那末，官場現形記也是一部最好的社會史料，它所寫的卻是那時最下流的上流社會，——官場。它所寫的官場現象，正是滿清的亡國現象。『國家之敗，由官邪也，』這句古話，頗含有幾分真理。

吳沃堯字小允，又字爾人，一作跽人，別署蘭閣，或跽塵。廣東南海人。生長佛山鎮，因自號我佛山人。生於一八六七，死於一九一〇。性個儻豪放，不可羈勒。曾客居山東，游

歷日本，都不當意。最後寓居上海。曾主撰月月小說。所作小說，有電術奇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命奇冤，恨海，近十年之怪現狀等種。其中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書最爲人所稱道，最初曾載於梁啟超主撰的新小說上面。全書共一百〇八回，以自號九死一生者爲主人公。爲什麼叫作九死一生呢？本書第二回裏面有一段解釋道：『我是好好的一個人，生平并未遭過大風波，大險阻，又沒有人出十萬兩銀子的賞格來捉我，何以將自己好好的姓名來隱了，另外叫作什麼九死一生呢？祇因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回頭想來，所遇的祇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魍魎魍魎。廿年之久，在此中過來，未曾被第一種所蝕，未曾被第二種所啖，未曾被第三種所攫，居然都避了過去，還不算九死一生嗎？所以我這個名字，也算是我自家的紀念。』這可以看出作者所抱的譴責的態度。書中歷敘二十年中所見所聞社會間種種怪狀，上自朝廷士大夫，下至販夫走卒娼優，無不收羅。體製大致與官場現形記相髣髴。

吳沃堯和李寶嘉爲朋友，都以寓居上海做小說著名，爲海上小說家之最初有名者。他們的小說既都好譏彈時政，攻訐社會，機鋒所指，大快人心。一時倣效他們的作品甚多。不

過大都如魯迅所云：「徒作譏訶之文，轉無感人之力，其下者，乃至醜詆私敵，等於謗書；又或有嫚罵之志，而無拏寫之才，則遂墮落而爲「黑幕小說」。如中國黑幕大觀，北京黑幕大觀，上海黑幕新編之類，就逕直用「黑幕」做書名了。其他用「現形」或「怪現狀」做書名的以及同性質的書還很多。這類黑幕式的小說，肇端於光宣之交，盛行於袁皇帝時代。民國四年，時事新報至發廣告，徵求「中國黑幕」。由諷刺小說變爲譴責小說，出於時勢要求；由譴責小說墮落而爲黑幕小說，也是時勢使然。原來辛亥革命本不徹底，所謂「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清廷遺留下來的腐敗分子——老官僚，北洋軍閥，重登了政治的舞台。袁世凱正是這些腐敗分子的代表者。他雖在做民國的總統，但他一切政治的設施，則在重建帝國，自己做大皇帝。他不但肯建設新社會，新國家，還在拚命地提倡舊思想，維持舊社會，一心一意地復古。壓抑民氣，箝制輿論，使人敢怒而不敢言。黑幕小說便於這個時候盛行一時。因爲這種東西可以說是舊思想的結晶，在舊社會中纔有此產物；同時又是造謗洩憤，或是暗地裏指摘時政的一個妙法；又可把它作爲消閒或賣錢的生活；所以某某黑幕大觀，某某趣史，某某外史，某某之秘密，以及各種同性質的作品都出來了。民國五年，范源

廉儆教育總長的時候，曾經會同內務部查禁這類小說數十種。他如梁啟超的告小說家，錢玄同的答宋雲彬論黑幕小說書（新青年六卷一號）周作人的論黑幕，再論黑幕（新青年六卷二號）都爲這等小說而發。

劉鶚字鐵雲，江蘇丹徒人。精數學。長於治河。爲人放蕩不守繩墨，卻好讀書。曾行醫於上海，又改而經商，都不得意。一八八八年河決鄭州，他以同知投效吳大澂中丞，治河有功。後遊北京，上書請修鐵道。又請開山西鐵鑛，事成，人言賄賂，指爲「漢奸」。一九〇〇年——庚子之役，京畿大饑。他以賤價買太倉米於俄軍，救活北方飢民不少。過了幾年，被人舉發，政府料以私售倉粟之罪，充軍新疆而死。（一八五〇——一九一〇）他爲近代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所作小說爲老殘遊記，署名洪都百鍊生。自叙……雖曠爲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爲蒙叟之哭泣，史記爲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爲杜甫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質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棋局將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他想借

老殘遊記發抒自己對於身世，家國，明會，種教，的感情。就是要代替他由這種種感情而生的哭泣，全書以鐵英號老殘者爲主人公，敘述他遊歷的見聞言論。其實老殘便是作者朦朧的影子。書中寫官吏的罪惡，指出清官的可怕，甚於臧官。以爲『臧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爲非。清官則自以爲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第十六回自評）又寫瑣姑攻擊宋儒天理人欲之辨，違反人之本性，真是自欺欺人。這都是很重要的見解。其他寫景狀物也很有獨到的地方：如寫大明湖的秋景，黃河冰凍的景象，王小玉唱害的韻味，都可以看出作者描寫的技术來。

曾樸字孟樸，江蘇常熟人，前清舉人。所著小說有孽海花，署名愛自由者起發，東亞病夫自述。已成兩編，十卷，共二十回。愛自由者係他的友人吳江金天翹，發起此書，自己做過四五回，始由曾樸繼續來做。書中以傅彩雲主人公。彩雲爲蘇州名妓，年十三，隨姊居上海，大有艷名。恰有吳縣洪鈞（書中化名金鈞）典試江西，因丁憂回籍，踏過上海，納彩雲爲妾。及洪出使英國，彩雲同去，稱夫人，大出風頭，頗多笑話。後洪死於北京，彩雲仍赴上海爲娼，稱曹夢蘭。因江蘇人公檄驅逐，乃轉至天津，稱養金花。庚子之役，爲聯軍統帥



瓦德西所寵，很有勢力。相傳北京琉璃廠金石書畫店肆未遭聯軍大蹂躪，係她請於瓦德西保全之力。林紓京華碧血錄中的西銀華，即是賽金花。樊增祥的彩雲曲，後彩雲曲，也是爲她而作。曾漢的孽海花，則想借用她爲女主人公，做全書的線索，盡量容納近三十年來的歷史，避去正面，專把些有趣的瑣聞逸事來烘託出大事的背景。他說：『這書主幹的意義，祇爲我看著這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个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一時期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他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事，收攝在我筆端的攝影機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現，印象上不曾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孽海花刪改後要說的幾句話）他想用這樣的寫法去顯露時代的真影，自是一種很經濟很扼要的文學手段。究竟做到了沒有，祇好待他全書續成再說罷。

這個時期還有兩個用古文作小說的，他們的小說都有值得論及之處。這兩個人一爲蘇曼殊，一爲林紓。

林紓所作的小說，有京華碧血錄，金陵秋，官場新現形記幾種。京華碧血錄敘述戊戌政變，庚子拳變的事；金陵秋敘述辛亥革命南京方面的事；官場新現形記敘述袁世凱稱帝和

國會議員的事。這種小說以敘述時事爲目的。（百撰的靈毒花，最初自稱爲（歷史小說），實則亦屬此種。）我們可以把它叫做「時事小說。」這種小說，材料是新鮮活潑的史實，採集起來很容易，動手做起來也很容易，但要做成一種算得成功的作品就很難。其間最大的原因，即在小說與歷史的性質不同。這正如林舒自己所說：「若無徵實，則不足以供史料；若一味徵實，則自有正史可稽。」他感到這樣的一個困難，所以他作這種小說，總是以一個虛構的人物的愛情及其遭遇爲全書的脈絡。他以為「如此離奇之世局，若不借一人爲貫串而下，則有目無綱，非稗官體也。」不僅他的京華碧血錄如此，金陵秋官場新現形記亦如此。不過他的這種寫法，結果不算成功。因爲號爲貫串全書的主人公，有時差不多全與所敘的時事無關。京華碧血錄共五十三章，怪以柳冲光與劉海兒的愛情及其遭遇爲脈絡，今錄其第二十一章於次。

松筠卷住僧慧日者，頗解事，恒與仲光論徐鴻儒，仲光異之，顧不欲常過街市，令慧月出偵賊狀。團匪奉濟顛，濟顛縉流也，政亦不戮僧衆。又有所謂海乾和尚者，亦髡徒，慧月每過神壇，咸強其頂禮。匪中定制，凡捕得疑似者，趣拜壇下，大師兄爲之焚青詞，紙火騰起，則無罪，否則立斬。城中設壇者無慮數百處。愚民輿

衆輩錢以奉團匪，或投身入籍者，大師兄叉手於胸，授以紅巾裹頭，聚四五人閉目凝立。大師兄禹步稱神附體，即吐沫變色，驟突作勢，力盡始已。然一日不過再練而已，筋力已疲，或有慊慊不能自舉其軀者。而老團則言日可四五練，願亦未見，殆誓言耳。匪徒日握刃揚茅，舉大纛，整隊過市。而西人已斂避，不欲與犯，獨東洋人不之恤。有杉山久政者，日本書記也，野行過永定門外。團匪曰：『是大毛子，可殺也！』願驚笨不靈，一人趨而擁抱其腰脰，衆爭以拳石擊之。杉山能柔術，力與撐拒，然匪來益衆，杉山遂死，匪以爲誅得洋人矣，稱賀跳叫，如勝大敵，長歌入城。是夜張德成入都，開正陽門，以肩輿入大內。親貴諸人，爭膜拜於輦道間，張德成傲然過其車。張德成者，老團也。初起自山東曹州，名曰義士黨，專以仇殺洋人與教民爲報國。其兵器有刀槊而無火鎗。初起，名曰大刀會。自清廷有辦團之詔旨，乃改名曰義合團，又曰義和團，豐族曰『替天行道』，又曰『助清滅洋』。繫以紅巾，內藏符籙，或有黃巾者。間有紅披巾而黑巾者，名曰黑團，則黃紅二種人皆團始無收抗禮。咸曰：『此種人大有神通』。每人自四十歲以

下，十歲以上，各抱大刀，露其刃，繫以紅布，遨遊市肆間，其詐人之術，以發火爲長技。以刀製向人屋上指畫，又向土中作符篆狀，衆齊聲呼曰，『照！』火立發。或云豫伏人於屋中，施火油以應之。有不驗者，則曰是不宜燒，故不行吾法。自銜能避槍礮，或以利劍自斫其支幹，不能斷，亦不見血。其選擇淨地爲壇坵，名之曰『團』。立大師兄一人主之。人必茹素，禁不得犯婦人，不得擄財物。有子弟就增飯依者，則大師兄授以符籙。巾帶自備，必大師兄爲加之，爲之念咒，名曰『上法』。上法者，仰面臥地，沫被其唇，狀如暈，少須蹶起，向東南叩首無算，於是張目噓氣，縮周身之力聚於二臂，執刀而舞，法盡即委頓，見洋樓即燬。呼洋人曰『大毛子』；教民曰『二毛子』。突前取其頭顱，卽遇槍砲，亦之不避。彈至立死。其未殊者，羣兒至增次，而大師兄曰：『勞倦，行蘇醒也。』則以刀取其彈，創或弗重，或得生。其創重者，則大師兄必徧索其身，得一二物，輒曰：『是劫人家財物者，死宜矣！』日噉三白之飯，夜則席地臥，以苦行自勵。其曰能避槍砲者，名曰『金鐘罩』。又取十八歲以下，至十二歲以上之閨女，六履悉

紅，手黃巾，提小紅燈，名曰『紅燈罩』。言上法後，揚之以箠，即御雲而升天，若巨星耿於天際；一煽其巾，而巨炮音瘖，彈格不能出矣；即兵艦過海上，煽之亦覆；或擊城石室燭之無不立焚。總旗或畫乾卦，或畫坎卦，八卦弗全，惟坎卦最夥，即嘉慶時之八卦教也。于康貌爲道學，信之尤篤，於是德患東朝以爲可恃，匪瞻益壯。遂合衆於十六日丙辰進攻使館。

這是一段很好的關於義和團的筆記，不過起首勉強拉入仲光與慧月的關係而已。林對於義和團的那班『昏百姓』，尤其是對於那些引用義和團闖出大禍的王公大臣，真是深惡痛絕。他曾作蜀傳奇，爲反抗拳民暴動而死的吳知縣致其哀感與敬意。又曾譯機刺虎記而寄其憤慨，說是：『……庚子之事，至今尙足寒心。余譯是書，初不關男女艷情，仇家報復。但謂教育不普，內治不精，兵力不足，糧械不積，萬萬勿開邊於外人也。』到了清鼎既革，他還要做出這部京華碧血錄來，幾乎要把滿清亡國之罪完全歸於庚子誤國的慈禧太后和王公大臣。我們披讀京華碧血錄，隨時可以看出作者的這種憤慨。現在再引第二六六章的一節於此。

丁卯降敕徵各省勤王兵，無至者。獨提督馬裕先以一旅至京。壬申各國聯軍取東局。東局近紫竹林，銀圓銅圓諸局均隸焉。然城守尙固。直督無主，以黃牒乞哀於老團。是日獨流演匪首強德成復至天津，散髮，衣道幘，仗劍。用八人肩輿入節署，總督長跪迎迓，問吉凶。張德成傳神語，慰勞俞祿。且言教堂中有地雷，當以法往取之。即仗劍出，隨者禹衆。至教堂之外，禹步持咒，破門入掘，果得，狀如小箭。德成以劍貫之，示衆曰：『此地雷也。不爾，全城且陷。』萬衆稱美，聲振山嶽，是夜德成馳入都，進正陽門。明日，黃蓮聖母至津，直督頂禮如禮。張德成。聖母年三十許，龍袞莊嚴，傲然徑入。衆皆譁駭，稱爲仙真。時某末弁侍側，少年也，善浪游。竊告人曰：『此吾所善倡也。數月之間，何由證仙如此之迅？』然無學，卒不悟其詐，亦隨人拜跪墀下。直督問天津休咎。聖母曰：『天津不要緊也！』聲如梨園中且脚。尙有數語，亦均效且脚所言者言之。醜態百出。直督心知其謬，然傷於朝貴淫威，亦媚團以自結。同時裕威在太原，亦慘殺教士，婦孺無一免者。童子拖腸於地，久之乃死。是時將相及北方藩鎮，如狂如瞽，莫審

其端，而南方互保之約出矣。忠誠公劉研莊先生方督三吳，知北方糜爛，禍且南暨，乃與各領事立約，彼此互保。於是東南二百兆生靈得不罹兵刃者，先生力也。

這也是一段寫得有力的筆記。林舒雖以翻譯小說著稱，但他自作的小說卻沒有所譯西洋名家小說的氣分。他雖說過：『歐人志在維新，非新不學。即區區小說之微，亦必從新世界中著想，斥去陳舊不言。若吾輩酸腐，嗜古如命，終身又安知中新理耶？』（斐洲煙水寒城錄）但他自己小說上實在未能開闢一個新世界，也不曾發掘若何之新理。他很固然很佩服迭更司，司各德，至於自恨年老，不能學習西文，直讀其書，私淑其人，但他自己作小說，卻不肯以中國的迭更司，司各德自命。他還祇願跟著李寶嘉劉鶚曾樸一班人走，『出其緒餘，效吳道子之寫地獄變相，』（賊史遊）而作幾種『時事小說』。雖然，他於小說上已算盡其最善之力，有其不可磨滅者在。而且從他開始打破章回小說的傳統的格式，即此一端，小說史上也就不當忘記他的了。

蘇曼殊所作小說有斷鴻零雁記，絳紗記，笑劍記，碎簪記三等種。就中以斷鴻零雁記篇幅較長。全書凡三十七章。寫一孤兒自述出家為僧，異國尋母，以及戀愛飄泊種種慘痛的

遭遇。文情悽惻。有時寫得悽恻入骨，幾乎使人讀不下去。今引其第一章於此：

百越有金甌山者，濱海之南，巍然獨立。每值天朗無雲，山麓忽翠間，紅瓦鱗鱗，隱約可辨，蓋海云古刹在焉。相傳宋亡之際，陸秀夫既抱幼帝殉國崖山，有遺老遯跡於斯，祝髮爲僧，晝夜向天呼號，冀招大行皇帝之靈。故至今日，遙望山嶺，雲氣葱鬱；或時聞潮水悲嘶，尤使人歛歔憑弔，不堪回首。今吾述刹中，寶網金甌，俾爲古物。池流清靜，松柏蔚然。住僧數十，威儀齊肅，器鉢無聲。歲歲經冬傳戒，顧入山求戒者寥寥，以是山羊腸峻險，登之殊艱故也。

一日凌晨，鐘聲徐發。余倚刹角危樓，看天際沙鷗明滅。是時已入冬令，海風逼人於千里之外。讀吾書者識之，此日爲余三戒具足之日。計余居此，忽忽三旬。今日可下山面吾師；後此掃葉焚香，送我流年，亦復何憾！如是思維，不覺墮淚。歎曰：『人皆謂我無母，我豈真無母耶？否，否。余自養父見背，雖營營一身，然常於風動樹梢，零雨連絲，百靜之中，隱約微聞慈母喚我之聲。顧聲從何來，余心且不自明，恒結凝想耳。』繼又歎曰：『吾母生我，胡弗使我一見？亦知兒身世



飄零，至於斯極耶？」

此時晴波曠逸，光景奇麗。余遂被袈裟，隨同戒者三十六人，雙手捧香魚貫而行。升大殿已，鵲立左右。四山長老雲集。香讚既闕，萬籟無聲。少選，有尊證闍梨，以悲緊之音唱曰：『求戒行人，向天三拜，以報父母養育之恩。』

余斯時淚如綆縻，莫能仰視。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既而禮畢，諸長老一一來相勸勉曰：『善哉大德！慧根深厚，願力莊嚴。此去謹侍親師，異日靈山會上，拈花相笑。』

余聆其音，慈悲哀愍。遂頂禮受牒，收淚拜辭諸長老，徐徐下山。夾道枯柯，已無宿葉。悲涼境地，唯見樵夫出沒；然彼焉知方外之人，亦有難言之恫！此章爲吾書發凡，蓋紀實也。

這裏所謂『方外之人，有難言之恫』；又說『吾書紀實』；而全書所寫，又大抵和他自己同遭遇相同；所以我們把它看作曼殊的自敘傳讀，也無不可。至若書中第二十一章所載西湖香深亭上的指官竹枝詞七首，凡光祿寺署丞，郎中，待詔，道員，知府，同知，知

縣，以及熱中利祿的留學生，無所不罵，痛快淋漓，是否果真出自不知誰何氏的題壁，抑或晏殊自擬憤懣，不得而知。可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這個時期的小說，自官場現形記以下，差不多對於腐敗醜惡的官場，有一致譴責的傾向。這種傾向，似乎可以說是這個時期小說的特色。

古佚小說的發見和翻印——清代乾嘉以來，學者輯佚書的工作，使古代散佚的典籍

得存十一於千百，以供後來專家研究的資料，他們的成績不能不算是艱鉅而且重要，可是還不曾注意到古供小說方面。近二十年來，古佚小說的發見和翻印，就替文學史上添了許多珍貴的材料了。敦煌石室發見的唐五代的小說，下面有專篇敘述。目前要敘述的，祇有這幾種。

游仙窟渡海而還 游仙窟題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文成爲張鷟子。張鷟深州陸渾

人，兩唐書都附見張鷟傳。他博學能文，七登文學科。游仙窟爲傳奇，自述奉使河源，路中夜投大宅，逢二女子，叫做十娘五娘，歡宴調笑，留宿而去。文近駢儷，雜有俗語。此書中

國久失傳，陽守敬作日本訪書志。纔見著錄。何時傳入日本的？大約就在作者生存的時候。現在祇據可考的年月來說，日本通行本上文章生英房序內有一句道：『嵯峨天皇書卷之中，撰得游仙窟。』可見在嵯峨天皇弘仁年間（八一〇——八二三）即唐憲宗元和時早已流入日本了。日本人很看重這本書。現在已由周作人買得日本醒醐寺藏舊抄影印本，交由北新書局印行。這本書要算是渡海而還了。

現存的宋人平話小說。宋人平話小說係古代白話文學中的重要作品，但流傳到如今的絕少。近來商務印書館搜集宋人平話四種——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宋宣和遺事，京本通俗小說，一一加以新式標點，鉛印行世。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維振玉記云：『宋人平話，傳世最少，舊但有宣和遺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話京本小說漸有重刊本，此外仍不多見。此三浦將軍所藏，予借付影印，宋人平話之傳人間者，遂得四種。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存目，不播始末條，言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成文而口說之。今大典已散佚。庚子拳匪之亂，翰林院火，大典燼餘，有以糊油篋及包裹食物者。其幸完者，多流入海外。辛亥國變，官寺所儲，亦爲人盜竊分散，今一冊不存。平話

一門，不知人間尙存殘帙否？念之慨歎。」這段記載，可用爲關於宋人平話史料的參考。又亞東圖書館印有宋人話本八種，其中有商務本所未收的。現存的宋人京本通俗小說都收在這裏了。

影印元本三國志平話和明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現在商務印書館正在影印元至治本全相

平話三國志，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據說三國志平話爲元至治間建安虞氏新刻全相平話之一。書分上中下三卷，目各有圖，即所謂『全相』。文體似宣和遺事。不知著者姓名。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於雜採史傳及諸家瑣聞外，很多取材於這書。——如王允獻貂蟬，孔明祭着，三戰呂布，三氣周瑜之類。不過這書開端假託司馬仲相斷獄，演義就由靈帝御極敘起，結局終於五丈原將星墮營，演義就加入司馬懿魏各段。這是兩書起訖的不同處。又書中敘張飛的勇，武侯的智，極力描摹，由於講史材料，注重響動里俗聽衆，也與演義直敘故事的體例不同。至於三國志通俗演義一種，據說以明弘治本爲最古，爲最善。明季李卓吾評點本從此出。書坊翻刻，漸失羅氏舊貫。清初金聖歎根據舊本，釐訂爲一百二十回，是爲今本。古本凡二十四卷，有音義，有註釋，有句讀，很有些地方和今本不同。這個古本流

傳，大家可以看見羅貫中原書的真面目。——總之，這兩種書的刊行，算添加了兩種很重要的關於三國故事演變的材料。

此外，開明書店還重印有明人白話短篇小說照世杯。

D 舊小說的整理和研究——首先須得提及兩事，便是在這個時期略前一點，已有俞樾

整理三俠五義。俞樾寓居蘇州，潘祖蔭從北京回，出示石玉崑所作的三俠五義。俞樾閱畢，大加稱賞。說是『事蹟新奇，筆意酣恣。描寫與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聞中著色，精神百倍。』（七卷五回序）但他覺得第一回狸貓換太子，怪誕不經，於是動手改作。又因書中有南俠，北俠，雙俠，加小俠艾虎，共有五俠，再加小俠之師異妖狐智化，和那位能從遊戲中生出俠義來的小諸葛沈仲元共為七俠；因改書名為七俠五義，於一八八九作序印行，這位『拚命著書』的學者，於治學經諸子詩文之外，還肯破費一點工夫整理一部小說，開這個時期整理舊小說的先河，自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件事。近十年來，在文學革命，整理國故的熱

鬧聲中，有不少的人從事舊小說的整理和研究，而且他們這種工作，已經得到相當的成績了。現在依次敘述如下：

校讀標點 對於舊小說校讀標點用功夫最多的人，自然要推汪原放。由他校讀標點的小說，已經有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鏡花緣，水滸續集，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種。

考證批評 在上面所述校讀標點的小說，全有胡適的考證，傳敘，或引論。有的有陳獨秀的序，有的有錢玄同的序，其中以胡適考證的成績爲最大。在胡適從事這項工作的略前一點，未嘗沒有小說考證。——如錢靜方的小說叢考，蔣瑞藻的小說考證，但都不過是一些斷片的筆記，零星的考證材料，不好算做若何有條理有見解之歷史的考證，文學的批評。又如王夢阮的紅樓夢索隱，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似乎可以說是歷史考證了，但經胡適考證的結果，指出他們不過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的情節，其實他們并不會做紅樓夢的考證，祇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我以爲胡適在這方面最大的貢獻，不在他這幾篇小說上的考證批評文章，而在他於這種考證批評上應用的方法。

小說史的創作。這個時期作小說史的很有幾個人。我們不能不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爲一部極有價值的創作。全書凡二十八篇，選材精確，斷制謹嚴，結構完密。我們祇須讀了這部書，就可以知道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小說變遷及其所以變遷的一種梗概，這是何等便利的事！

E 小說的定期刊物紛紛出現——小說的定期刊物紛紛的出現，這是近代中國小說發展史上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固然因爲這個時候已經有不少的人提倡小說，小說在文學上的位置較前不同了，同時因爲印刷術的進步，定期刊物的流行，也足以促進小說的發展。最初梁啟超主撰的新小說，可以算得小說雜誌的初祖，可惜出版一年即停刊了。同時李寶嘉主撰的繡像小說，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出到七十二期爲止。吳天堯主撰的月月小說，由上海羣學社發行，僅出到二十四期。自是以來，小說雜誌一時蠡起。如新新小說，新世界小說社報，小說林，揚子江小說報，小說時報，小說叢報，小說季報，小說七日報，十日小說，小說新報，中華小說界，小說月報等等，以及其他名稱不標小說，而性質實爲小說的，此起彼仆，

層不出窮。日本米田祐太郎近作支那文藝雜誌之變遷，列舉小說雜誌亦有三十多種。（贛人第四卷第七號）其中以小說月報的壽命最長，係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計自發行以來，直到如今，已經二十年了，這在目前小說雜誌中算是一個老前輩。此外同時別種定期刊物，只要略含文學性質的，莫不插有小說一欄。小說在各種雜誌中，好像所謂『國樂』中，日爲百樂之王的甘草。至於日報附刊小說，則始於上海時報，那時正在一九〇四年，日俄開戰的時候。到了目前，幾乎每種日報的副刊都有小說所占的篇幅了。這個時期，真可以說是小說最流行的時代。

煞尾得附說幾句的，便是以上所說者，如A B E各項，還祇算得新世紀初葉中國小說發達史上的一點成績，也就祇算得是中國小說界在新舊過渡時期所留的一點跡象。（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展末段附論近代中國小說的發展，雖略，還好，可參看。

見新青年五卷一號。）至於真正可以算得新世紀的中國的新小說作品，就須求之於文學革命運動以後了。



## 八 敦煌俗文學的發見和民間文藝的研究(上)

最近二三十年間，中國新發見的學問不少，如殷虛甲骨文字，中國境內的古外族遺文，內閣大庫的書籍檔案，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的古簡牘，敦煌千佛洞的唐五代末初人所寫的卷子，都是。其中以敦煌千佛洞的卷子裏，發見了唐五代的俗文學，爲文學史料上的一種大發見，正是本篇所要敘述的。我們向來說到唐五代的文學，祇知道有典雅的詩詞散文駢文，誰知道除了這些文學之外，還有不很淺顯的，而爲一般民衆所賞玩的俗文學，在現在高唱白話文學的時代，提倡民間文藝的時代，對於這種俗文學的發見，當然要視爲奇蹟的了。

我們要知道這種俗文學發見的經過，就須得略述敦煌石室藏書發見的經過。約當一八九八年左右，甘肅敦煌千佛洞發見古代藏書的窟室。裏面所藏，大都是唐五代人的寫本。當地居民視爲一堆廢紙，也有當作神符，燒灰泡水治病用的。那時交通不便，故不曾惹起學術界

的注意。直到一九〇七年，英國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到中亞細亞去探險，路過敦煌，知道這個洞裏的藏書發見，胡亂買了六千多卷子回去，是爲倫敦博物館敦煌遺書的來源。第二年，一九〇八年，法國伯希和氏（M. Paul Pelliot）來到此地，選買了兩千多卷子回去，是爲巴黎圖書館敦煌遺書的來源。後來北京的學部知道了，纔命甘肅的當局把贖餘的萬把卷子送到北京保存，據說實在得歸公家保存的不過四千多卷，其餘的都由私人盜取朋分去了。是爲京師圖書館敦煌遺書的來源。這些寫本，約百分之九十以上爲佛教經典，此外纔是道教經典，及古書寫本，或其他佚書史料，本篇所要的唐五代的文學當然也就在內了。

儘我現在已有的機會看得見的，關於這種俗文學的材料，有下列各種：

羅振玉敦煌零拾七種

蔣斧沙州文錄一卷，羅福藎補錄一卷

天津法租界貽安堂出售  
全上

劉復致吳立漢書（論五史調與五史傳）

鍾敬文歌謠論集

容肇祖唐寫本明妃傳殘卷跋

民俗二十七，八合期

胡適海外讀書雜記

留英學報第一期

胡適白話文學史（自序及第十一章）

新月書店出版

汪馥泉譯狩野直喜中國俗文學史研究底材料

語絲第四卷五十二期

汪馥泉譯青木正兒中國俗文學三種底研究

北新第三卷第四號

汪馥泉譯會石武四郎寫在「日連變文」之後

全上

此外還有——

羅福叢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

北京大學國學季刊

羅福叢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

全上

劉復敦煌掇瑣叙目

北京大學國學週刊第三期

我這篇文章的材料出處，大都在上述各種東西裏面。爲行文便利計，以下敘述的時候，倘若沒有必要，就不能一一詳注出處了。

這種俗文學，都是用文言文白話雜湊體或白話體寫的散文內或韻文的小說。（韻文裏面有幾種可以說是通俗的故事詩。）現在先述其中關於散文那一部分的。有這麼一段——

判官摩惡，不取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

『姓催，名子玉。』朝當識。』纔言訖，使人引皇帝至

院門。使人奏曰，『伏惟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假判官

速來。』言訖，使者到廳前拜了。『啓判官，奉大王處，

太宗皇（皇字沙洲文錄補作）生魂到，領判官推勸，見在門外，未敢引（子玉

聞語，驚忙起立唱諾。（沙洲文錄無末了二字。）

此據符野直喜所鈔。說是：斯坦因氏所得敦煌遺書中的東西，寫在一葉敗紙上，首尾不完，下方斷爛，實在連下句讀都不可能。但看不中催子玉，判官，太宗等字樣，就可以明白是述唐太宗魂遊地府的故事。西遊記中第十一回有「遊地府太宗還魂」一段。愈懋茶香室叢鈔，以從張鷟朝野僉載（見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六所引）的記事產生了西遊記中的故事。可是朝野僉載不著冥判姓名。以冥判爲崔府君，我們祇知道始見於費袞的梁溪漫志。那知道唐末已有以這故事爲題材的小說，對於判官也叫催子玉了呢。又有關於秋胡故事的小說，亦係散文的。現就沙洲文錄補所載轉錄於此。

「……汝今再三棄吾遊學，努力懃心，早須歸舍，莫遺吾憂！」秋胡辭母了手。行至妻房中，愁眉不盡，頓改容儀，蓬鬢長垂，眼中泣淚。秋胡啟娘子曰：「夫妻至重，禮合乾坤；上接金蘭，下同棺槨；二形合一，赤體相和；附骨埋牙，共娘子俱爲灰土。今蒙難教，聽從遊學，未知娘子聽許已不？」其妻聽夫此語，心中凄愴，語裏含悲，啟言道：「郎君！兒生非是家人，死非家鬼，雖門望之主，不是配婢檢校之人；寄養十五年，終有離心之意。女生外向，千里隨夫。今日屬配郎君，好惡聽從處分。郎君將身求學，此愜吾本情。學問雖達一朝，千萬早須歸舍！」辭妻了。道服得十秩。文書口是孝經，論語，尙書，左傳，公羊，穀梁，毛詩，禮記，莊子，文選。便即發程。不經旬日，行至滕山。將身即入。此山與諸山不同。……秋胡行至林下，見一石堂訖，由卷一尊仕（以上數字意義不明）數千年老仙，洞達九經，明解才略。秋胡即謝。便乃祇承三年。得九經通達。學問晚完了，辭先生出山。便即不歸，卻投魏國，意欲覓官。披髮猖狂，佯癡放蕩。……秋胡妻，自從天遊學已後，經歷二年，書信不通，陰符隔絕。其妻不知夫在已不。口孝養懃心，出

亦當奴，入亦當婢，冬中忍寒，夏忍熱，桑蠶織絡，以事阿婆。……

『秋胡戲妻』的故事，首見於漢劉向列女傳，宋顏延之有秋胡詩，元石君寶演爲秋胡戲妻雜劇。現在纔知道在唐時已有這種關於秋胡故事的小說了。再，狩野直喜還錄有這麼一段：

楚之上相，姓作名，文武附身，情存社稷。手提三尺之劍，（以下數字不明）託六尺之軀。高邦受命。性行悖直，議節忠貞。意若風雲，心如鑽石。恒懷匪懈，夙夜兢兢事君。國政爲美，順有成之。主若有僭，犯顏而諫。作乃有二子。（以下三字不明）小者子行，大名子尚，一事梁國，一事鄭邦。并悉忠貞，爲人洞達。楚王太子長大，未有妻房；王問百官：『誰有女堪爲妃后？』……大夫魏陵啟言王曰：『臣聞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麗過人。眉如畫月，頰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髮長七尺，鼻直顏方，耳似穗珠，手垂過膝，拾指纖長。願王出敕與太子平章。儻得稱聖情，萬國和光善事。』……王見女姿容麗質，忽生虎狼之心。魏陵曲取王情，『願陛下自納妃后。東宮太子，別與外求。美女無窮，豈曰大道。』……

據說這是從伯希和那裏鈔來的。可以看作描寫春秋列國的小說的斷篇。他祇錄了這麼一部分，是講伍子胥的故事的。羅著爾敦聖書目內所云列國傳殘卷，（原注：記吳越戰爭，及伍子胥事。）不知和這個是一是二。我們向來祇知道講春秋戰國故事著名的通俗書，有東周列國志一書，有了這個列國傳的殘卷發見，纔知道還有比東周列國志更早的相類似的東西了。又羅著爾敦聖書目內所列茶酒論一首，並序，署鄉貢進士王啟瑞，下注俗語體。據狩野直喜說，這是茶和酒迭述其功能和滑稽文。看它的文章，如——

茶乃出來言曰：『諸人莫鬧，聽說些些。』

第三茶曰：『阿嫻不問道。』

這麼的話很多。這很有些童話的意味。在中國這種文體，這種味道的東西，恐怕要算最早的罷。

又據會石武四郎說，內藤湖南從巴黎探得敦煌故書，所攝影片中有舜子至孝變文一卷，缺少起首。跋文云：『天福十五年，歲當己酉，朱明懿賓之月，龔生拾肆葉寫畢記。』天福是五代後晉高祖的年號。天福十五年爲公歷九五〇年。據說：這故事是把孟子中舜的故

事潤色了的東西。孝子受挫折，天也悲恫。於是市釋化一老人，來平復了他的創傷。舜人書堂，先讀論語，孝經，後讀毛詩，禮記。是這麼使人微天地富於童話的色采。在結構上，儘反覆著那愚直的瞽叟，常常爲後妻煽惑，想陷害舜的故事。每次總是——

自從夫主去逢，遺妾勾當家事，前家男女不孝。

妻子說完了她的纒言，便提議她的挫折法；丈夫便立即說——

娘子雖是女人，設計大能精細。

這麼的贊成話。每次總是一字不差的反復着。童話的根本要素的單純，以及伴著這個而起的反覆，毫無遺憾地在這小篇中表現了。到了最後，則用——

瞽叟填井自目盲，舜上從來歷山耕；將來舜逢父母，以舌舐眼再還明。

孝順父母感於天，舜子壽井得銀錢；父母拋石壓舜子，感得穿井東家連。

七絕二首結束。我有這似乎是後來小說每逢一個結束，把『有詩爲證』殿尾的濫觴。

以下接述關於讀文方面的。最初，我就舉出劉復從巴黎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中錄出的



兩種東西：

一 太子五更轉

一更初，太子欲發坐心思。口知耶娘防守口，何時得度雷山口。  
二更深，五百個力士睡昏沈。遮取黃羊及車口，朱藥白馬同一心。  
三更滿，太子騰空無見人。宮裏傳齊悉達無，耶娘肝腸寸寸斷。  
四更長，太子苦行萬里香。一樂口提修佛道，不藉你分上公王。  
五更曉，大地下衆生行道了。忽見城頭白馬縱，則知太子成佛了。

二 闕題

一更初夜坐調琴，欲奏相思傷妾心。每恨徂天薄行跡，一過挽（？）人年月深。  
君自去來經幾春，不傳書信絕知聞。願妾變作天邊雁，萬里悲鳴尋訪君。

二更孤帳理秦箏，若個弦中無怨聲。忽憶征夫慣沙漠，遺妾煩惱雙淚盈。  
當本祇言今載歸，誰知一別音信稀。賤妾狀自姮娥月，一片真心守空閨。

(以下說圖太多，不錄。)

還有敦煌雪拾內徑曲三種之一，也是以『五更』爲母題的：

歎五更

一更初，  
自恨長養枉生軀。

耶娘小來不教授，  
如今爭識文與書？

二更深，  
孝經一卷不曾尋。

之乎也者都不識，  
如今嗟歎始悲吟。

三更半，  
到處被他筆頭算。

縱然身達得官職，  
公事文書爭處斷？

四更長，  
晝夜常如面向牆。

男兒到此屈折地，  
悔不孝經讀一行。

五更曉，  
作人已來都未了。

東西南北被驅使，  
恰如盲人不見道。

現在民間流行的唱本，用『五更』爲母題的很多，如串花關五更，小尼僧，雙串傍傍，湘江郎之類都是。五更歎，太子五更轉，當然是這類東西的先代了。敦煌零拾俚曲三種內，還有兩種，一是天下傳孝十二時，一是禪門十二時，文長不錄。我以爲現在民間流行的一些俚曲——如『十字調』，（如十杯酒之類）『十二月調』，（如十二月放羊之類）怕都和這種俚曲有點歷史上的關係。又敦煌零拾內，錄有云謠集雜曲子三十首。（後四十二首）其目爲鳳歸去四首，天仙子二首，他如竹枝子，洞仙歌，破陣子，浣沙溪，柳青娘，傾盃樂，不載首數。此八調名均見崔令欽教坊記所載曲名中。王國維考得『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國子司業崔令欽，爲隋宏農太守宣度之五世孫，則其人當生玄肅二宗時，教坊記西事訖於開元，亦足推其時代，則此八曲固開元教坊舊物矣。』我們讀此，又可知道詞的一種起源，而其時代當在開元以前了。

其次，有關於董永行孝的故事，題爲孝子董永傳，也是韻文的。茲就沙州文錄補所錄，全錄於此。

人生在世審思量，慙口口口有何妨。大衆志心須淨聽，先須孝順阿耶孃。好事惡

事皆抄錄，善惡重十每抄將。孝感先賢說董永，年登十五二親亡。自嘆福薄無兄弟，口中流淚每千行。爲緣多生口姊妹，亦無知識及親房。家裏貧賤無錢物，所買當身濱耶孀。便有才人來勾引，所發善願便商量。長者還錢八十貫，董永祇要百千強。領得錢物將歸舍，揀擇好日濱耶孀。父母骨肉在內室，又欲攀裁出於堂。見此骨肉齊哽咽，號咷大哭是尋常。六親今日來相送，隨東直至墓邊旁。一切掩埋總已畢，董永哭泣阿耶孀。直至三月復墓了，拜辭父母幾田常。父母見兒拜舞已，願兒身健早歸鄉。……郎君如今行孝道，見君行孝感天堂。數內一人歸下界，覓到濁惡至他鄉。帝釋宮中親處分，便遣汝等共田常。不棄人微同千歲，便與相逐事阿郎。……

董永便是相傳『二十四孝』故事裏面的董孝子。出於傳爲漢劉向作的孝子圖。（漢學堂

叢書，子史鈞沈，作孝子傳。）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一，引用着孝子圖的文字。又見於傳爲晉干寶作

的搜神記中。這種韻文體的小說，——也可以說是通俗的故事詩，自可看爲民間唱本來源的一種資料。自然這是街頭書攤上常見的董永行孝的小唱本的老祖宗。敦煌零拾還錄得有季布

歌，尙存一千五百多字，體裁正和這個相同。又巴黎圖書館還藏有季布罵陣詞文。這可以考見當時季布故事在民間的流行了。

再次，就是韻文中雜有散文，似兼有說和唱，而以歌唱爲中心的東西，——如明妃傳。這本東西現存巴黎圖書館，又見伯希和及日人羽田亨所編印的敦煌遺書中。據容肇祖跋：上卷前有闕損，下卷尙完好。起首缺去多行，下卽敘述昭軍與薛王同行往蕃，路途自不免多少怨恨惆悵；到了之後，因風俗習慣的不同，自當鬱鬱。單于即拜昭軍爲朔州皇后。昭軍仍不穩意，單于見他不樂，又傳一箭，告報諸蕃，非時出獵，圍繞朔州，用昭軍作心。萬里攢心，千兵逐獸。昭軍既登高嶺，愁思便生，遂指天歎息：

單于傳告報諸蕃，各自排兵向北山。左邊帶著黃金甲，右伴芬芳似錦體。黃羊野馬  
捻槍撥，鹿鹿從頭吃箭川。遠指白雲呼且住，聽奴一曲『別鄉關』。妾家宮苑住  
秦川，前望長安路幾千。不應玉塞朝雲斷，直爲金河夜蒙漣。朝指山上愁今日，紅  
粉樓前念昔年。八水三川如室內，大道青樓若眼前。風光日色何處度，春色何時度  
酒泉？可笑輪台寒食後，光景微微上不傳。衣光路遠風吹盡，朱履途遙躡躑躅。假

使邊庭突厥寵，終歸不及漢王憐。心驚恐怕牛羊吼，頭痛生憎乳酪羶。一朝願妾爲紅日，萬里馬飛入紫煙。初來不信胡關險，久住方知虜塞口。祁雍更能何處在？祇應弩船白雲邊。

於是一度登山，千廻下淚。恨積如山，愁盈若海。因此得病，漸加羸瘦。單于夫妻義重，問語頻多。明妃遺言便說：

妾死若留故地葬。臨時情（請）報漢王知。

單于答他說：

願爲寶馬連長帶，莫學孤蓬剪斷根。公主亡時僕亦死，誰能在後哭孤魂。

明妃由此漸困，單于千般求術。到後夜三更，明妃死了。單于脫卻天子之服，還著庶人之裳，披髮臨喪，魁渠並至，不勝悲切，更表奏漢庭。至於葬事，一依蕃法。單于親送，部落皆來。墳高數尺，號稱『青塚』。漢哀帝差使楊少微前來弔祭。到蕃漢界頭，遂見明妃之塚。青塚寂寥，多費歲月。漢使宣哀帝之命，乃致祭詞。祭詞中有說道：

漂遙（按即粟姚之別寫，漢書霍去病傳，爲粟姚校尉。）有懼於狼狽，衛霍怯於強胡。不嫁昭軍

紫塞，難爲運策定單于。

這個有悲劇意味的明妃傳便是結束。明妃傳是羽田亨諸人假定的名稱，胡適則稱爲明妃曲。我以爲不如叫作昭君變。全唐詩中有一個世次裡無考的詩人叫吉師老的，有一首詩，題爲看蜀女轉昭君變。詩云：『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連錦水濱。檀口解知千載事，清詞堪歎九秋文。翠眉嘔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雲。說盡綺羅當日恨，昭君傳意向文君。』這裏面所說的蜀女轉昭君變，不也是有說有唱的麼？這簡直和現的姪子說書一般無二了。關於王昭君出塞嫁單于的故事，見漢書元帝本紀，匈奴傳，後漢書南匈奴傳，琴操，怨曠，惟思，歐，西京雜記，世說新語諸書。唐人以昭君爲詩歌的題材的真不少。至於演爲通俗的，小說似的一種東西，這篇明妃傳或名昭君變，自然要算是最早的了。

又次，檀會石武四郎錄自狩野氏所鈔的，認爲可以看作戲曲材料的東西，有這麼樣一段：

娑婆世界，高下不平，富貴貧窮，本性各異。種時不能自種，祇是怨天不平，見他貴富家榮，我卻終朝貧困。佛子言無日可亭居，自長身來一物無，口勤夫妻

嘯咒願，祇求富貴免貧軀。見覓富貴百千般，不道前生惡業牽。蓋得肚皮脊背露，脚根有襪指巾故。朝求暮乞不成噴，有日無夜着甚眼。惟恨前生不修種，垂知貧苦最艱難。自家早是貧困，日受飢寒；更不料量，須索新婦，一處作活。更被妻女，說言道語。道甚言語出憶得這身侍口來，交人不省傍粧台。洗面口口因擔水，枕頭坡下拾柴廻。煎水萍來無米煮，何時且過有資財。可惜卻娘百疋錦，衝教這裏忍飢來。他兒如耳還說理。道個甚言語也娘子今日何置言，貧富多生惡業牽。不是交娘子得如此，下情終日也飢寒。初定之時無衫袴，大歸娘子沒浣房。娘子定來我空手索，何口媒人叫稱量。娘子既言百疋錦，娘娘呼我作上馬郎。彼此赤身相奉侍。門當戶對恰相當。白日起口無飯吃，夜頭擬臥沒氈脈。大擬口女夫展脚睡，凍來直口野雞盤。佛子口口娑婆國裏且無貧，拾得珠金亂過與人。弟子收來帶寶座，合掌齊聲請世尊。室座既成諸天遠，彌陀即便自家雲。特爲他身來說法，定證金剛不壞身。門徒切要審思量，念佛更燒五更香。閒來不守三歸界，如何生殺作橋梁！欲得千年長富貴，無過爲佛往西方。合掌階前領取偈，明日聞鐘早聽來。（字句



有錯，故意思有不明瞭。）

倘若我們以『白』『曲』『利』爲戲曲的三要素，那麼，這篇東西似乎可以看作一齣劇曲罷。結局歸之於佛子的宣傳，可見常時宗教家庭對於民衆間佈道的努力。

此外關於佛子向民衆宣傳——演說佛書，勸修佛道的唱文還很多。羅振玉統稱這種東西爲『佛曲』。他的敦煌零拾中所收的佛曲有三種。其第二種爲文殊問疾第一卷，實是維摩結經的演義。試引其發端：

經云，『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羅摩詰問疾。』

(白) 言佛告者，是佛相命之詞。緣佛於會上，告盡聖賢，五百聲聞，八千菩薩，從頭遣問，盡日不在，皆被責呵，無人敢去。酌量才辯，須是文殊。其他小小之徒，實且故非難往，先來妙德，亦是不堪。今假文殊，使專問去，於是有語告文殊云。

(斷詩) 三千界內總聞名，皆道文殊藝解精。體似蓮花敷一朵，心如明鏡照漂清。常宣妙法邪山碎，解演真乘障海傾，今日筵中須授勅，與吾爲使服嚴威。

下面儘是反覆着『白』與『斷』。其次，再經云：『文殊師利乃至詣彼問疾。』……儘這麼地依了經演繹。其他二種佛曲。未有標題。京師圖書館所藏敦煌佛曲，有佛本行集經俗文，八相成道俗文，維摩詰所說經俗文幾種。維摩詰所說經俗文，似即是胡適在海外讀書雜記裏說的維摩詰經唱文，京師存兩長卷，倫敦存一些殘卷，巴黎在若干卷，已由胡適考得它的作者爲普賢院主比丘靖通。其第十九第二十兩卷作於廣政十年，——公歷九四七年；其餘的部分，當作於九四七年左右，據他推測，依經文一百字演成二四千字的比例，全部唱文至少須有二三百萬字，這要算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記事詩 Epic 了。

還有伯希和所得敦煌遺書中的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夏間救母變文，降魔變柳座文，也似屬與佛曲，也都是用俚俗的敘事文來敘述，其間處處插入四七言或六言的俚俗的記事詩。現在擬青木正兒就岡崎文夫所錄轉鈔的，引在這裏。這是目連緣引的冒頭：

昔有目連慈母，號曰青提夫人。住在西方，家中甚富，錢物無數，牛馬成群。本也慳貪，多饒殺害。自後夫主亡後，面乃窮居。惟有一兒，小名羅卜。慈母雖然不善。兒子非常善心。……一日欲往經營，先至堂前，白於慈母：『兒擬外州

經營求財。侍奉尊親。……孃聞此語，深慚本情，許往外州，經營求財。一自兒子去後，家有恣情，朝朝宰煞，日日烹包。無念寸心，豈知善惡。……不經旬日之間，羅卜始營卻返：欲見慈母，先遣使報來。慈母聞道兒歸，火急舖設。花幡遶過，院庭縱橫，草穢狼藉。一兩日間，兒子便到，跪拜起居。『自雅左右多時，且喜阿娘萬福。』阿娘見兒來歡喜：『自汝出向他州，我在家中，常修善事。』『兒於一日行到見說慈母日不曾修善，朝朝宰煞，祭祀鬼神，三寶到門，盡皆凌辱；兒聞此語，惆悵歸家，問母來由，要知虛口，』（疑脫一實字）母聞說已，怒色向兒：『我是汝母，汝是我兒，母子之情，重如山岳。——出語不信，納他人之困詞，將爲是實、汝若今朝不信，我設咒誓願，我七日之內病終，死墮阿鼻地獄。』兒聞此語，兩淚向前：『願母不賜唾容，莫作如此呪誓。慈母作咒，冥道早知；七日之間，母身將死墮阿鼻地獄，受無間之餘殃。』……慈父已生於天上，終朝快樂逍遙；母身墮在阿鼻，日日惟知受苦。

目連慈母號青提，本是西方長者妻，

在世慳貪多煞害，命終之後落泥犁！

身臥鐵床無暫歇，有無騙逼上刀梯。

推烏（塢）禮磨身爛壞，遍身恰似淤青泥。

於是目連見於慈母墮在地獄，遂曰佛言如來，請陳上事：——

『慈母前生修善，將爲死後生天。——』

今且墮在阿鼻，此事有何所以？

目連雖證羅漢，神通智慧未全。

不了慈親罪因，兩淚向佛啓告。

神通弟子目捷連，擗步登時白佛言：

唯願世尊慈憐我，得知慈母罪根源。

母在世時修十善，將爲死後得生天。

自從一旦身後，何期慈母落黃泉。

於是世尊聞，喚目連近前。

「汝今諦聽吾言，不要聰聰（匆）啼哭。——

汝母在生之日，都無一片善心，終朝害生靈，每日欺三寶，

自作自受，非天與人；今既墮在阿鼻受苦，何時得出！

『我佛慈悲告目連，不要忪忪且近前。

汝母在世多煞害，慳貪廣造惡因緣。

三塗受苦應難出，一墮其中萬萬年。

自作之時還自受，有何道理得生天。』……

按唐孟棻本事詩，及王定保摭言，均載張祐笑白居易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爲『目連變』，或『目連訪母』。這裏目連緣起，許卽是當時的『目連變』也未可知。至少我們可以知道目連尋母的故事，在唐代已是流行於民間的了。

其他二篇，也是和這篇目連緣起是同樣的體例。

這種東西，可以斷定是且說且唱的。末尾用了『今日爲君宣此事，明朝早來聽真經』的韻語結束。這和上文所引無題殘曲末尾說的『合掌隨前領取偈，明日聞鐘早聽來，』用意

正是一樣。這種文章似乎都是佛門子弟爲了宏法說教，向長業演說用的。

末了還須提筆寫到前，也是敦煌寫本，王梵志詩集靠莊安婦吟。王梵志 關黎陽（今河南滎陽）人，生於隋文帝時。他的詩集寫本，前曾保存在三藏卷，又羽川寫影照伯希和藏自別本一卷。董康有手鈔本。今據胡適自語文學史所錄，選錄四首：

一

我見那漢死，肚裏熱如火。不是惜那漢，恐畏還到我。

二

吾有十畝田，種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樹，綠豆兩三窠。熟即池中浴，涼使岸上歌。遊遊自取足，誰能奈我何！

三

共受虛假身，共稟太虛氣。死去雖更生，邇來帶不記。以此好尋思，萬事淡無味。不如慙俗心，時時一倒醉。

草屋足風塵，牀無破氈臥。客來且喚入，地鋪稿薦坐。家裏元無炭，柳廡且吹火。白酒瓦鉢藏，鐺子兩脚破。鹿脯三四條，石鹽五六課。看客紙寧馨，從你痛哭我。

（胡注：甯馨即那哼，那麼樣。）

他的詩是俚俗的說理詩，有韻的勸世文，開後來寒山拾得的一派，宋朝的『道學詩』，似乎也可以說是這一派的支流苗裔。

蜀相韋莊的秦婦吟，是一首七言長篇敘事詩，敘述黃巢亂時，一個逃難的婦人目擊亂象，及其脫險的遭遇，極其沈痛憐惻。這首詩語句顯豁如說話，在當時民間很流行，至製爲秦婦吟幃子。韋氏的浣花集中不載，紙有和鄭拾遺秋日感事一百韻，也可以說是一首流亂的長詩，但論其剪裁，描寫，情味，不及秦婦吟遠了。倘若我們說是孔雀東南飛一首爲五言詩裏的第一長篇敘事詩，同樣，可以說秦婦吟一首是七言詩裏的第一長篇敘事詩。這兩首詩真可以算得中國詩歌裏的兩大奇蹟！

其他在羅著倫敦敦煌書目中所列數百殘詩，時令詩，以及劉著敦煌掇瑣目錄卷上所列

許多詩和小唱，我想都是當時語體的詩曲。可惜現在我還沒有機會一讀原文，紙好存而不論了。

現在，我要在這裏接拾諸家研究這種俗文學的重要意見。括爲三項；最後，加入一點自己的意思，作爲本篇的結論。

### 第一，唐五代產生這種俗文學的原因

狩野直喜說：『關於在唐五代產生這種文學的理由，……就是在唐代，產生了許多以艷麗的雅文寫的傳奇小說；可是在沒有教育的下層民衆間，因爲文辭太高尙，不能理解，於是用俗語的散文綴成的小說便繼起了。自樂天的長恨歌，琵琶行，和元微之的連昌宮詞，這些貴族的文學，不能滿足下層社會底要求。所以便產生了這種韻文。』（按此指孝子董永傳一類的東西。）

### 第二，佛教和這種俗文學的關係

容肇祖說：『……明妃傳中間雜用五七言的韻文及通俗散文構成，當是唐代



的平民文學作品。究竟這種作品和佛曲是那先那後？佛曲採民間的小說體呢？還是民間的可歌的小說體因佛曲而來呢？同時敦煌石窟裏的發見，兩種都有，我以為前者近是，然而是很難斷定的。」（唐寫本明妃傳殘卷跋。）

青木正兒說：「……這麼的民衆的文學，不是要有了宗敬才發生的。實在是，宗教家做做民間流行的俗歌等，以謀教義底普及的吧。」（注譯，中國俗文學三種底研究。）（明著白話文學史二〇二至二一五頁論這個關係最好，可參看。）

### 第三、這種俗文學和後來俗文學的關係

胡適說：「我們向來不知道中古時代的俗文學。在敦煌的書洞裏，有許多五代北宋的文學作品，從那些僧寺的「五更轉」，「十二時」，我們可以知道填詞的來源；從那些「季布」，「秋胡」的故事，我們可以知道小說的來源；從那些「維摩詰唱文」，我們可以知道彈詞的家源。」（海外讀書雜記）

我以為第一項所云五代產生這種俗文學的原因，實是當時文學的環境使然，社會的風氣使然。因為這個時代的社會，是特別富有文學嗜好的社會。我們祇要一看全唐詩，就

可以道知這個時代詩人之多，詩詞作品之多。看到這部書的最後，就可以知道這個時代詩體之雜，尤其是詩人流品之雜，——幾乎無論那種身分的人，都有會做詩的；甚至連荒渺的神仙鬼怪也會做詩，於是有許多流俗相傳的神仙鬼怪的詩都出來了。倘若我們承認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詩人時代，是『三百篇』的時代，那末，這個時代便是第二詩人時代。同時我們祇要翻一翻唐代叢書，或太平廣記所錄唐人之作，就可以知道這個時代民間流傳的故事的豐富，和傳奇小說的發達。再查一查『旗亭唱詩』的故事，阮白詩流行民間的故事，就可以知道這個時代民間對於文學的嗜好。總之：嗜好文學，是這個時代的社會裏最普遍的風氣，不過貴族需要貴族的文學，平民需要平民的文學。因此我們可以說唐五代之際，俗文學的所以產生，正是因爲在那樣嗜好文學的社會環境裏，在那樣文學的氛圍裏，適合民衆文學上的需要而產生的。關於第二項，佛教和這種俗文學的關係：我以爲必是民間先有關於故事或俗歌的流傳及扮演歌唱的嗜好，而後佛教徒纔有這種向民間宣傳用的『變文』，『緣起』，『俗文』——即所謂『佛曲』。否則，民間不能欣賞這種東西，那種中世紀的宗教狂熱，也就無所用之了！關於第三項，這種俗文學和後來俗文學的關係：我以爲現在民間流行的許多唱本，

如『鼓詞』，『寶卷』，『道情』，『小調』，『戲文』，等等，都和這種俗文學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這從歷史的探索上，比較的研究上，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的。總之：有了唐五代這種俗文學的發見，使我們知道宋以來平話，小說，戲曲的來源，以及現代民間流行的各種平民文學的來源，尤其是使我們知道自話文學的發展，在歷史上有很久的根據，有很重要的意義。雖然所發見的，大都是些斷簡零編，也就很值得我們視爲珍貴的了。

#### 附記：

上文作完之後，約莫三個多月的光景，又看見鄭振鐸先生的『敦煌的俗文學』一文，登在小說月報二十卷第三號上。這是介紹敦煌發見的俗文學最詳實而又最有見解的一篇文章。讀者可參看。可惜我作文時不會得着這篇文章作爲參攷材料，現在又來不及改動前稿了。

一九二九年『五卅』之後一日，展記。



## 九 敦煌俗文學的發見和民間文藝的研究（下）

從敦煌石窟裏發見了唐五代的俗文學，我們纔得看見千年前的民間文學之一鱗一爪；同時，還可以找出現代許多流行民間的文藝之來源。——這在上篇已經說道了。本篇則在專述現代的人對於現代民間文藝的研究。

中國人向來的所謂文學，是文人的，或是豢養文人的貴族的，差不多全和一般民衆無甚關涉。不過被目爲不文的一般平民，也自有屬於他們的文學，例如上篇所述唐五代的俗文學，便是唐五代時候的平民文學。其實這種流行民間的文學，無論爲文字記載的，爲口頭傳述的，任在什麼時代，祇要有所謂文藝之一物的存在，總會有的。我們還可以說：口頭傳述的文學，先於文字記載的文學；民間傳說的文學，先於文人創作的文學；韻語的文學，先於散文的文學。這雖是關於文學起源的話，也很可以幫助我們對於民間文藝的理解。一自有了

文人創作的文學，成了君主貴族擎攏架子的文學，民間文學纔被號稱爲文人的，爲闔人所輕視，被壓伏著伸不出頭來。但人類在社會制度上雖曾有過種種階級地位的分限，而在血肉心靈上卻無分貴賤地各自有其嗜好藝術的天賦本能。所以貴族儘管有貴族的文學，平民也還自有平民的文學。不過平民的文學在另一種身分的人們看來，都是粗鄙的，不雅馴的東西罷了。中國最古的文學書，自然要推詩經。詩經裏面的國風一部分，便是民間歌謠的記錄。其雅頌一部分，則大半是君主貴族擎攏架子的詩歌。我們從這裏面可以看到中國平民文學和貴族文學最初的分野。從此以後，語言和文字日益分離，貴族攏架子的伎倆日益增進，文學的國土也就全在他們占領統治之下了。到了近代，被壓迫的民衆，漸漸要抬起頭來。爲了社會的進化，民衆的需要，西洋文學的觀摩，文學漸漸通俗化，文學上也就漸漸有走到平民化的傾向。於是一向被人輕視的民間文藝，纔漸漸地引起了些民俗學者或文學家的注意。

近代的人對於民間文藝的研究，直到目前，也還祇算得是一個發端。在這個發端的時

期，其成績最好，應得提筆先寫的，便是關於歌謠的這一方面。說也奇怪，最先開始這一面工作的人，卻是外國人。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駐京意大利使館華文參贊衛太爾男爵（Boron Guide Vitale）搜集北京的歌謠一百七十首，成爲北京歌唱（Pekinese Rhymes）一書，每首先列原文，次附英文注解，次附英文譯本。他的自敘說：

我頭一回公布北京童謠的集子，自信從這本書可以得到這些個益處。

第一、得到別處不易見的字或短語。

第二、明白懂得中國人日常生活的狀況和詳情。

第三、覺得真的詩歌可以從中國平民的歌找出。

.....

有些人要反對我所說的真詩的星光可以從這本書找到。在那些與中國人的世界全隔絕的人們，這種意見自然是容易做到的。有些個歌謠（不論比例起這書的全量有多少）是樸實而且可感動人，在那些對於中國人的憂樂祇有一點知識的人，也可看作爲詩的。

我也要引讀者的注意於這些歌謠所用的詩法。因為他們乃是不懂文言的不學的人所作的，現出一種與歐洲諸國相類的詩法，與意大利的時幾平完全相合。根於這種歌謠和民族的感情，新的一種民族的詩，或者可以發生出來。

（據常惠譯北京的歌謠序）

他在三十多年之前，就能看出這些歌謠之中有真詩的星光，覺得真詩可以從中國平民的歌裏找出；根於這種歌謠和民間的感情，新的一種民族的詩或者可以發生出來，這不能不說是他的一種卓識呀！接着一九〇〇年，美國何德國（Hearst Land）女士搜集歌謠一百五十二首，輯爲儒子歌圖一書，原文之外，也譯成英文，還附有很好的照片。據說譯文多比原文文明瞭優美，和日本平澤平七（H. Hirayama）的台灣之謠的譯文一樣。

以下就要論述最近國人對於歌謠所得的成績了。在未入正文之先。還得略述前人對於歌謠的態度及其貢獻。



中國的書關於民俗歌謠的，除了最古的國風之外，實在不多。古謠諺一書似是歌謠的專書了，其實是從古書裏面摘鈔下來的，算不得真正的民間歌謠。各省府縣志裏面雖各略載當耶歌謠，也是隨手拈來的，大半陳陳相因，甚或任意刪改，夫去本來面目。間有幾個別致的詩人，一時高興，或採取民歌的音節，或節取民歌的話句意境，製爲『竹枝詞』一類的東西；也還有把歌謠錄入詩話筆記中的，但都偶然得很。他如史書裏面也或間錄歌謠，則大抵視爲讖緯占驗的一類的東西，即周作人的所謂『五行志派』，（讀世說大觀）真是迂謬得好笑。若像明季呂坤的演小兒語，有意刪輯兒歌，附會一點身心義理之學上去，還算是他的大度。至像清代李調元的粵風，范寅的越諺，以及華廣生的白雪遺音，這麼樣的書，就真是不可多得的了。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二月，北京大學設立歌謠徵集處，由周作人劉復錢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分任其事。同時發布徵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十條。其中規定材料之徵集，用左列二法。

一、本校教職員學生各就聞見所及，自行搜集。

二、囑託各省官廳轉囑各縣學校或教育團體代爲搜集。

規定入選之歌謠，當具左列各項資格之一：

一、有關一地方，一社會，或一時代之人情風俗，政教沿革者。

二、寓意深遠，有類格言者。

三、征夫野老遊女怨婦之辭不涉淫褻，而自然成趣者。（按後來發行歌謠週刊，改訂章程

第四條寄稿人注意事項之四云：「歌謠性質並無限制，即語涉迷信或猥褻者亦有研究之價值，當一併錄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擇。」既是淫褻的歌謠亦在徵集之列了。

四、童謠讖語，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韻者。

規定歌謠之來歷，如左所限：

一、不知作者姓名，而自然通行於一社會，或一時代中者。

二、雖爲個人著述然確已通行於一社會，或一時代中者。

規定寄稿人應行注意之事項，最重要者：

a. 方言成語，當加以解釋。

b. 歌謠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潤飾。俗字俗語。亦不可改爲官話。

c. 一地通行之俗字。爲字書所不載者，當附注字音。能用羅馬字或 *Phonetic*，尤佳。

d. 有有其音，無其字者，當在其原處地位，書一空格如口，而以羅馬字或 *phonetic* 附注其音；其詳注字義，以便考證。

e. 歌謠通行與某社會，某時代，當註明之。

f. 歌謠中有關於歷史地理，或地方風物之辭句，當註明其所以。

g. 歌謠之有音節者，當附注音譜。（用中國工尺，日本四音，或西洋五線譜均可。）

這個章程發布之後，原定民國八年六月三十日爲徵集截止期；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編輯中國近世歌謠交編，中國近世歌謠選粹告竣期；十年北京大學二十五週紀念日爲『彙編』、『選粹』兩書出版期。後來各個預定的期間都挨過了，各項預定的工作卻都沒有完成。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他們爲了擴大搜集和研究的範圍起見，就正式成立歌謠研究會。修改以前公布的簡單，並發行『歌謠週刊』。其年十二月十七日，『歌謠週刊』出現了，由周作人常

惠二人擔任編輯，三年之間，週刊出了九十六期，又增刊一期。後來因為要改成國學週刊，就停刊了。他們的成績，除了週刊上面登載了一兩百篇討論，談述，推究的文章，（鍾敬文挑選其中四十多篇，編為歌謠論集刊行。）發表了兩三千首歌謠以外，一共收集十餘種歌謠兩萬多首。還編了好幾種叢書。計歌謠叢書八種：吳歌集，（顧頡剛輯，甲集已出。）北京歌謠，（常惠）河北歌謠，（劉經華）南陽歌謠，（白啟明）淮南民歌，（榮謙慶）山歌一千首，（常惠）昆明歌謠，（孫少仙）直隸歌謠。又歌謠小叢書四種：看見她，（董世英，已出。）北京謎語，北京歌後語，諺語選錄。（常惠）現在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民俗學會，還在繼續他們這種工作，也已經出了好幾十種關於歌謠等等的書籍了。

其次，就要說到個人的這種工作。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周作人會在紹興縣教育會月刊上登過一個這樣的啓事：『作人今欲采集兒歌童話，錄為一編，以存越國土風之特色，為民俗研究，兒童教育之資料。即大人讀之，如聞天籟，起懷舊之思，兒時釣遊故地，風雨異時，朋儕之嬉戲，母姊之話言，猶景象宛在，顏色可親，亦一樂也。茲事體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當世方聞之士，

舉其所知，曲賜教益，得以有成，實爲大幸。」但他這次徵集兒歌之期，一年已滿，一總祇收到一件投稿，因爲那時候實在沒有幾個人注意到這些東西，他祇好自己動手搜集，共得兒歌兩百首左右。（潮州歌集序）他隨後還陸續發表了許多篇關於歌謠的文字，給從事歌謠搜集或研究的人一些理論上實際工作上有益的啟示。他這種提倡之功，真不可沒。顧頡剛於歌謠方面也費了不少的工力。他說：『……老實說，我對於歌謠的本身並沒有多大的興趣，我的研究歌謠是有所爲而爲的：我想借此窺見民歌和兒歌的真相，知道歷史上所謂童謠的性質究竟是什麼樣的；詩經上所載的詩篇是否有一部分確爲民間流行的徒歌。關於下一問題，我已於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一文中作一個約略的解答，就歌詞的複沓，方面的鋪張，樂曲的採集，民歌的保存上，說明詩經所錄全爲樂曲；又從典禮所用與非典禮所用的歌曲上，證明程大昌和顧炎武依據了儀禮所載的樂章而定諸國詩爲徒歌的謬誤。關於上一問題，我們可以知道歷史上所謂應驗的童謠，一半是有意而造作，一半是無意的誤會。……我自己知道，我的研究文學的興味遠不及我的研究歷史興味來得濃厚，我也不能在文學上有所主張，使得歌謠在文學的領土裏占得他應有的地位。我祇想把歌謠作我的歷史的研究的輔助。』（古史辨自序）看

他研究歌謠的出發點不在文學，而在歷史，這算是研究歌謠的另一方法了。此外如劉復，常惠，鐘敬文，魏建功，董作賓，林培爐，王禮錫，……都於歌謠上各有其相當的貢獻。有了這些人關於歌謠的搜集和研究，纔漸漸惹起文學界對於民間文藝探討的興趣，這是他們的一種大功勞。

搜集或研究歌謠在文學上可以發生什麼樣的影響，或有什麼樣的效果呢？這個問題根據諸家的意見，可以分爲下面幾個答覆：

一、可供創作新詩的參攷。北京燕唱的編者衛太爾，以爲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夠產生出來，這在上面已經介紹過了。歌謠週刊發刊詞，則直云他們的目的，「不僅是在表彰現在隱藏着的光輝，還在引起將來的民族的詩的發展。」底下再舉兩家的意見。

胡適說：「近年來，國內頗有人搜集名地的歌謠，在報紙上發表的已很不少了。可惜至今還沒有人用文學的眼光來選擇一番，使那些真有文學意味的「風詩」特別顯出來，供大家的賞玩，供詩人的吟詠取材。……現在白話詩起來了，然而做詩的人

似乎還不會曉得俗歌裏有許多可以供我們取法的風格與方法，所以他們寧可學那不容易讀又不容易懂的生硬文句，卻不屑研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風格。這個似乎是今日詩國的一樁缺陷罷。」（北京的平民文學）

周作人說：「……民歌與新詩的關係，或者有人懷疑，其實是很自然的，因為民歌的最強烈最有價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摯與誠信，這是藝術品的共通的精魂，於文藝趣味的養成，極是有益的。」吉特生說：「民歌作者並不因職業上的理由而創作；他唱歌。因為他是不能不唱，而且有時候他還是不甚適於這個工作。但是他的作品，因為是真摯的做成的，所以有那一種感人的力，不但適合於同階級，並且能感及較高文化的社會。」這個力便是最足供新詩的汲取的。……」（自己的園地，十，歌謠）

二、影○響○於○文○藝○思○潮  
梁實秋雖然不甚滿意於搜集歌謠的浪漫心理，至說現今從事搜集歌謠的人，似乎也正需要英國十八世紀的批評家彌斯通對於和他同時的纂詩歌恰客的波西的那種勸告。但他以為搜集歌謠大有影響於文藝思潮，我認他這種觀察是很對的。

他說：「……在最重詞藻規律的時候，歌謠愈顯得樸素活潑，可與當時作家一個新

鮮的刺激。所以歌謠的採集，其自身的文學價值甚小，其影響及於文藝思潮者則甚

大。……』

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

三、可為各國文學上比較的研究。衛太爾以為北京的歌謠，現出一種與歐洲相類的詩

法，與意大利的詩幾乎全元相合，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了。現在再舉出一個俄國人的意見。

伊鳳閣說：『……文學的研究範圍甚為寬廣，因歌謠有特別文學的價值，在歐西文學家和詩人常假歌謠題目和字句發表其意思。此外歌謠更有國際文學的比較價值，叢談的價值，及歷史的價值。然則又豈能祇以中國版圖及文化所及者而限之耶？近來歐洲研究叢談，常見許多題目到處皆有，有時話亦相同，細經考查，知此項題目多半非出自本地，乃來自外方者。即如現在莫斯科有的歌謠，迄至迤北數千里地方，仍有此種歌謠，詳細追究，知此題乃從俄國南部經希臘自小亞細亞方面傳來，即莫斯科亦非發源地也。我們知道中國文學有許多傳自印度者，漸至朝鮮日本等處，然則歌謠亦文學之一，又豈相異耶？……』

（俄國伊鳳閣致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書）

此外，我還以為從歌謠上可以找得出一點關於詩的變遷之痕跡，即是說，研究歌謠，



可以供詩歌史研究的參攷。例如三百篇裏面何以大半是往復重沓的詩章？我們看到有些歌謠的詞句也是往復重沓的，就可以幫助我們下一個解答了。例如有些歌謠的起頭和下文是沒有關係的，詩經樂府裏面亦多此種詩，我們可以從這裏面懂得所謂『感興詩』的意義，同時還可以懂得詩經樂府與民間歌謠間的一點關係。例如『雙關語』爲歌謠中的一種很重要的表現法，而在樂府裏面如子夜歌，讀曲歌，也不少雙關語，我們可以知道這種詩歌所受民間歌謠的影響。其實漢魏六朝樂府裏面，本收有不少的民間歌謠。總之：我以爲研究詩歌史的人，同時研究歌謠，似乎是一種必要的工作。

歌謠不過是民間文藝的韻文方面之一種。即以韻文而論：尙有謎語，諺語，歇後語，各種唱本，大調，鼓詞，彈詞，佛曲，灘簧，戲文，等等。其在散文方面，則有神話，童話，傳說，故事，笑話，等等。在這個民間文藝研究的發端時關，韻文方面，歌謠一項，已於上面說過了。謎語一項，錢南揚著有謎史一書，可算是謎語研究上的一種重要工作。關於灘簧的研究，則不得不推徐傳霖首發其端。鄭振鐸雖然早曾注意到佛曲，彈詞，但至今還未

見他的研究結果發表。（關於以上二者，參看中國文學研究下冊陳二氏之文。）關於該語一項，我還祇有見吳老頭子（名錫，字鳳孫，湖南臨湘人。聽說他因李（李縣兵岳州時，派兵查送寶物不問，為兵士嚇死。）的一部一法地，全體有韻，搜集古今諺語不少。這部書在岳州一帶地方，比增廣昔時實文，千字文，百家姓等還要流行，可見他在一個地方民間的勢力了。散文方面，側重童話神話的，有趙景采（他於異國故事亦很有研究。）沈雁冰（玄殊）諸人；側重傳說故事的，有顧頡剛林蘭女諸人。還有不拘韻文散文，曾側重所謂『下等小說』的，則有劉復。顧頡剛孟姜女故事所究畏自序說：『我的研究孟姜女故事，本出偶然，不是爲了這方面的材料特別多，容易研究出結果來。至於現在得有許多材料，乃是爲我提出了這個問題纔透露出來的。這種民衆的東西，一向爲士大夫階級所壓伏，所以不去尋時，是無踪無影。但又因立國之久，地方之大，風俗之殊異，所以著手搜求時，便會覺得無窮無盡。無論樣麼人，祇要有方法去做，便可得到很好的收穫，初施耕種的土地，地力正厚咧。孟姜女在故事中還是次等的。（我五六歲時，已知有祝英臺，但孟姜女到十餘歲方知道。）費了年餘功夫，已有了這些材料，而且未發見的怕尚有十倍二十倍。像觀音，關帝，龍王，八仙，祝英臺，諸葛亮……等等大故事，若去收集起來，真不

知有多少的新發見。即如尖酸刻薄的故事，自從徐文長故事一書出版以來，大家纔想起這類的故事是各處都有，而人名各不相同的。所以浙江的徐文良，四川便是楊狀元，南史便是龐振坤，蘇州便是諸福保，東莞便是古人中，海豐便是黃漢宗。……這類故事如果都有人去專門研究，分工合作，就可找出許多圖表，勘定故事的流通前域，指出故事的演變法則，成就故事的大系統。我的孟姜女研究既供給了別的故事研究者以型式和比較材料，而別的故事研究者也同樣地供給我，要多不能單獨解決的問題都有解決之望了，豈非大快！』其實民間文藝範圍以內的各種東西，材料都是豐富得很。口頭傳述的需要人採訪紀錄，文字紀載的需要人搜集整理，總之：這種文藝上的研究須得多數人分頭工作的，何止故事一門？即以故事而論，就我所知道的，湖南方面流傳的，例如關於姻婚的故事（這種故事，一部分是說巧妻拙夫的，即所謂呆女婿的故事；一部分是說婚姻論財的，即所謂『嫌貧愛富』故事。）光棍的故事，（一部分為訟師的故事，一部分是各地相傳有名的光棍的故事，卻不定因乎詞訟的。這種有名的光棍，便是那地方的『徐文良』。）鄉裏人的故事，書獃子的故事，（湖南稱爲『書獃子』，這類故事不少。光棍的故事是屬於人性質慧狹方面的，鄉裏人和書獃子的故事，是屬於人性呆方面的。）兄弟分家的故事，（都是說兄弟析產不均的悲報。）爲小失大的故事。都是說怪

者的富人這了意外的大破毀。此外還多得很，那一種不值得採訪記錄？不過現在的人對於這種研究已經發端，祇要有人繼續努力下去，二三十年之後，民間文藝研究的成績將有驚人的進步，尤其是因研究民間文藝的結果，會要影響到整個的文學上的趨向，乃至影響於整個的文化問題，怕不是現在的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了。

附記：

上文不是有人說過根據於歌謠之上可以產生一種新的民族的詩嗎，末了我不是還說過因研究民間文藝的結果會要影響到整個的文學上的趨向嗎？這在目前的中國，當然還祇算是一種『預言』。今天從壽昌兄處拏得樂羣月刊一卷二號，看見陳勺水譯，西川勉著，日本的無產詩壇，摘錄一節於下，以為這種『預言』有徵驗之可能的一個例證。

『在一般無產詩派當中，想論一論民謠。近時民謠運動是很盛的。專門談民謠的雜誌，如像民謠詩人等等，也出了好幾種。做民謠的詩人也不在少數。但是從

大體說來，所做的民謠多半是把古時的民謠和現在的俗歌混合而成的一類東西。此外也還有離開這種民謠運動，完全孤立的去做民謠，印行自作民謠集的詩人。這是實際從事農耕，飽嘗農民的痛苦的作者，用階級的意識做出來的東西。如像中村孝助，就喬其中的一個。他從前出了一本民謠集——農山歌……本來民謠這種東西做成了之後，即刻可以在街頭巷角唱起來的，所以他和民衆有密接的關係；是很質樸的，有人性的，所以同時也就是庶民的，甚至於是具有反叛性的。無產者在階級鬥爭上，和無產文化上，將來恐怕要大大的重視民謠呢。無產派詩人應該要向這一方面努力才行呵！』

一九二九年，『五卅』之後一日展記。



## 十 文學革命運動(上)

這次文學革命運動的起來，幾個先驅者的提倡之功固不可沒，但若我們已經知道自甲午之役以來，詩界求新的傾向，新文體的發生，小說的發展，——文學上所受種種時代潮流的激蕩，至少也可以知道這種運動的醞釀，已有二三十年之久了。羅家倫曾經推究它起來的原因，以為第一是由於經濟生活的改變，第二是由於世界大戰的影響，第三是由於國內政治的失望，第四是由於學術的接觸漸近。又以為其最近發動之點不外兩個：一、消極的——破壞的——是由於舊日文學的反動；二、積極的——建設的——是由於實際的動機。他以為國語文學的精神，就是『人生化』的精神，今後的新文學，應該是周作人所說的『人的文學』。

(近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變遷) 他已是說的很透闢了。我也曾研究它的起因有四：一、文學發展上自然的趨勢；二、外來文學的刺激；三、國語教育的需要；四、思想革命的影響。(拙編中國近代

文學之變遷）稍與羅氏的意見不同。胡適陳獨秀同爲文學革命的首倡者。胡適以爲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種下了文學革命的種子。不過那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史，祇有自然的演進，沒有有意的革命。這次的文學革命足以當得起「革命」二字，正因爲這是一種有意的主張，是一種人力的促進。他雖然還很重視先覺者的提倡。同時也很重視歷史的演進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和白話文學史引子。）陳獨秀則云：「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祇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答適之——討論科學與人生觀）他是注重於經濟的背景的。本來從經濟上去解釋，可以說是追索到原因之原因，祇可惜他說的太簡略了。總之，各人的觀點不必盡同，但是都起以證明這次文學革命運動的其來有自，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所可發生，也不是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爲力，這是無可擬的了。

這個運動發端於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而全盛於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那時鼓吹文學革命，而以白話行文的定期刊物，遍於全國。有人統計這種刊物共有四百多種，而以



新青年雜誌爲中堅。當時有一位『先生不知何許人也』的王敬甫，該書新青年記者，加以無難，說是『貴報大倡文學革命之論，權輿於二卷之末，三卷中乃大放厥詞，幾於無冊非之，四卷一號更以白話行文，且用種種奇形怪狀之鈎挑以代圈點。』（新青年四卷三號）後來新青年一直刊行到第八卷，還是主張文學革命的刊物。那時爲新青年這種主張而執筆的，除了陳獨秀胡適而外，就要算錢玄出周作人魯迅劉復沈尹默幾個人了。

文學上的革命，起初總是要求『文的形式』的解放，——語言文字或文體的解放。三百年前，歐洲各國國語文學起來代曉拉丁文學固如此。近幾十年來，西洋詩界的革命亦如此。其在中國，一千一百多年以前，韓愈倡散文，去駢儷，起八代之衰，是如此；這次文學革命運動要求『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更是如此。說起『國語』二字，我們還得先爲說及三十年來的『國語運動』。一八九五年，正是甲午新敗之後，一般人如大夢初醒，纔知道人家所以富強的原因，是由於教育普及，而不單是船堅砲利勝人，教育之所以普及，卻又是用拼音文字的便利。我國因文字這種工具太笨拙太繁重，以致教育祇作畸形的發展，一般

民智太高，而影響於國家的前途無振作之望。哉之譚詞同梁起超等都曾倡過漢字改革之說。譚詞同曾在他的仁學理，有廢漢字的主張，這算是對着不適用於現代的漢字放了第一砲。接着

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引起了一班有志之士對於國事的關心。同時對於文字問題，也許討論，如粵之王炳耀，閩之蔡錫勇，蘇之沈學，還有其他的，人先後都倡改造文字之說。在時務報，萬國公報，發表了許多改造文字的文章。茲且都曾草創於音字母印行。一九〇四年，

（光緒三十年）直隸王照的官語字母出版。先是古文家吳汝綸曾把牠帶到日本，在留學生中宣傳，後來又帶回北京，在兵營中宣傳。不久，浙江勞乃宣更作簡字譜，於一九〇七年在南京刊行。明年，進呈簡字譜於光緒皇帝。官府也加入宣傳。端方替他在南京方面宣傳，袁世凱替他在直隸方面宣傳，都設有簡字學堂。勞氏更造出京音譜是音譜對廣音譜等，勢力大盛，幾乎推行全國。因之他們又主張簡字獨立。這是國語運動的第一期。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教育部召集讀音統一會，議定注音字母三十九個。一九一六年，教育部設立注音字母傳習所。同年，八月，北京成立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一九一八年，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同時設立國語統一籌備會。明年，重新頒定注音字母次序。國音字典出版。是為國語運

動第二期。正在這個時候，文學革命運動，——國語文學運動，已經風靡全國了。國語運動自海於無形之中推動了國語文學運動，替它增加了不少的聲勢。不過國語運動是『爲教育的』，是用國語爲『開通民智』的工具；國語文學運動是『爲文學的』，是用國語爲『創造文學』的工具。前者是提倡白話，不廢古文；後者是提倡白話文學，攻擊古文爲死文學。所以前者祇可叫做文字改革運動，後者纔是文學革命運動。祇因文學革命運動，是從『文的形式方面』下手，要求語言文字或文體的解放，所以說文字改命運動也給文學革命運動增加了不少的助力。

這次文學革命所揭櫫的宗旨維何？理論維何？方法維何？本來無須乎繁瑣地申述的。爲了追尋歷史的線索之做，祇好約述最初胡適陳獨秀二氏的主張。陳獨秀主張的是『三大主義』。他說：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爲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

主義：

曰，推倒彫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文學革命論）

胡適主張的，最初還是消極的改良論，便是他的『八不主義』。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倣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文學改良芻議）

隨後他又把這『八不主義』都改作了肯定的口處，總括爲『四條主張』，——『半消極』半

積極的主義。

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

再後，他便揭出『十個大字的宗旨』：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這纔是他的建設新文學的唯一宗旨，也就是他的根本主張。（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他們的這種主張，在目前看來，似是平淡無奇的了。但在當日，不啻向古舊的文壇施放一個像陳獨秀說的『四十二生的大砲』，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震撼。有贊同的，有反對的，輿論紛騰，羣疑莫釋。其時反對方面，首先出面非難而又惹人注目的，就要算古文家林紆了。

林紆有致蔡元培一篇長函，反對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胡適一派的文學革命運動，遍登

於京滬著名報紙，是爲文學上新舊派正式衝突的序幕。兩中略云：

……大學爲全國師表，五常之所係屬。這者多問諸該紛果，我公或有所聞，即弟亦不無疑信，或且有惡乎聞耳之徒，因生過激之論。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也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侈爲不經之談，則毒粥旣陳，旁有爛腸之鼠；明燦宵舉，不有聚死之蟲。何者？趨甘就熟，不中其度，則亦有不斃者。方今人心喪敵，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侈奇辨之談，用以譁衆，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已，未有不塵涕磨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遂滿人，撻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剷倫常爲快。……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矢信尚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者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其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是賢乃有此叛親讎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受耶？……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者棄矣，今爲老尙抱守殘闕，至死不易其操。

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爲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累斥希臘拉丁羅馬之文爲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雖負盛名，固小能用私心以饒古。矧吾國尙有何人如迭更者耶？……且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學，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合文法，不類閩粵爲無文法之調嗽。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若水許紅樓皆爲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不知水許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編，紅樓亦不止爲一人手筆。作者均傳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彼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

他這箇中責難新派，不外兩點：第一是『廢孔孟，剷倫常；』第二是『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學。』蔡元培復書，深致駁詰，對於第一點，甲、北京大學教員曾有以『廢孔孟，剷倫常，』之倫常，『教授學生者乎？』乙、北京大學教授曾有於學校以外發表其『廢孔孟，剷倫常，』之言倫者乎？對於第二點，甲、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乙、白話是否果能達古

書之義？丙、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學，是否與引軍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原文很長，不便徵引。同時林紓還做了好幾篇小說，如荊生沃夢之類，痛罵北京大學的人，登在新申報上。先是林紓還曾作過論古文之不當廢一文，說是「知拉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往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病也！」沒有說出什麼道理來，也沒有多人理會。後來又作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略云：

……康乾之盛，文人輩出，亦闢氣運而然。道咸以下，即寥寥矣。間有提倡者，才力亦薄，病在脫去八股而就古文，拘局如裹足之婦，一旦授以圓履，終欠自如。然猶知有古文之一道。至白話一興，則喧天之鬪，人人爭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話。其始但行白話報，憶庚子客杭州，林萬里在叔明朔爲白話日報，余爲作白話道情，頗風行一時。已而余匆匆入都，此報遂停。滬上亦間有爲白話相詰難者。從未聞盡棄古文，行以白話者。今官文書及往來函札。何嘗盡用古文？一談古文，則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屬聲消燼滅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其曰廢古文用白話者，亦正不知所謂古文也。但聞人言韓愈爲古文大家則罵之，此亦韓愈之報應。何以言



之？楞嚴華嚴之奇妙，而文公並不寓目。大呼跳叫，以饒鉞鐘鼓爲佛，而楞嚴華嚴之妙處，一不之管，一味痛罵爲快。於是遂有此泯泯紛紛者，尾逐昌黎，罵之於千載之後。蓋白話家之不知韓，尤韓之不知佛也。然今日斥白話家爲不通，而白話家決不之服。明知口衆我寡，不必再辯。且古文一道，曲高而和少，宜宗白話者之不能知他。……吾輩已老，不能爲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請諸君拭目俟之。

他在這篇文章裏，也沒有說出什麼大道理，但他對於白話文已經要棄去攻擊的態度而改用容忍的態度了。他說：『口衆我寡，不必再辯。』又說：『吾輩已老，不能爲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這祇成了古文家的最後之哀音了。

嚴復林紓都可以說是這個時期古文家中負有盛名的大老。林紓以爲古文不宜廢，嚴復則是早已相信古文不會亡的。或說：『三十年以往，吾國之古文辭，殆無嗣音者矣！』他說：『學之事萬途，而大異在乎術鶴。鶴者何？以侍之爲至娛，而无暇外慕，是爲己者也，相忻無窮者也。術者何？假其途以有會，求得則輒棄，是爲人者也，本非所責者也。若夫古之

治文辭而遂至於其極者，可以見已，豈非意有所憤懣，以爲必待是而後有以自通者歟！非與古爲人，冥然獨往，而不關世之所向背者歟！非神來詞會，卓若有立，雖無所得，乃以爲至得者歟！」他又以爲「物之存亡係乎精氣，非人之能爲存亡。」『古文不亡於向之括帖講章，則后之必有存，固可決也。』（涵芬樓古今文鈔序）這是嚴氏的古文不亡論。但他後來在林紓 蔡元培爭辯的時候，欲守沈默，僅於書札中略述所懷。他說：

北京大學陳胡諸教員主張文言合一，在京久已聞之；彼之爲此，意謂西國然也。不知西國爲此，乃以語言合之文字；而彼則反是，以文字合之語言。今夫文字語言之所以爲優美者，以其名辭富有，著之海口，有以尊達奧妙精深之理想，狀寫奇異美麗之物態。如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隱侯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今試問欲爲此者，將於文言求之乎？抑於白話求之乎？詩之善述情者，無著杜子美之北征，能狀物者，無若韓吏部之南山。設用白話，則高者不過水滸紅樓，下者將同戲曲中之簧皮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於普及，而遺

棄周鼎，寶此康匏，正無如退化何耳。須知此事全屬天演。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

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嚴農道

書札六十四，學衡二十期。）

他以為白話不能為文學，即用白話以普及教育，亦為退化。他相信天演之理，優勝劣敗，竟因此斷定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亦無能為力，這是他的文學上的天演觀。他笑林紆出頭辯論為多事。他自己的態度祇是容忍的態度，林嚴兩人對於文學革命的觀察不同，所以他們的態度也不同，不過他們最後的態度也就頗近於一致了。因此文學革命的反對論者，已經不是林嚴，卻另有人在。這便是所謂『學衡派』了。

『學衡雜誌出版於民國十年，斷斷續續，直到現在還似乎存在。其中堅人物為吳宓胡先驥諸人。他們的宗旨，自述是『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  
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但他們對於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運動，是常

常加以抨擊的。最初胡先驥曾作中國文學改良論，登在東方雜誌，開端便說：

自陳獨秀胡適之創中國文學革命之說，……風靡一時。……而盲從者，方爲彼等外國畢業及哲學博士等頭銜所震，遂以爲所言者在在合理，而視中國文學果皆陳腐卑下不足取，而不惜盡情推翻之。……彼持作堆砌艱深之文者，固以艱深文其淺陋，而此等文學革命家則以淺陋文其淺陋，均一失也。而前者尙有先哲之規模，非後者毫無文學之價值者所可比焉。某不佞，亦曾留學外國，寢饋於英國文學，略知世界文學之源流，素懷文學改良之志，且與胡適之君之意見多所符合。獨不敢爲鹵莽滅裂之舉，而以白話推倒文言耳。……

文學革命論者主張推翻文言，全用白話；他卻是純然文學改良論者，主張仍在文言範圍以內改良。這是兩派不同的所在。至於對於舊文學有所不滿，而別有所主張，卻是相同的。不過前者既倡於幾個由海外歸來的留學生，而後者也是出自一個寢饋於外國文學之留學生，很足爲舊派文學者張目，那是自然的了。

文學革命論者既主張用白話創造新文學，究竟白話是否即係引車賣漿之徒所操的口

語？白話的標準怎樣？這自然成了問題。據當時胡適的解釋，白話的意義有三：

一是戲台說白話『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

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

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

用這樣的白話創造新文學，文學改良論者還是要承爲『鹵莽滅裂』。所以當胡適的嘗試集出現，——也便是從文學革命運動以來第一部白話詩集的出現，很引起了不少的反對方面的譏評。其實嘗試集的真價值，不在建立新詩的軌範，不在與人以陶醉於其欣賞裏的快感，而在與人以放膽創造的勇氣。儘管你說它是『微末之生存』，而『微末之生存不啻已死』，但他對於『文學革命』『詩體解放』的提倡，和他那種『前空千古，下開百世』的先驅者的精神，是不會在一時反對者的舌鋒筆鋒之下面死滅的。胡先驥曾爲評嘗試集一文，差不多費去一月之力，作成兩萬幾千字的長篇論難。（學衡第一期至第二期）這可以說是文學革命者自林紓而外所遇之又一勁敵。他這篇長文凡八章：一、緒言，二、嘗試集詩之性質，三、聲調格律音韻與詩之關係，四、文言白話用典與詩之關係，五、詩之模仿與創造，六、古學派浪漫

派之藝術觀與其優劣，七、中國詩進化之程序及其精神，八、嘗試集之價值及其效用。其中以第七章係他對於中國詩壇之過去的觀察，及其將來的推測，這是他的根本主張所在，頗為重要。現在我可不憚煩地把它摘錄於下：

……今試考中國四千年間之詩，按其性質，分爲四大期。……第一時期始自唐虞，終於周末。此時期之時發源於歌謠，大體爲四言，技術極其簡陋，喜用比興與重言，每每數章之詩，意義相似，僅易數字而已。此時期雖始於唐虞，然唐虞夏商之詩爲數極寡，至周初始盛。實則謂此時期僅包括有周一代亦可，此孔子所以美周之文也。此時期之詩亦有工拙之別。……其精神一方面最足引人注意者，則所述者盡屬人事，既無希臘之述神話詩，復無亞塞之詠英雄詩，寫景觀念，亦極不發達。詩歌內容，無外乎家室廟廟，起居日用，禮樂刑政，以及祀神述祖之事。其所表現者。純爲人文主義，初無一毫浪漫主義靡雜其間，此亦中國古代文明迥異其他文明者也。至屈原出，始創雜騷，以忠君愛國之忱，一寓於香草美人之什；既破除四言之軌律，復盡變人文主義之精神；秉楚人好鬼之遺風，遂開詩中超自然之法門，雖一

時之影響不大，未能開一時期；然中國詩之浪漫主義已伏根於此矣。第二時期始於西漢，迄於陳隋，其式上形之改革，厥爲五言之代四言也。……其技術則一方面固較周秦爲優，一方面乃較唐人爲劣。句喜排偶，然每每多蕪詞。……其狀景物也，但能語其大略，而不能精刻入微。……此時期尤有一習氣，卽擬古是。……且不但模擬詩題，當且襲用句法，讀之令人生厭。獨陶阮謝三公以振奇之姿，不傍門戶、別開支派，然數百年間之趨向，自可見也。此時期大可稱之爲古學主義時代，以其尙模擬也。……第三時期始盛唐，迄於五代。其特性在形式上則爲七古與律詩大興，技術上則章法句法較第二期爲謹嚴。一篇之中少累句，一句之中少蕪辭。不尙模倣古人，要能各立門戶。庶作樂府之習漸衰，因事命題之作大盛。以杜工部一人之作而論，則舍七絕外，幾於無體不備。寫景，敘事，抒情，述志，清新，沈雄，瘦硬，婉約，無美不具，開後人無數法門，爲千餘年中國詩之星宿海。日人以之擬彌爾敦。恐彌爾敦之於英詩之影響，遠不及杜詩之於中國詩影響之大。此外則與杜相鼓吹者，前有王右丞孟襄陽，後有李太白高常侍岑嘉州，於是盛唐之詩，遂開示

中國歷史上未有之光榮。……第四時期，（自宋元祐至宋末）此期之詩之性質，厥爲用字，造句，立意，遣辭，務以新穎曲折爲尙。唐人之羣往往爲自然的，宋人之美則爲人爲的。唐人僅知造句，宋人務求用字。唐人之美在貌，宋人之美在骨。唐人儘有疏處，宋人則每字每句皆有職責，真能懸之國門，不易一字也。唐詩視漢魏六朝之詩技術固較工，宋詩則較唐人尤工。唐人尙有拙處，宋人則絕無拙處，有時反以過工爲病。唐詩音調諧婉，宋詩則過取生澀。……唐詩之味如雞鴨魚肉，美則美矣，日飫之，或有厭倦之意。宋詩則如海鮮，如荔枝鳳梨，如萬壽果，如鰐梨，其風味之雋永，一甘之即不忍或舍也。在歐洲文學中，厥爲法人之文恍惚似之耳。自此以降，元人雖對於宋人之過於生澀又牙處，有所糾正，然無特種之更張。明人則誤在模倣唐人之面目，遂蒙畫虎類犬之誚。清初詩人亦步趨唐人，除一二人外，未能別開蹊徑。清末鄭子尹陳伯嚴鄭太夷雖能各開一派，然不能自異於宋人。日後之發展不可知，在今日觀之，中國詩之技術，恐百尺竿頭，斷難更進一步也。或者宋詩已窮正變之極，乃不得不別拓疆域以開宋詞元曲乎？



總而論之：中國之詩，曾經上文列舉四種之階級，而進於技術完美之域。至於內容，則自然之美，人情之隱，以及經史百家道藏內典所含蘊之哲理，宋人亦咸能入詩。清人且用詩爲老嫗之用矣。在舊文化中，恐更難有拓殖之餘地也。曰：然則中國詩將故步自封，長此終古乎。曰：是不然，美術與思想相應者也。美術爲工具，思想文化爲實質。周詩僅限於人事者，周人之思想文化之僅限於人事有以使之也。魏晉之時，老莊之學大盛，其詩亦被有老莊之色澤矣。下逮於唐，佛學大興，而唐人之詩遂呈佛學之色彩。其時復以詩賦取士，故詩極工。然經史百家之學非所尙，故唐人之詩韻味醇而理致少。至於宋，則研幾經史者衆，古文既承韓柳之緒餘而大振，理學亦以漸而興。爲詩者不但爲詩人，而兼爲傾學之耆宿，遂能鎔經鑄史以入詩。因之詩亦倍有端致。阿諾德之評十九世紀初年之詩，以爲舊才輩出，而成效不能如人所期者，由於實質不足之故。以東受新式教育之人，而觀中國之舊詩，亦必具有同等之感想。故清末之鄭子丹陳伯嚴鄭蘇盦不得不謂爲詩中射雕手也，然曾以受西方教育深知西方文化之內容者觀之，終覺其理致不足，此時代使然，初非此數

詩人思力薄弱也。亦猶擺倫協察威至威斯之詩不足鑿阿諾德之望也。他日中國哲學科學政治經濟社會歷史藝術等學術逐漸發達，一方面新文化既已輸入，一方面舊文化復加發揚，則實質日充，苟有一二大詩人出，以美好之工具修飾之，自不難為中國詩開一新紀元，寧須故步自封耶？然又不必以實質之不充，遂并歷代幾經改善之工具而棄之也。

他從中國詩的進化的程序上觀察，以為中國詩的技術，恐百尺竿頭，斷難再進一步，所以他認定中國詩的將來，祇在運用舊的工具，舊的技術、鎔鑄新的實質便不難為中國詩開一新紀元，這是他的詩歌改良論，和他的文學改良論一貫。因此他於新興的白話詩，突破因襲的傳統的重圍，主張詩體大解放，打破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繃結，就不會加以恕辭了。還有吳宓論詩，正和他同調。吳氏說：

作詩之法，須以新材料入舊格律。即仍用古近各種，而舊有之平仄音韻之律，以及他種藝術規矩，……不可更張廢棄。舊日詩格，律絕稍嫌板滯，然亦視才人之運用如何，詩格不能困人也。至古詩及歌行等，變化隨意，本無限制。……今日舊詩所

以爲世詬病者，非由格律之束縛，實由材料之缺乏。卽作者不能以今時今地之聞見事物思想感情寫入其詩，而但以久經前人道過之語意，陳陳相因，反覆填塞，官乎令人生厭。而文學創造家之責任，須能寫今時今地之聞見事物思想感情，然又必深通歷來相傳之文章之規矩。寫出之後，能成爲優美鍛鍊之藝術。易言之，卽新材料與舊格律也。……例如杜工部所用之格律，乃前世之遺傳，並世之所同。然王楊盧駱祇知蹈襲齊梁之材料，除寫花寫景寫美人寫遊樂以外，其詩中絕少他物。林工部則能以國亂世變，全國君臣兵民以及己身之遭遇，政治軍事社會學藝美術諸端，均納入詩中，此其所以爲吾國第一詩人也。

今欲改良吾國之詩，宜以杜工部爲師，而鎔鑄新材料以入舊格律。所謂新材料者，卽爲五大洲之山川風土，國情民俗；泰西三千年來之學術文藝典章制度宗教哲理史地法政科學等之書籍理論；亙古以還，名家之著述，英雄之事業，兒女之艷史幽恨，奇蹟異聞；自極大以至極小，靡不可以入吾詩也。又吾種近三十年國家社會種種變遷，樞府之掌故，各省之情形，人民之痛苦流離，軍閥政客學生商人之行事，

以及學術文藝之更張興衰；再就作者一身一家之所經歷感受，形形色色；紛紜萬象。合而觀之，洋洋浩瀚，取用不竭，何今之詩人不能利用之耶。即如杜工部由隴入蜀，幾於每至一地皆有詩。吾國留學歐美者千百人，有能著成一集，詳述其所聞見者乎？雖有之，吾殊未多見也。……

他這種主張，比較二十年以前黃遵憲梁啟超諸人倡導的新派詩，和詩界革命之說，進步了不許多。他忽視了唐代詩人所用的格律，有很多是自己創造出來的，並非完全因襲前代。向以一定要今人因襲前代，或者祇以杜工部爲師？他很慨歎於出洋學生不能以材料新入舊格律爲詩，自然那些留學歐美的人，對於這個也是一件應得自覺歉然的事，但舊形式不好裝進新內容，新的酒是應該裝在新的皮袋裏的，怕也是他們可以藉此稍白寬假的一種遁辭罷。又有李思純論詩，也是反對白話新體詩的。但他的見解較之胡適兩氏又有不同。惟有他可以說是極端的新體詩的否定論者。他說：

竊以文學所本，在於文字。吾國舊詩之所以有平仄音律五七言，蓋本於漢字之特質而來。今苟有人提議廢漢字，而用拼音文字，且於此拼音文字之下，更爲拼音文字

式之詩，則吾決不作一語以反對之。若夫在單音獨體之漢字下，而強用之以造作拼音文字式之詩，則其去常識已遠。夫以蠶絲爲原質而織之則成錦緞，以牛羊毛爲原質而織之規成呢絨。其所以相異者，非織機之不同，工役之不同，而原質之不同也。今以蠶絲爲原質而欲織成呢絨，與以單音獨體文字爲原質而欲成拼音文字式之詩，吾誠不能知其所異者何在。故鄙意於章太炎氏之大講說文，高標漢魏，極爲贊同；於黎錦熙錢玄同之痛罵漢字，別造拼音，亦極贊同。而所期期不敢贊同者，即此輩委蛇遷就，於蠶絲下求呢絨，於牛羊毛下求錦緞之人。蓋以其去常識太遠耳。

……章太炎先生曰：日本佛教徒之奉眞宗者，食肉娶妻而自稱和尚，猶今之爲新詩者，廢音律規則而自稱爲詩。『鄙意向來和尚二字之定義，本不包食肉娶妻之人。今彼輩必欲擴大和尚二字之定義，而將食肉娶妻之人，一並包括在內，則亦無可如何。此等事本不犯法，人人可任意爲之，充其所至，無非漸漸將不食肉不娶妻者，消滅淨盡，而使和尚二字之原意不明而已。……』

純觀於廣東人唱京調之不能審譚味，與北京人唱粵謳之不能字正腔圓，乃知東方黃

而孔人之攻西洋文學，與西方高鼻人之攻中國詞章，斯架天下之至愚不靈者矣！純居巴黎三年，法之治中國學者，其攻中國之事物凡兩途：其一探討古物，而爲古物學之搜求；其二探討政制禮俗，而爲社會學之搜求；然決未聞有專咀唐詩宋詞以求其神味者。此無他，彼非鄙唐詩宋詞爲不足道，彼實深知文學爲物，有賴於民族之環境遺傳者至深，非可一蹴而幾也。……昨與陳寅恪君談。陳君亦云：「機械物質之學，頃刻可幾者也，哲學文學音樂美術則精神之學，育於環境，本於遺傳，斯即吾國之所謂禮樂是也。禮樂百年而後興。」純竊味乎其言。非欲阻國人以勿治西洋文學，但欲求吾國「出版新詩一冊」之文學家宜審世事之艱難耳。（與友人論新詩書，學衡十九期。）

他以爲「在單音獨體之漢字下，而強用之以造作拼音文字式之詩，去常識太遠。」又以爲「東方黃面孔人之攻西洋文學，與西方高鼻人之攻中國詞章，爲天下之至愚不靈。」直接言之，他是極端反對自話詩摹倣西洋詩的。現在我還要介紹古調獨彈的章炳麟的論自話詩了。

詩之有韻，古無所變。惟周頌有數首似無韻者，則以古詩用韻錯綜無定，其排刻不盡同乎人。以孔氏詩聲類法求之，依非無韻也。來書疑僕所論，祇問形式，不論精神。夫文辭之體甚多，而形式各異；非求之形式，則彼此無以爲辨；形式已定，乃間其精神耳，非能脫然於形式外也。僕所謂形式者，亦祇以有韻無韻爲界。若夫屬句長短不齊，則府所已然，所不論已。來書言女子不著裙，不失爲女子；詩無韻，亦不失爲詩。所引非其例。女子自然之物，不以著裙得名；詩乃人造之物，正以有韻得名，不可相喻，來書又疑百家姓等雖有韻，不得爲詩。不知以狹義言，詩之名，則限於古今體詩，旁及賦與詞曲而止耳，以廣義言，凡有韻者皆詩之流。篇誄哀詞，悉入詩類。百家姓者防於宋人姓氏急就篇，其源則史游急就篇開之。臚列事物，比而成句；編排合句，合而成韻。百家姓然，醫方歌括亦然。以工拙論，詩人或不爲，以體裁論，亦不得謂非詩之流也，若夫無韻之作，僕非故欲摧折之、祇以詩本舊名，當用舊式。若改作新式，自可別造新名，如日本有和歌俳句二體。和歌者彼土之詩也。俳句者彼土之燕語也。緣情體物亦自不殊，而有韻無韻則異，其稱

名亦別矣。中國古無無韻之詩，有之自胡人史思明始。思明得櫻桃，未知詩而欲作詩，乃曰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思明之子）一半與周贄。（明憲用事之臣）人曰，何不以懷王周贄上下易之，則成韻矣？思明大怒曰，豈可使周贄居我兒上耶！此事相傳，以為笑柄。今若以無韻詩家之說評之，則思明乃不錯，而笑之者真誤也。然乎，否乎？必謂依韻成章，束縛情性，不得自如，故厭而去之。則不知樵歌小曲，亦無不有韻者，此正觸口而去，何嘗自尋束縛耶？絕句不過二三韻，近體不過四五韻，古體語雖煩複，用韻轉換，亦得自由。惟詞之用韻稍多，而小合亦祇數語，絕無束縛情性之事。若并地厭之，無妨如日本人之稱俳句。若不欲用日本名詞，無妨稱為燕語，不當以新式強合舊名，如史思明之所為也。苟取歐美偶有之事為例，此亦歐美人之絃索耳，何足法哉？（答賢案仁論白話詩，華語月刊一卷四期。）

章先生不會發表過反對白話文學的負責的言論，使在這篇短論裏，也不曾明白反對用白話作詩。但時他堅持『詩必有韻』之說，以為『詩之有韻，古今無所變。』因此他承認『百家姓醫方歌括以體裁論，亦不得謂非詩之流，』卻不承認無韻的白話詩——自由詩是詩



這就未免太偏重形式，太偏重體裁了！

綜觀上述諸人反對白話新體詩的重要的意見，不外下列四點：

一、白話不能爲詩。

二、白話詩打破舊時一切規律，不能算詩。

三、單音獨體的漢字不能創造拼音文字式的詩。——摹倣西洋詩的白話詩，根本不能成立。

四、不承認無韻的白話詩——自由詩是詩。

這都是做白話體詩的，要求語言文字的大解放，時體的大解放，必得引起的一些反響。因爲用白話作小說戲劇，似乎已經看慣了一些，忽然要用白話作詩，又要打破舊詩的一切規律，而且體製，排列，句讀，大都摹倣西洋詩，比較就很難入眼的了。所以在文學革命運動中最引起非難的就是白話新體詩。儘管白話詩集像春葩怒發一般的繼嘗試集而出現，解釋新詩運動的文章，如胡適的談新詩，嘗試集自序那樣詳盡堅實，而反對論者的筆鋒卻不因此稍停。傾到目前中國的詩壇無論新舊的都顯示沈寂了。這種反對論者纔寂然無聲了。現

在我要借用那時候田漢氏評論新體詩的一段文章引在這裏，暫時結束這個問題。

『欲歌勞動家的雄大，不可不求之歐洲殘廢的詩形以外。因為歐洲的詩人是以希臘半神及中世紀武士爲英雄的。……欲表現新世界新想念新事物，何必要假舊世界的舊形式呢？』於是惠特曼乃有不定形不押韻的詩歌出現。

我國自從新青年上改用口話，倡文學革命以來，新體詩也同時出現，『把自己的主觀，客觀自事物，自然的真實的寫出來。』最初很受一班社會上的搏擊，說他『詩不成詩，文不成文。』這又何異于惠特曼的草葉出世的時候，人家都譏他是『野蠻人的文字』與泥醉者的歌言呢？王陽明先生有句話說，『要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新體詩的出現本是自然的趨勢。胡適之先生就中國文學趨勢上有很詳確的說明，我就外文學趨勢上略說一番罷。

歐洲近世文學大概可分爲四時代，就是：一、擬古主義時代，(Classicism) 二、傳奇主義時代，(Romanticism) 三、寫實主義時代，(Realism) 四、取象主義時代。

(Symbolism) 當然要論詩歌也可以取這種論法。古時候一講詩歌，就聯想到『合

平仄』，『押韻』。不獨中國有許多約束，做詩的人不可不遵之惟謹，西洋詩也是一樣的規則很多。歐洲十七世紀的時候，法蘭西有一個擬古派的詩人叫做波亞羅（Boileau）做了一本書叫做作詩法，（Art Poétique）就專講這些規矩，像要用索子來綑天下的詩人，受其毒的不獨法蘭西，就是英國著名的 Dryden Fope，都是他的私淑弟子。到了『傳奇』『寫實』兩時代的詩人手裏，還不能十分突破他的藩籬。直到近代取象主義抬頭的時代，同時有一位法蘭西大詩人叫做威乃儂（Aer-laine）的，——取象主義詩人之趨楚——做了一本作詩法，故意也用波亞羅的書名叫做 Art Poétique，這本書就像取象詩派的綱領宣言書。破棄從來一切的規約與詩形，自闢新領土，倡所謂『不定形的詩』，（Vers amorphel）『自由詩』。（Vers libre）於是乎天下從風，現代的新詩人都高唱『詩的解放』（Poetic Emancipation）勝利。威乃儂死後，目為取象派泰斗的呂紐乃至斷言『祇要詩的律呂一諧，拚音的數可以不管。』……本來法國『自由詩』之起，雖是直接由意大利輸入來的，而其傳播之速，勢力之大，就是因為現代事象之繁複，不是腐舊的詩形所能

包容；現代詩人內部生命之豐富，也不是腐舊的詩形所能表現；其結果，非至於打破一定的韻律與詩形不可。所以威乃儂著作詩法痛恨那般『高蹈派』——Lo Far-nasse Conten Prain 詩派的同人——過重韻律之弊。中國現今『新生』時代的詩形，正是合於世界的潮流，文學進化的氣運。中國的『高蹈派』先生尙要主張法蘭西十八世當時的陋見，就免不了威乃儂的罵。……（田漢，文學論集，惠特曼的百年祭一文中，惠特曼的自由詩與中國的 *Liberalism* 之一節。）

## 十一 文學革命運動（下）

自林詩以至學衡派，乃至章炳麟，他們對於『文學革命』的態度，以及她們最近對於文學的主張，上面已經略略說過了。現在接述章士釗的反新文化運動，反文學革命運動。

我們要說起這二十年來的『政論文學』總不會忘記章士釗的甲寅雜誌，同樣，我們要說起這十年來文學革命者的最後之勁敵，就該不會忘記章士釗的甲寅周刊。他這個刊物發行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恰在段執政時代，他正在做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看他自述宗旨：

……愚之甲寅，半是闡發個性。作者雖行能無似，而稍擅文辭，兼通治理，好預世故，出入羣倫。其所行事，期於無甚不可告人之處。而又為信近世心解諸學，意在表露人類之弱點。無人無己，俱使自鏡；然後治為同德，盡人可由，丁斯世也，當

然有一部分心思者好希望感情叢焉寄之，使之代主坵壇；與世共見；用是範作中心，成爲文匯。令天下相同相類甚且相反之情之意之志，一人自狀，百人同證，以質以劑，以循以環，人人了然於一時風會之所共趨，因革損益之所宜出，是非大之有裨於世道人心，而小之文人所當滿意躊躇之勝事乎？……（跡府）

他說：『丁斯世也，當然有一部分心思者好希望感情叢焉寄之，使之代主坵壇。』究竟這一部分人是些什麼樣子的人呢？都是反新文化運動的，反新文學運動的。他是這一部分人的代表。這個刊物便是這一部分人的喉舌。你看了這個刊物裏面的文學，就可以看見他們的聲氣之廣。他說：

甲寅中興，人以反動之時期將至，有色然喜者，有惻然憂者，有相驚以伯有者，有防之如猛獸者，百感雜陳，囂然塵上。吾國自有言論機關以來，論域至明，關係至大，正負兩軍，各不相讓，筆鋒所至，真感環焉，如吾甲寅今日所包舉之論戰者，未之前聞也。……（答適之）

你可以想見他的影響之大。自有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運動以來，將近十年了，這種

新的勞力已經植基甚深，不可動搖。他們適於其時倡反對之論，這是很可注意的。章士釗說：

……今之束髮小生，握筆發先，名流巨公，易節恐後。詩家成林，作品滿街。家家自命爲施曹，人人自詡爲易莫。風流文采，盛極一時。何莫非至易至美兩性同具之新發明，導之至此！嗚呼！以鄙倍妄爲之筆，竊高文美藝之名；以就下走曠之狂，墮載道行遠之業；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文歟？化歟？愚竊以爲欲進而反退，求文而得野。陷青年於大阱，頹國本於無形，甚矣運動方式之誤，流毒乃若是也！

……（洋新文化運動）

又說：

……自白話文體盛行而後，髦士以俚語爲自足，小生求不學而名家。文事之鄙陋乾枯，迥出尋常擬議之外。黃茅白草，一往無餘；誨盜誨淫，無所不至。此誠國命之大創，而學術之深憂，士釗所爲風雨徬徨，求通其志，互數年而不得一常者也！……

……（新辦國立編譯館呈文）

他反新文化運動，反文學革命運動，其動機原來如此！他爲了要挽救新文化新文學的流毒，至於『風雨徬徨，求通其志，互數年而不得一當，』現在他居然做到了司法總長，教育總長，自然是要當官而行，義無所讓了。他說：

……愚嘗澄心求之：以謂人本獸也，人性即獸性。其苦拘因而樂放縱，避艱貞而就平易，乃出於天賦之自然，不待教而知，不待勸而能者也。使充其性而無法以節之，則人欲不得其養，爭端不知所屆，禍亂並至，而人道且熄。古之聖人知其然也，乃創爲禮與文之二事以約之。一之於言動視聽，使不放其邪心；著之於各物象數，使不窮於外物；復游之以詩書六藝，使舒其筋力，而淪其心靈。初行似局，浸潤而安，久之百行醇，而至樂出。彬彬君子，實爲天下之司命，默持而善導之，天下從風，炳焉如一，夫是之謂禮教，夫是之謂文化。斯道也，四千年來，吾國君相師儒續續用力以恢弘之，其間至焉而違，違焉而復至，所經困折，不止一端。蓋人心放之易而正之難，文事弘之易而修之難，質性如是，固無可如何者也。今乃反其道而行之：距今以前，所有良法美意，孕育於禮與文者，不論精粗表裏，一切摧毀



不顧；而惟以人之一時思想所得之，口耳所得傳，淫情濫緒，彈詞小說所得描寫，袒裼裸裎，使自致於世，號曰至美；是相率而返於上古獠獠狃狃之境，所謂苦拘囚而樂放縱，避艱貞而就平易，出於天賦之自然，不待教而知，不待勸而能者也。

胡君倡爲新文學，被荷如彼其遠，而乃不言而人喻，能收大辯若騞之效者以此。

……（評新文學運動）

這是他的『禮文約束論』。也就是他反對新文化新文學的根本理論。這種理論正和他的『敦詩說禮，孝弟力田』的人生觀，『農村立國』的政治經濟思想，『讀經救國』的教育政策，都是『斯道也，四千來年，吾國君相師儒續續用力以恢弘之』的一些東西。可惜他不曾在『君相師儒』的時代，——至少二三百年以前，他的那些主張有用力恢弘的價值，這真是他一生的大不幸呀！你要罵他思想太舊嗎？他却自認是主張新舊調和的，以爲『宇宙進化之秘機全在乎調和』。他說：

……今日之社會，乃由前代之社會嬗蛻而來；前代之社會，乃由前代之前代社會嬗蛻而來。由古及今，爲一整然之活動，其中並無定畛可以劃分前後。……吾今生於

今日社會，亦求所以適應乎今日之情狀以爲設施而已矣。本禮祇一，新云舊云，皆是執著之名言。姑順俗言之，所謂舊者將謝之象，新者方來之象。而當舊者將謝而未謝，新者方來而未來，其中不得不有共同之一域，相與舒其力能，寄其心思，以爲除舊開新之地。不然，世運決無由行，人道或幾乎息，理至秘要，無可詆譏。夫此共同之域者何也？即世俗之所謂調和也。

調和二字，隨俗濫用，學士大夫不肯言之。愚爲甲寅，初明是理，同社諸子，力以有妨文品相爭，愚強用焉，佳名始立。今則稍習，不以爲敵矣。其實宇宙進化之秘機全在乎此。達爾文昔倡進化論，以競爭爲原則，使人合於自然法律以行。後之學者以爲不然，謂果如達言，則人亦與禽獸等耳，生命又安足貴？救其弊者有克魯泡圖金之互助論，有柏格森之創造進化論，有倭鏗之精神生活論，自各有其理由。然互助近於社會學者之主觀，倭柏諸家含有玄學宗教之鼓吹。愚意不如以調和話化，既能寫社會演進之實象，而與諸家之說亦無乖迕。蓋競爭之後，必歸調和，互助亦調和之運用。創造不以調和爲基，亦未必能行。精神生活尤爲折衷諸派之結論。……

要不然，你罵他開倒車嗎？他便和你說開倒車。他說：

澤而存，山而作，上而輕，下而軒且曳，子厚所叙之車德也。然聞馬之不前曰弊，車之不前曰輦。輦則奈何？且前者非徒不前也，有所以抵之者也，抵之者仍爲車也。兩車相抵則奈何？曰，惟輾以經之而已。輾者還也，車相避也；相避者又非徒相避也，乃乍還以通其道，旋乃復進也。自有此輾，車乃無道而不可行，輾之時義大矣哉！今諺有所謂『開倒車』者，時人談及，以謂有肯進化之通義，輒大病之，全不明夫輾義者也。愚說其烏能已？……（說語）

再不然，你要罵他反動嗎？他便以反動自居。他說：

反動者非不可居之名，而亦無有常位者也。乾嘉經學之後，承以桐城義理之文，方姚之徒，反動派也。八股空疏，則鴛鴦爲經世有用之學，如魏默深馮林一康長素梁卓如，反動派也。胡適之『規復』白話，自稱爲理二千年來爲死文學所抹殺之舊緒，其義叶於反動尤至。……（反動辨）

這麼看來，你總得佩服他那種倔強不屈的態度。當時胡適說他這些文章，這些理論，『不值一駁』。但因為他的官位之尊，聲氣之廣，影響之大，和他駁論的，先後不乏其人。例如唐鉞的文言文的變遷，告恐怖白話的人們，現代人和現代文，（中國史的新頁）高一涵的那里稱得起反動，郁達夫的兇甲寅十四號評新文化運動，都是駁斥或針對他的主張而作的。（約見現代評論）尤以唐鉞氏之文，分析精密，論斷謹嚴，算爲文言白話問題最後作個總結。魯迅的華蓋集，也不少嘲諷章士釗的文章。還有吳敬恒，也爲他費了不少的筆墨，如廣說 章士釗、陳獨秀、梁啟超，讀經救國，我們所請願於章先生者，那些文章真是和他鬧頑笑不少。章士釗也就回答了他不少的有趣的文章。例如吳敬恒說：

……我在京報副刊上論到章先生個人，曾說，『他的謬誤，我還相信不在他良心上，還在他讀那牢什子的鳥柳文。』那種鳥柳文，遊戲的讀讀還好。若被他一道金剛箍套住了頭，真是個人的倒楣。我雖略識之無，不配談到文學，但謬妄的盡各言志，也誰還能來禁我。所以三十歲以前，也曾從經生想到文人，人想將來過了六十，到孔老二刪詩書定禮樂之年，在詞林文人裏頭有一席位置。乃三十歲的六月，

住在北京官菜園上街鎮江館，有位丹陽朋友，乘我出門，在我桌上放一紙條規我曰，『學劍不成，學書不成，勇而無剛，朝史暮經。三十之年，胡亂混混。』我看了很懊喪。晚上讀曹植與楊修書，他說：『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勤績，辭賦爲君子哉？』就想扔了那牢什子的文史，還是學劍。到明年，還到家鄉，在小書攤上得到一部『豈有此理』，（按即何典）他開頭便說『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忽然大澈大悟，決計薄文人而不爲。偶涉筆，即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之精神行之。再過一年，在南洋公學，有位陳先生，復相約投中國書於毛則，從此不看中國書。到如今，幾乎成了沒字碑，然身上不帶烏氣，不敢誤認我爲文人，這是很自負的。……（我們所請願於章先生者）

這是吳敬恒的『放屁』文學論。章士釗則說：

先生懲文言之失，涉話言之趣，矯枉過正，蕪穢雜呈。人也職也，而必鳥之；言也策也，而必屁之，近且下濫雞腿之辭，（自注：原文過變，難於徵引。）比諸『黃

絹幼婦』之妙，『三十年前，由經做生到文人；』更三十年，則由水滸做到肉浦；此先生以之自處，乃盧梭所云天賦之權，愚不敢贊一辭。至於求達世界共通優點，及將中國其樹起，與並世文明諸邦上下角逐，共逐無疆之麻，此類猥褻之詞有何連誼，愚誠百思而不得其解也。夫今日文敵極矣！而文敵尙不關文俚之爭，以俚辭而求其遠，文律中固宜有如是之一境也。然今之文家，凡爲說理之文，大抵晦澀臃腫，不可爬梳。一涉序事體裁，言情結構，如峽之傾，一瀉千里，則往往敘述千數百言，未了所云何事。惟見東立一喻，西插一譚，尖酸刻薄，一挑半剔，全然失卻士君子『立言』之經而已。此之惡風已不可捄，而先生復加甚焉以扇發之。使後生得從而爲之辭曰，明誠質厚如吳先生尙爾，吾儕爲之何害？夫明誠質厚，介然自克，固先生之本性，恒士所萬萬不及。其偶爲詞譏，口不擇言，特有所激而出於是。而士之步趨先生者，乃斷斷置明誠質厚，介然自克不問，而一惟詞譏，口不擇言是言從。語云，『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愚誠不知遷流所極，其因詞之靡靡，被於一切言行，釀成衰世暴慢之膏盲廢疾，將至何度也！先生將曰，吾特興到

筆隨，以自娛而爲之爾。則天下自娛之事無限，何必僨言？雕蟲小技，先生所蔽罪於愚者，亦即自娛之一種也。然先生以此罪愚，愚恕不自以爲罪，先生即不驚此，愚亦不以多先生。……先生，天下之宗匠也。天下之後生，相率效之，一世競爲烏屁雞腿之文，即來世風文運興衰功罪之論，與擇術自娛，其效不越一己者，不可同年語也！……（三答雅暉先生）

一個說是放屁，一個說是『立言』，他們論文的得失，在這裏我不暇絮論。但吳敬恒以爲章士釗『走進牛角尖裏，灣到十八層幽谷，』祇好替他發喪！

『不友吳敬恒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敵友學士大夫府君。府君生于前甲寅，痛於後甲寅無疾而終。不友等親視含歛，遺古心喪，屈（自注，非苦）塊昏迷，不  
便多說。哀此訃聞。』（汝襲）

平心論之：章士釗的『前甲寅』，使人知道中國文學在『古文範圍以內的革新』，最好的成績不過如此，爲後來的文學革命，暗示一個新的方向，自有其時代上的價值。他的『後甲寅』，若是僅從文化上文學上種種新運動而生的流弊，有所指示，有所糾正，未嘗沒有

一二獨到之處，可爲末流的藥石。但他想根本推翻這種種新的生機，新的勢力，仍然要維持四千年來君相師儒續續用力恢弘的一些東西。所以他努力的結果，似乎一方面祇能表示這是他最後一次的奮鬥，他的生命最終的光榮；另一方面只能代表無數的學士大夫之流在文字上在學術思想上失去了舊日權威的悲哀，代表無數的趕不上時代前進的落伍者思古戀舊的悲哀，爲新潮捲沒的悲哀！

章士釗嘗譏胡適自爲矛盾：一面主張文學革命，一面『以整理國故相號召。所列書目，又率爲愚夫愚婦頑童稚子之所不諳。己之結習未忘，人之智慾焉傳？』還有人說胡適提倡整頓國故的一種惡影響，將要造成一種非騙非馬的白話文，實爲新文學前途的隱憂。這可要氣倒胡先生了！他究竟爲什麼要整理國故呢？他的答案，是——

我披肝瀝膽地奉告人們：祇爲了我十分相信『爛紙堆』裏有無數無數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厲害勝過柏斯德（Pastour）發見的病菌。祇爲了我自己自信雖然不能殺菌，卻頗能『捉妖』『打鬼』……



他的整理國故，原來爲的是到爛紙堆中捉妖打鬼！究竟整理國故於白話文學前途有沒有惡影響？他說：

今日半文半白的白話文，有三種來原。第一是做慣古文的人改做白話，往往不能脫胎換骨，所以弄成半古半今的文體。梁任公先生的白話文屬於這一類，我的白話文有時候也不能免這種現狀。纏小了的脚，骨頭斷了，不容易改成天足，祇好塞點棉花，總算是提倡大脚的一番苦心，這是大家應該原諒的。

第二是有意夾點古文調字，添點風趣，加點滑稽意味。吳稚暉先生的文章，（有時因爲前一種原因）有時是有意開頑笑的。魯迅先生的文章，有時是故意學日本人做漢文的文體，大概是打趣『順天時報派』的；如他的小說史的自序。錢玄同先生是這兩方面都有一點；他極賞識吳稚暉的文章，又極賞識魯迅弟兄，所以他做的文章也往往走上這條路。

第三是時髦的不長進的少年。他們本沒有什麼自覺的主張，又沒有文學的感覺，隨筆亂寫，既可省做文章的工力，又可以借吳老先生作幌子。這種懶鬼，本來不會走

上文學的路去，由他們去自生自滅罷。

這三種來源，都和整理國故無關。……

平心說來，我們這一輩人都是從古文裏滾出來的，一二十年的死工夫，或二三十年  
的死工夫，究竟還留下一點子鬼影，不容易完全脫胎換骨。……大概我們這一輩半  
途出身的作者都不是做純粹國語的文人。新文學的創造者應該出在我們的兒女的一  
輩裏。他們是正途出身的，國語是他們的第一語言；他們大概可以避免我們這一輩  
人的缺點了，……（整理國故與打鬼 現代評論一百一十九期）

他以為今日半文半白的白話文是和整理國故無關的。而整理國故又只是「捉妖」「打  
鬼」。不是什麼「結習未忘」，那末，章士釗譏他「自爲矛盾」，他又可以說是「不值  
一駁」了！

文學革命討論的時期早已過去了，現在正是新文學創造的時期。在這短短的時期裏  
面，亦自有其相當的成績。計自文學革命運動初起至今，祇有十多年的歷史。在這十多年之

間，一面須破壞舊文壇的最後的殘壘，一面須從事新文壇的建設，事業既極艱鉅，期間又極短促，說到成績，自然不能容易推崇過分的，同時也就不必評價太嚴。犯了前一種弊病，就太樂觀了；犯了後一種弊病，就容易陷於悲觀。倘若樂觀的話能叫我們進取，悲觀的話能叫我們興奮，那末二者都於我們是必要的。必須懂得這層道理，纔可以來談最近新文藝的成績。

。陳原說：

中國的出版物無從稽攷。可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某每裏有一篇最近文藝出版物編目，這裏面的書目大約包含從新文學運動起，截至一九二三年末日爲止，五六六年中的作品。我數一數五六六年中的創作，有小說（長篇 短篇 合集都在內）十三種，詩歌十六種，戲曲一種，其他九種，加翻譯八十八種，文學史等其他著述三十二種，（連新式標點的小說都在內）也不過一百五十九種。我們現在且不談質，且不管一方是經過一番選擇，被認爲有趣味的書籍，一方面更有許多天天被人罵爲『不值一文光緒通寶』的廢紙。我們只以量來說。英國一季所出的書，經了一番選擇，還有五百八十五種，僅僅文藝一部分都有三百餘種。我們五六年所出的『文藝出版物』，祇有一

百五十九種！（西邊閒話）

這還是一九二三年以前五六年間新文藝的成績的統計。現在再看一九二八年以前十多年間新文藝的總成績的統計若何。曾虛白說：

……我最近一個月把文藝出版物澈底的盤查過一次。這個盤查的結果，簡直給予憎憎僅僅一向抱着樂觀的我一個意外的失望。……這次盤查結果所給我對於新文藝成績總和的映象祇有兩個字：「貧」與「弱」。

這個「貧」字可以包括一切關於文藝的人和物說。最容易發見的當然是出產物的貧。……自從新文化運動開始以至今日，十多年來努力的結果，稱得起有文藝性的作品，祇有二百多種譯本，一百多種創作，並且這是沒有一些批評眼光的統計，凡是文藝作品，好的，壞的，一股腦兒搜集在一塊兒的總數。……據總四百多本書的一個小貢獻，卻大吹大擂的什麼界什麼壇的在人們面前誇耀，正像一個苦叫化的在那裏做畫棟雕欄的黃金夢，我實在覺得滿身起了雞皮膚，有些受不住了。

這出產物的貧，固是貧的現象，若問所以有這種現象的原因，我們就該說到發行者

的貧，和著作者的貧」。請你們屈指數數現在努力發行新文藝書籍者有多少家？恐怕不到你屈完兩隻手上的指頭，就要瞪著眼睛說沒有了。而這寥寥的幾家裏面，除掉一家資本雄厚些的，其餘都不過憑著極少數的資本在那裏支撐。至於著作者，連顯名和未成名的一起算，也湊不上二百個人……：

這『弱』的最明顯的現象，是出版物的銷數。現在各種帶新文藝色彩的定期刊物，每期能銷到五千份以上的是很少很少的；至於在這條線上的書籍，能得到超過兩萬冊以上的銷數的，恐怕祇有寥寥可數的三四本，其餘，則一版三千，再版六千，就此而止，已經算很好的了。那末，我們不容氣地打開天窗說一句亮話，高興來看看我們這種心血的結晶品的，憑你們怎樣算法，也不過三四萬人吧！……（一家言，未完）

（新文藝作者一封公開的信）

他們由這種統計所得的結果，似乎叫人悲觀，實則也很叫人興奮，努力。陳源還有一篇新文學運動以來十部著作，也是談新文學的成績的。他說的這十部（其實十二部）著作，

是——

胡適，胡適文存，這是提倡新文學新思想的；

吳敬恒，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這是屬於思想方面的；

顧頡剛，古史辨，及其自序，這是屬於學術方面的；

魯迅，吶喊，郁達夫，沈淪，這是屬於短篇小說的；

郭沫若，女神，徐志摩，志摩的詩，這是屬於白話詩的；

丁西林，一隻馬蜂，這是屬於戲劇的；

楊振聲，玉君，這是屬於長篇小說的；

冰心女士，超人，（小說）白薇女士，琳麗，（詩劇）這是把她們代表女作家的。

他把這十一種書來代表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的作品。自然的，中國新出有價值的書雖少，決不止這十一本，好在他自己已經說過了。至就新文藝全部而概括加以評述的，最初爲胡適。他在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裏末了一段論到新文學向成績，一共列舉了四項：第一，他以爲白話詩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他預料十年之內，中國詩界定有大政光明的一個時期。第二，他說知篇小說也漸漸的成立了，以魯迅的成績爲最大。第三，他以爲白話散文很

進步了。除了長篇議論文顯然的進步以外，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澈底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第四，他以爲戲劇與長篇小說的成績最壞。戲劇還有人試做，長篇小說不但沒有人做，幾乎連譯本都沒有了。——這是他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作的文章。到了一九二八年三月，整整地經過六年了。曾樸給他的信裏說道：

我對於現代的出版物，雖未能遍讀，然大概也涉獵過不覺得這幾年文學界的努力，很值得贊頌的，確有不可埋沒的成績。……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諷刺的，析心理的，寫自然的，往往著墨不多，而餘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說，很有能脫去模仿的痕跡，表現自我的精神，將來或可自造成中國的短篇小說。第三是詩，比較新創時期，進步得多了。雖然敘事詩還不多見，然抒情詩卻能把外來的格調，折中了可諧的音節，來刷新遺傳的舊式，情緒的抒寫，格外自由，熱烈，也漸去詰曲聲牙之病，決有成功的希望。這三件，我們憑良心說，不能不說有良好的新產品。除此外，長篇小說（現在的名篇長篇實不過在車廂）沒有見過。詩劇，散文劇，敘事詩，批評，

書翰，游記等，很少成功之作。

我們在這新闢的文藝之園裏巡遊了一遭，敢說一句話，精緻的作品是發見了，祇缺少了偉大。譬如我們久餓的胃口，正想狼吞虎嚥，卻擺在你面前的，祇有些精巧的點心，玲瓏的糖果，酸辣的小食，不要說山珍海味的華筵，沒有你的分兒，便家常的全桌飯菜，也到不了口，這如何能鼓腹而嬉呢？

這個現象，很值得我們注意的。爲什麼成這個現象？我想不外乎兩種原因：一種是懶惰，一種是欲速。……（一家言）

胡曾兩人作文的時間距離相差六年，所以他們對於新文壇觀察的所得，也就各有不同之點。至於胡先生那時預言「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現在看來，已經是絲毫沒有把握的了。」

新詩雖還沒有到達大放光明的時期，但它卻時時在找成功的路，因此，十年之間，也可以有若干的演變或流派了。第一，是形式上開始打破舊詩的規律，仍未脫盡舊詩詞音節和意境的。開山的第一人爲胡適，他的嘗試集可爲這種詩的代表。他如劉大白 舊夢，劉復 揚鞭



集，以及俞平伯的冬夜，田漢的江戶之春（見少年中國）大半都屬這種詩。其中似以田漢的詩較富於才情，而音調亦很諧美，於每句音數多少的一定，亦頗有嘗試。總之，他很注重於詩的形式和技巧。可時他做的極少，而且後來幾乎全不作了。又胡適於嘗試集以後的詩。散見於各種雜誌，論其音節意境，受舊詞的影響更深，所以他自己也說：『近年因選詞之故，手寫口講，受影響不少，故作白話詩，多作詞調。但於音節上也有益處，故也不勉強求擺脫。』第二，便是無韻詩，或自由詩。康白情的草兒，徐玉諾的將來之花園，汪靜之的蕙的風，焦菊隱的夜哭，趙景深的荷花，李金髮的微雨，爲幸福而哭，等等大半都屬於這種。周作人也間作這種詩，小河在這種詩中是最初最有名的一首。又他的陀螺裏面的譯詩提示給人許多新的形式，於新詩壇的影響不小。第三便是小詩。周作人說：『中國的新詩在各方面都受歐洲的影響，獨有小詩彷彿是在例外，因爲他的來源是在東方的。這裏邊又有兩種潮流，便是印度與日本，在思想上是冥想與享樂。』（論小詩）不錯，有許多小詩作家是顯然受了印度泰谷爾飛鳥集或日本短歌俳句的影響的。例如冰心女士的繁星，春水，就自己說明是受泰谷爾的影響。此外如宗白華梁宗岱等，也都是曾做小詩的。第四爲西洋體詩。排列，韻律大都學西洋詩。郭沫若

女神算是先導。陸志韋、度河也略有嘗試。比較近於成功的，是徐志摩、志摩的詩。他如聞一多，劉夢章，饒孟侃，朱湘，于廑，蹇先艾諸人的詩也都屬於這種。他們有曾藉晨報副刊出詩刊的，鼓吹他們的這種主張。（民國十三年）又他們所創的形式，自劉夢章起，似乎以爲中國舊詩每句字數有定，如四言，五言，七言，於是也把新詩給它每句一定字數，——例如十字至十二字，也同時用韻。（參看重刊中國文學小史 及傅振新文的將來 清華文學第一期，）總之，他們作新詩，也要講「格律」！風一多說：「……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帶着腳鎖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祇有不會跳舞的才怪腳鎖碍事；祇有不會做詩的才感覺得格律的束縛。……」（詩的格律）直到最近，還有一個署名勺水的，（當然就是陳勺水）提倡「有律現代詩。」他說：

凡是詩，都是有韻律的。（Pythine）因爲有了韻律，才是可吟的東西，否則就祇成爲可看的東西了。……

中國舊詩的韻律，大概靠腳韻，平仄，音數三者表現出來。英德俄的詩，也和中國舊詩相同。法國詩的韻律。大概都靠腳韻和音數二者。意大利和日本的詩，卻大抵

祇靠音數。固然無論在那一國，也還有一些超出於腳韻，平仄，音數之外的自由詩。……

中國近幾年來的新詩，大概都超出於腳韻，平仄，和音數之外。……中國新詩，至今不能上軌道，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蔑視獲得韻律的手段罷。……

總之，我主張，應該在詩的形態上研究，去造成詩的韻律，一面要用『相關韻』的腳韻，一面祇要確定每首詩每一句的音數和逗數，而不定每一逗的音數，並把每首詩每句的音數和逗數，標在詩題的下面，（如條件爲十四音三逗詩，或爲十四音二逗詩。）以示這首詩的局格。……這樣四詩，我想給他一個新名詞，叫做『有律現代詩』。一面表示他是有格律四詩，不是自由詩，一面又表示他是使用現代話語的詩，不是使用死語的詩。（有律現代詩，文學革命月刊第四期。）

中國將來有韻律的詩，是不是這樣的一種形式？自然還是問題。總之：中國新詩的問題，似已不在內容，而在形式。十年以來，新詩人的努力幾乎全在各種形式上的嘗試，尋求一種合於新時代與新生活的新詩形。我們都該相信新詩適當的形式，將於這種嘗試中獲得，

完成的。不過目前似乎尚在嘗試的途中，沒有走上一條人人共山的大路。我們決不能因為目前新詩的形式之未備，和技巧之拙劣，便否定它的前途而不努力。無論那種形式的文學，臻於圓熟渾成之境，總須經過相當時期的生長發達的。

其次，說到戲劇方面的成績，這比詩之一方面固然無甚優勝之處，不過現在的戲劇運動稍覺熱鬧，戲劇上大放光明的時期也許較能早點實現罷。從前戲劇運動的中心是在北京。自從新青年攻擊舊劇，介紹『易卜生』之後，舊劇的王都——北京，有過人藝戲劇專門學校，是陳大悲蒲伯英諸人倡辦的；接着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也添辦過戲劇系，由趙太侔余上沅諸人主持；他們還在晨報副鐫上出過劇刊，從事所謂『國劇運動』；同時還成立了中國戲劇協社。可是不久都一一消沉下去了。現在戲劇運動的中心似已移到了上海。在這裏有許多戲劇的團體，有田漢歐陽予倩諸人的南國社，有洪深王怡庵諸人的戲劇協社，有朱穰丞馬彥祥諸人的辛酉劇社，有向培良長虹諸人的狂飈社。他們還聯合成立了一個戲劇運動協會，（二九二）不過還沒有什麼成績表現，在現代的中國，從事戲劇運動，自然要遇到許多的困難。最和能這種困難搏戰的，就要推南國社田漢諸人了。洪深說：『……我們有五重困難，我們

缺乏了五樣緊要的東西。一、沒有劇本；二、沒有演員；三、沒有金錢；四、沒有劇場，五、沒有觀衆。幸而田漢是個跌不怕，打不怕，罵不怕，窮不怕的硬漢。沒有劇本麼？他自己來創作，自己來翻譯。沒有演員麼？尋幾個同志，組織一個南國社，刻苦的練習起來。沒有金錢麼？索性不希望國家的津貼，有錢人的資助，自己負了責來窮幹。沒有劇場麼？先尋一個小劇場，或者借人家的劇場。觀衆不來麼？我們自己走到觀衆那裏去，拿出些好東西給他們看看，再對他們說，還有比這個更好的東西藏在家裏呢，慢慢的引起觀衆走入我們的門裏來。——那爬樓梯跌了一交，騎在地上哭的人，是沒有出息的；那熬著痛，硬著頭皮，勉強笑着，立起身來再爬的人，總有一大會爬到頂上的。——（南國社與田漢先生）現在南國社又在準備第二次公演了。田漢說：『在現在而言戲曲，何待說是應該替民衆喊叫的，這是因為這個時代早由個人主義進到社會主義時代了。……南國社的社員們，……願意始終站在被壓迫民衆的地位喊叫，這是無疑的。因為他們始終是受着壓迫的。第一他們都是些窮人，他們的生活就是一種「慘苦的重擔」。在這重擔下的，以藝術的傾向結合起來，自然不會把藝術來消閒，來歌舞昇平的。他們將使牠成爲一種運動。以促進新時代之實現，他們將和歐戰

中的兵士似的在砲力的壓迫之下一步一步地進軍。……這些劇本裏面許仍有替我自己喊叫的地方罷，但替自己喊叫也並不壞，深的自己喊叫，就達到「世界苦」的源頭。這些劇本裏面的詞兒，許有些人以為太深了些罷。動作許以為太不中國式了罷，但真的民衆戲劇，並不是戲劇之凡俗化的意義。新的戲劇得爲新時代的民衆製造新的語言，與新的生活方式。……」（公演之前）我們從田漢兩人的語裏，就可以略略知道南國社的戲劇運動，在目前是怎樣的傾向，和怎樣地進行了。總之，他們似已走上轉變的途中，要離開個人的，浪漫的，頹廢的歧途，跑到民衆的，寫實的，戰鬥的陣地裏來了。十年以來的戲劇創作，據我所知道的。有田漢的咖啡店之一夜，和他在『南國』雜誌上發表的許多作品，（他將編成戲曲全集，由現代書局出版）以及歐陽予倩的潘金蓮，楊貴妃，（五幕歌劇）荆軻，（五幕歌劇）丁西林的一隻馬蜂，洪深的洪深劇本創作集。郭沫若的三個叛逆的女性等等。戲劇論著，則有余上沅的戲劇論集，國戲運動，熊佛西的佛西論劇，向培良的中國戲劇概評，以及最早出版的宋春舫的宋春舫論劇等種。

再次，要說到小說，它的成績要比詩歌戲劇好得多了。有許多個性不同的作家，有許

多作風不同的作品。最初祇看見短篇，近來已有許多長篇出現了。對於這個時期小說界最初加以烏瞰的評述的，趙景深說的最好。他說：『葉紹鈞最初作隔膜，多寫小學生和兒童的生活；及作稻草人，明以美麗的筆寫幻想的故事，滲人以平民思想；後作火災，則更擴大其寫作範圍至於社會；最近的線下與城中，復由日本白話派的風味改而為柴霍甫式的幽默。邵達夫是個潦倒文人，小說多寫「窮」和「偷」和「色」所作有沉淪及蕩蘿集。張資平善寫三角戀愛，和自身所受的經濟壓迫，作有沖積期化石，愛之焦點，雪河除夕、不平衡的偶力，飛絮等。滕固所作亦多肉的氣息，有銀杏之果，壁畫，死人之嘆息，迷宮等。冰心的超人多寫愛海，愛小兒，愛母親，而不及兩性的愛。廬隱的海濱故人反之。許欽文的小說極幽默，多寫已婚夫妻的遭際，作有汝鄉，毛線襪，回家等。馬文炳竹林的故事善寫鄉村生活。王統照的小說，藝術分子太多，每刻劃過甚，事項的進行，因以遲緩。他的春雨之夜，一葉，看起來很吃力的。馮振聲玉君曾圓動一時，但以過於近似「禮拜六派」，爲人所不滿，如今徐祖正的蘭生弟的日記，與玉君有同樣的遭遇，但論者又嫌其前半通過於生澀。最著盛名的自然是魯迅的吶喊，他的阿Q正傳，已有華西豐的俄譯，敬遠的法譯，梁社乾的英譯。其中如故

鄉，社戲。鴨的喜劇，兔和貓，都很有詩意，最近他又出了一本彷徨，論詩意是孤獨者。傷逝，和祝福好，論幽默是幸福家庭，肥皂，高老夫子好。」（中國文學小史末節）Robert Merril Bartlett 論新中國之思想界領袖，把小說家魯迅列為其中的一個。他說：『……魯迅和 Chekhov, Schulzler, Oliver Wendell, Holmes 一樣，拋棄了醫業，以致力於文藝的創造。他現在四十七歲，一般人認他為現代中國文學的寫實大家，和短篇小說的名手。我會見魯迅在一九二六年夏天。……』我覺得俄國文化比其他外洋文化都要豐富。」他對

說：「中俄兩國間好像有一種不期然的關係，他們的文化和經驗好像有一種共同的關係。柴可夫是我頂喜歡的作者。此外如哥可兒，屠格尼夫，多斯托夫斯基，高爾基，托爾斯泰，安特列夫，……等，我也特別高興。俄國文學作品已經譯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外國作品都多，並且對於現代中國的影響最大。中國現時社會裏的奮鬥，正是以前俄國小說家所遇着的奮鬥。……」……他的小說很像多斯氏夫斯基和高爾基二人的作品，極富於同情心和熱烈的情緒。最著名的阿Q正傳，已譯成法俄英德（似無德譯，此外尚有世界語譯文。）四國文字。法國文學

大家羅蘭氏讀完這篇小說後，曾說「這一篇小實作品，裏面很多譏諷言詞。我永也不會忘記



「阿Q那副憂愁的面孔。」……」（原文載美國“Current History”一九二七年）

（雜誌）這個時期的小說家，除了上面所舉的諸人以外，他如，蔣光慈，郭沫若，錢杏邨，顧仲起，楊邨人，洪靈菲，華漢，葉靈鳳，潘漢年，以及茅盾羅黑芷（已死）王魯彥葉鼎洛沈從文等，卻是新近這幾年很努力的作家。其中以郭沫若，蔣光慈，洪靈菲，（他用粵語作小說。）錢杏邨，乃至茅盾諸家的作品，尤為留心這個『大時代』轉變的青年男女所愛讀。自他們的作品出來，小說界的風氣似乎為之一變。而錢杏邨李初梨馮乃超成仿吾諸人的批評現代中國作家，陳勺水的介紹現代的世界左派文壇，似乎都於新興的作家多少有些暗示。總之，所謂『革命文學』的，或『新寫實主義』的小說，自此將逐漸發生。這種小說在描寫現代中國的貧苦民衆在帝國主義經濟，和新舊軍閥政治，重重壓迫之下的被虐，反抗，抬頭，失敗，以及受難等等的事件。也就是社會上最重大，最主要，最關多數人的利害，而又最使人感激的事件。將來中國的『左翼文壇』，許是奠基於這種小說之上向。

最後，就要說到白話散文。趙景深氏曾說散文不大發達，其實不嚴格的說起來，散文很發達，成績比較也很好。一來呢，散文的應用很廣，譯書，論政，述學，抒情，那一種不

用散文？二來，散文不似詩歌戲曲小說需要藝術的分子來得多，所以成功也較容易。胡適曾橫都督極力稱贊這個時期的小品散文。往後朱自清論小品文，就更說得詳晰了。他說：「……三四年來風起雲湧的種種刊物，都有意或無意地發表了要多散文；近一年這種刊物更多，各書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東方雜誌從二十二卷（一九二九）起，闢「新語林」一欄，也載有許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劉薰宇兩先生編的文章作法，於記事文，敘事文，說明文，議論文而外，有小品文的專章。去年（一九二七）小說月報的創作號，也特闢小品一欄。小品散文於是乎極一時之盛。……我們知道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文學爲正宗，散文的發達，正是順勢。而小品散文的體製，舊來的散文學裏也儘有，祇精神面目頗不相同吧了。試以姚鼐的十三類爲準，如序跋，書牘，贈序，傳狀，碑誌，雜記，哀祭，七類中都有許多小品文字。……周先生在雜拌兒序裏……論現代散文的歷史背景，頗爲扼要，且極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舊來的散文學裏，確是最與現代散文相近的。但我們得知道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響，還是外國的影響。……我們看，周先生自己的書如萍蕩集等，裏面……

想說，從表現說，豈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裏找得出的？——至多情趣……

說，他所受的外國的影響比中國的多。而其餘的作家，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

生，徐志摩先生。……我以為真正的文學發展，還當從純文學下手，單有散文學是不夠的；所以說，現在的現象是不健全的。……但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著，批評著，解釋著人生的各面。遷流曼衍，日新日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論現代

中國的小品文、文、（叢書三四五期）這幾年來小品散文的發達誠如他所說。最著名的散文集子有

周作人自己的雨天的書，談虎集，澤川集，永日集，魯風熱風，華蓋集，而已集，朝華夕拾，林語堂的剪拂集，俞平伯的燕辨兒，朱自清的影等等。在這些作品之中，有清淡的飄逸的抒情文，有生辣的深刻的批評文，而以後者最富於俏皮的語言，和諷刺的意味。所謂「語絲文體」，可為這種文的代表。本來這個時期各種文學大都含有諷刺的分子。祇有詩，似乎祇宜訴之於真摯的情感，不宜訴之於嚴冷的理智，所以諷刺的新詩實不多見。這在諷刺文學最發達的時期，似乎是一個例外。新詩的成績之所以壞，自然有許多原因，而人家不能利用

新詩的形式爲發洩其詛咒，訶責的最好之工具，也許是原因之一罷。

莊子『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的極勸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生於現代的中國，要求莊語固然不可能，旁觀冷嘲也就不大容易。所以最有叛逆精神的，又是最有諷刺天才的文學家，如朱英先生，也祇得說一聲『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了！諷刺之後，繼之以沉默；沉默之後，如不死滅，必將繼之以怒吼：偉大的怒吼，是要在偉大的沉默裏產生的。中國被壓迫的民衆不能完全屠殺拘囚淨盡，他們的生存之火種，總有一天會得爆發至於照耀全世界的。而引起這種爆發的火花，也許就屬於能够表現被壓迫民衆爲生存發展種種要求而鬥爭的文學。『文學革命』問題鬧過了，又鬧着『革命文學』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發生及其解答，即已顯示着中國文學再生的活力，顯示着中國新文學成功的途徑。這樣的走生這成功之途？這成功之途是怎樣的光明偉大？最適宜的解答：就要看今後吾人怎樣勇猛精進的，繼續不斷的，作古人所未有的努力！

